博 馬 舍

戏 剧 二 种

吴 达 元 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Beaumarchais

LE BARBIER DE SEVILLE

ET

LE MARIAGE DE FIGARO

Editions Garnier Frères, Paris, 1950

博馬舍戏剧二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561 字数185,000 开本850×1168耗$\frac{1}{32}$ 印张8$\frac{1}{2}$ 插頁3

1962年2月北京第1版 196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平）0001—4000册
（精）0001—1000册

定价（4）0.87元



博 馬 舍

譯本序

博馬舍原名奥居斯旦·加隆，生于1732年，死于1799年。他的一生是法国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是法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資本主义社会的时期。

1789年爆发的法国資产阶級革命是継十七世紀英国革命之后欧洲資产阶級对封建制度的第二次最大的搏斗。十八世紀下半世紀，法国逐漸从工場手工业生产轉向机器工业生产，国内已经出現了一些工业中心，如巴黎的奢侈品生产，里昂的紡织工业，亚尔薩斯的冶金业等。农村也有了强大的資产者，他們从事商品生产的经营，南方的釀酒业非常发达。資本主义要求进一步向前发展，但当时統治法国的仍旧是封建专制政体。在封建剝削重压下，法国人民瀕于破产，购买力很低，国内市場狹小。农民的半农奴地位使他們依附于土地，工业找不到足够的劳动力。交通不发达，内地关税壁垒林立。这一切对工商业进一步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国家財政混乱，赤字逐年增加，貨币急剧貶値，政府一再宣告破产。国家经济財政不稳定，資产阶級的利益必然受到損害。从当时俄国人和英国人在法国旅行时所写的书信、日記和游記看来，法国社会是一片漆黑，全国呈現出一幅悲慘的图画。居民二千五百万人中，乞丐、飢民和处于半飢餓状态中的有一百五十万之多。从十八世紀初年的卡米杌尔(衬衫党)

起义开始，几乎每隔几年便发生一次大規模的农民暴动和市民起义。封建专制制度面临崩潰，正如伏尔泰所說，法国已到了"革命立刻就要爆发"的时候。

从十八世紀开始，資产阶級的经济地位大大加强了，連专制政府在財政困难时候也不得不乞求他們的援助。他們远在革命爆发之前便已经在思想战线上向封建制度进攻。在人民起义运动的鼓舞下，在自然科学日趋发达的基础上，資产阶級思想体系逐漸形成。孟德斯鳩、伏尔泰、狄德罗、卢騷、爱尔維修、霍尔巴赫等詩人、作家、思想家、哲学家，即历史上以启蒙学者著称的人物紛紛起来，向封建上层建筑进攻。他們是恩格斯称作"为行将到来的革命而开导人們头脑的那些大人物"①。他們对旧制度旧传統作无情的批判，用思維的理性重新衡量一切現存事物。他們以革命的思想武装了法兰西人民，从而为1789年的資产阶級革命作好思想准备。博馬舍在启蒙运动里是个晚輩。在启蒙思想家的争取自由平等的伟大思想的感染之下，他站在他們的行列中，和他們一起向封建堡垒冲击。

博馬舍出身于小資产阶級，生在巴黎的一个钟表手工业家庭。他十三岁离开学校，学习钟表制造，二十岁发明了一种钟表零件，受到法国科学院的表揚。

他沒受过系統教育，但他喜欢讀书，博聞强記，后来成为一个知识广博的人。他爱讀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著作，接受拉伯雷的反对中世紀恶势力的斗爭精神。他很注意当时的进步作品，特别是伏尔泰和狄德罗的著作，他自称是他們的学生。他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頁。

年轻时候写过一首詩，詩名《乐观》，在詩里他批判那些美化封建社会的作家和作品，以狂喜的心情談論启蒙运动思想家共同編写的《百科全书》，他认为《百科全书》是一部大无畏的不朽的著作。

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二十多岁已经在金融和企业方面显露头角。不久，他以钟表制造手工业者的身份接近了統治阶級，进王宫服务。1755年，路易十五的公主們賞识他演奏豎琴和横笛的才能，請他当她們的音乐教师。著名財政家巴利士·杜惠尔奈看上他和宮廷的关系，和他結交。博馬舍靠这位財政家的照顾，发了財，成为法国富有的企业家之一。

他和上层統治阶級接近，却不放弃自己的政治观点。反对封建制度而又依附宮廷、羨慕貴族头銜和貴族生活，这是法国資产阶級的特点之一。博馬舍并不是例外。就在这时候，大約二十五岁左右，他改用"博馬舍"这个名字，并且在这名字前面加上一个法国貴族标志，成为"德·博馬舍"。

1764年他为姐姐的婚姻問題到西班牙去。他从馬德里写給德·拉华里耶尔公爵的一封信，批判法国的封建秩序和带給农民极大灾难的劳役制度，譴責宮廷出卖"空白拘票"，侵害法国人民的人身自由。

1767年他开始写戏。他的第一部剧本是依照狄德罗的戏剧理論写成的正剧《欧也妮》。他通过英国陆軍大臣的儿子克拉兰敦伯爵的形象，揭露貴族的荒淫无耻。克拉兰敦的仆人得令克批評他的主人，說道："我的主人想比我年轻，但他比我下流一百倍。"这种主仆間的对比，把道德上的优越性归于仆人，这就是剧中的启蒙傾向的表現。这思想后来更进一步体現在費加罗和

阿勒瑪維华伯爵之間的关系上。

不过，《欧也妮》究竟只是博馬舍向文学創作方面发展的一个初步尝試，它的艺术水平不高，作者的思想还沒成熟。最后一幕，克拉兰敦思想上有了觉悟，成为一个正直高尚的人。这說明博馬舍在这时候对貴族阶級还存有幻想，因而他对貴族阶級的批判是不彻底的。

《欧也妮》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序言《試論严肃的戏剧类型》。在这序言里，博馬舍接受和发展了狄德罗的戏剧理論。他是第一个法国戏剧作家，采用"正剧"这个名字。他說"严肃动人的正剧是介乎英雄悲剧和愉快喜剧之間的一种戏剧体裁"。他强調戏剧的教育作用，认为观众看完戏以后要比进戏院时更高尙。他要求戏剧作家接触生活，接触現实。戏剧应当反映現实生活，反映当代的社会重大問題。主人公应当是現代人，第三等級的普通人。作者反对戏剧用浮夸的語言，反对用亚历山大詩体写戏。他认为戏剧人物应該說普通人日常所說的語言。他的理論显然是启蒙思想的体現，具有鮮明的民主傾向。

1770年，博馬舍写成第二个正剧《两朋友》。这个剧本的思想和艺术比《欧也妮》的更差。剧中的两个朋友在金錢上所表現的自我牺牲精神完全是过火的渲染，作者把資产阶級的美德加以理想化，整个剧本是建筑在不眞实的戏剧冲突上面的。

博馬舍凭他的精明能干发了財，挤进了宫廷，和貴族阶級有了接触，看出他們浅薄无能、精神空虛，瞧不起他們。貴族們对他也沒有好感，他們仗着自己的門第出身，鄙視他这个从钟表手工业起家的暴发戶。有一次，一个貴族廷臣当众恥笑博馬舍，叫他检查他的表有什么毛病。另一次，德·肖勒納公爵因情妇关

系和他寻衅，动手打他，并且用"空白拘票"把他关在监獄里。这些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博馬舍体会出，一个出身第三等級的人，尽管有很大才能，在統治阶級眼里，总是微賤的人，可以随意拿来恥笑或污辱的人。他进一步看出封建社会不合理，思想上更傾向于反封建的启蒙运动。

1773年是博馬舍的一生中比較重要的一年，他几乎給封建訴訟弄得傾家蕩产、身敗名裂。他做买卖和投机生意一向是和杜惠尔奈合伙的，他們之間的帳目不是很清楚的。1770年杜惠尔奈去世，他的产业继承人德·拉·伯拉斯伯爵控告博馬舍，說在杜惠尔奈的帳目中发現博馬舍伪造证件，敲詐行騙，并且散布謠言，說他曾经毒死两个妻子，从而吞沒她們的财产。博馬舍为自卫起見，急不择路。他走法官哥士曼的老婆的門路，送她一笔款子和一个钻石表。她以需要买通哥士曼的秘书为名，要求博馬舍再加十五个路易金币。可是，也許由于德·拉·伯拉斯伯爵給哥士曼的賄賂更大，也許由于哥士曼慑于伯爵的权势，最后判决是博馬舍敗訴。哥士曼太太把錢和表退还給博馬舍，却留下十五个路易金币不还。博馬舍不答应，一定要她退还全部款子，于是掀起了一場暴露封建法院黑暗腐朽的斗争。

1773年哥士曼先发制人，在法院控告博馬舍，說他造謠污蔑和賄賂法官。博馬舍深知法院是官官相护的，他决心把自己和哥士曼的爭端訴諸輿論。1773 和 1774两年內，他先后发表了四部《备忘录》，向巴黎人民控訴哥士曼。在这四部小册子里，他显示了他的文学写作才能，刻划了好几个人物性格：法官哥士曼，他的老婆，出版商勒热夫妇，低級作家瑪兰等等。不少描写，特别是他和哥士曼太太公堂对质的几段，写得非常出色，幽默有

趣，有力地击中对方的要害。伏尔泰很欣賞博馬舍的《备忘录》，說它“比任何一部喜剧都更有趣，比任何一部悲剧都更动人”。但是，《备忘录》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文学成就，也在于它在反封建斗爭中所起的作用，在于它包含着行将来临的革命行动的火种。在《备忘录》中，博馬舍的諷刺矛头指向腐敗的但还相当强大的封建制度。他揭露封建法院的賄賂公行和法官哥士曼的貪贓枉法。他使专制政体的国家机器威信扫地，激起法国人民的公憤。他提出人民的权力和封建法院的权力对抗，他写道：“人民并不坐在审判者的座位上，但他們的庄严的眼睛注視着法院。……人民从来不是个别的人的法官，但他們在任何时候都是法官的法官。”《备忘录》不但在巴黎而且在法国外省和欧洲各国首都皆轰动一时。博馬舍在輿論支持下获得最后胜利，封建政府不得不給哥士曼以撤职处分，同时也下令銷毀博馬舍的《备忘录》。博馬舍的胜利是法国人民輿論的胜利，这胜利說明了法国的专制政府是无法和人民的力量对抗的，同时也説明博馬舍是一个很善于利用輿論的作家。

在这两場訴訟以前，博馬舍接受他的两部正剧的失敗经验，重新摸索他的創作道路。他想向歌剧方面发展，写一部四幕歌剧，剧名就是《塞維勒的理髮师》。他把剧本交給“意大利”剧团，被拒絕了。他着手改写，写成一部五幕喜剧，1772年就完成了，原定1773年2月上演。这时候正遇上他和德·肖勒納公爵的糾紛事件，博馬舍被关在獄里，演出就擱淺了。1774年剧团又开始排练，准备上演。这时候《备忘录》第四部刚好出版。专制政府怕博馬舍在喜剧里揭露封建法院的丑事，禁止演出。1775年路易十五逝世，哥士曼所属的莫布法院将要垮台，1775年2月博

馬舍的喜剧才在法兰西剧院作首次公演。这是一次彻底失败的演出。博馬舍在二十四小时內修改他的喜剧，剧本的政治傾向完全保留下来，删去一些冗长乏味的情节和对白，把第四、五两幕压縮为一幕，原来的五幕剧成为四幕剧。第二次演出非常成功。观众自始至終热烈鼓掌。《塞維勒的理髮师》演出后，启蒙作家們对博馬舍的喜剧表示欢迎和祝賀。

《塞維勒的理髮师》的成功使博馬舍认清了他的創作方向，他明白他的胜利是費加罗的胜利。他让这个来自人民的土壤、震动了每一个法国观众的心弦的喜剧形象継续发展。三年后，他写成了他的第二部杰作：《費加罗的婚姻》。

《費加罗的婚姻》是1778年写成的，但博馬舍要用整整六年（1778—1784）的时間，和那些仰承統治者的鼻息的戏剧检查官斗爭，爭取喜剧上演的权利。他还要冲破封建专制王朝的最高統治者路易十六的禁令，这就不是很容易的事了。但是，这些困难吓不倒斗志頑强的博馬舍。他用挑战的口吻公开宣称："他（路易十六）不要这出戏演出，我偏要它演出，将来也許把它搬到巴黎圣母院的中堂去演。"在这六年里，他用种种方法引起巴黎各阶层居民对他的新編喜剧发生兴趣。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他朗誦他的剧本。在巴黎每一条街道的角落，他传播喜剧的歌曲。在这六年里，法国社会有了深刻的变化，封建专制王朝越来越不得人心，人民革命情緒不断高涨，形势显然对博馬舍是有利的。巴黎人民对路易十六的专制暴政深惡痛絕，禁止《費加罗的婚姻》演出就是箝制人民言論自由，不許人民批評专制暴政的一种表現。他們同情博馬舍，和他一起为冲破这禁令而斗爭。有了巴黎人民的支持，博馬舍終于获得最后胜利，1784年4月27日《費

加罗的婚姻》在法兰西剧院的首次演出是法国戏剧史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十八世紀法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件重要事情。

博馬舍的两部喜剧很快传到国外，譯成欧洲好几国文字，在好几个国家的大都市演出。1786年奧地利音乐家莫札特把《費加罗的婚姻》、1816年意大利音乐家罗西尼把《塞維勒的理髮师》編成歌剧。

七、八十年代是博馬舍最活跃的时期。他的活动是多方面的。

十八世紀法国戏剧家的作家权利一向沒有保障，剧院往往按自己制定的条例减扣他們的版税，甚至取消他們的版权。博馬舍把戏剧家組织起来，为争取合理待遇和剧院斗爭。法国第一个戏剧作家协会是在他发起之下組织成功的。到今天，这个协会还悬挂博馬舍的画象，紀念他的功劳。

七、八十年代，美国人民爭取民族自由独立，和英国殖民軍队作战。博馬舍把大批武器运到美国，組织法国志願軍到美国去支援美国革命。他这样作，固然是为了要作买卖，想賺錢，但他对美国人民爭取独立运动有一定的同情，因而乐于給与他們以有效的援助，这是无可怀疑的。

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家。他的著作攻击天主教教会和封建制度，宣传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因而一直被封建专制政府列为禁书。他死后，博馬舍蔑視反动政府的禁令为伏尔泰出版全集。他在法国边境外萊茵河上一个日耳曼諸侯的領地开尔城堡，建立一所規模巨大的印刷所，把书印好然后秘密运回法国。博馬舍編印的伏尔泰全集有两种：七十卷的精装本和九十二卷的普通本。这两种全集对伏尔泰的启蒙思想在欧洲各

国的传播起过很大作用。

1787年他写成歌剧《达拉尔》。剧中有两个对立面的人物：荒淫暴虐的統治者达拉尔和受人民爱戴的爱国者阿达尔。在这部歌剧里，博馬舍継续宣揚人类平等的启蒙思想，但和伏尔泰、狄德罗等相同，他也是开明君主政体的拥护者。

博馬舍說过这么一句話："我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这句話用来描繪1789年以前的博馬舍的生活是恰当的。他站在启蒙运动的立場，站在第三等級的一面，不断地投身于反对封建統治的斗争洪流中。他抱着乐观的情緒、充沛的精力和封建恶势力搏斗。他对法国資产阶級大革命的思想准备工作出过一份力量，这是可以肯定的。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獄、推翻封建大廈时，正如他自己所說，他的确和法国人民一起欢呼鼓舞过。但是，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很富有的資产者，他的思想意识已经是資产阶級上层份子的思想意识。他对革命不能沒有怀疑和顾虑，他担心革命破坏他和他的阶級所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的原則。1789年以后，他多少有点消沉，不像以前那样精力充沛了。

尽管如此，他对革命政府不是完全对立的。在法国遭受外国軍队包围的时候，在革命果实受到威胁的时候，祖国对他仍然是宝貴的，他仍然是关心革命的事业的。为了祖国和革命的利益，他接受革命政府交給他的任务，到荷兰去接洽购买六万支枪，这六万支枪是革命軍队保卫祖国迫切需要的武器。由于英国和荷兰两国政府的阻挠，博馬舍沒法把枪支运回法国。有人向革命政府告密，說这六万支枪已运回，他把它們藏在家里准备用来破坏革命。革命政府下令抄查他的住宅，把他逮捕下獄。事情查明后，他就被释放了。他再度被委派到荷兰去，继续办理运回

枪支的事。在他离国时候，他又受到誤会，他的名字被列在逃亡貴族的名单上，他的家人被逮捕，財产被沒收。三年后，事情才弄清楚。1798年，博馬舍写信給外交部长，談起这事时，說道："我个人損失无关重要，如果事情損害到我們国家的光荣和幸福，我就非常气憤了。"

1792年他写成費加罗三部曲的第三部：《有罪的母亲》。在这部正剧里，阿勒瑪維华伯爵不再是放蕩貴族的形象，而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他以人道主义对待他的不貞的妻子。費加罗的形象也改变了。他不再是反封建斗爭的英雄人物。他和伯爵妥协了，成为他的忠实仆人。1792年是法国君主政体被推翻，路易十六被法国人民送上断头台的一年，是雅各賓革命民主专政建立的前一年。博馬舍的《有罪的母亲》在这一年演出，他的思想显然沒有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反而緬怀封建貴族的生活道德，并且把它加以美化。他放弃了費加罗三部曲前两部的民主傾向，他的創作生命也就終結了。

* * *

《塞維勒的理髮师》和《費加罗的婚姻》这两部喜剧的政治傾向性是很鮮明的。它們的背景是西班牙。从表面看，博馬舍要談論的似乎不是法国的事，而是西班牙的事。但十八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法国观众很容易看出来，这两部喜剧反映的是法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不是西班牙人民的生活。博馬舍的目的是要以革命的启蒙思想教育法国人民。他打击的是以专制国王为首的、沒落的、走向死亡的封建阶級，是最后将要受到法国資产阶級大革命的火焰燒毀的封建制度。

《塞維勒的理髮师》又名《防不胜防》，是一場提防和反提防

之間的斗爭，是奴役和反奴役之間的斗爭。

单从喜剧的情节来看，这部喜剧沒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似乎只是莫里哀的《妇人学堂》的翻版，是莫里哀以后不少作家喜欢采用的喜剧情节。霸尔多洛、阿勒瑪維华伯爵和罗絲娜之間的关系就是《妇人学堂》中的阿諾夫、賀拉斯和阿妮斯之間的关系。但从剧本的精神实质来看，《塞維勒的理髮师》不同于莫里哀的喜剧，它的每一个人物的思想感情反映出十八世紀法国社会的精神面貌，尤其是在博馬舍所塑造的費加罗这个人物身上，充分貫徹着資产阶級启蒙运动的革命思想。

霸尔多洛是封建道德、封建制度的維护者。在他身上，观众固然不难嗅出他的資产者的气味，他吝啬貪財、自私自利、損人利己；但这个資产者却牢牢站在中世紀黑暗势力的立場，体現着法国封建专制制度所依賴的力量。他是一个徹头徹尾的封建家庭暴君。他企图用暴力和愚昧来迫使罗絲娜和他結婚，要她当他的百依百順的奴才。他把罗絲娜关在家里，連窗戶也不让开，甚至宣称要把临街的窗戶堵死。他雇用警觉、青春、馬尔斯琳（未出場）这些人监視罗絲娜。他又有巴斯勒替他跑腿，当他的走狗。他揭穿罗絲娜写过信，对冒充兵士和音乐教师的伯爵防备严密。到最后一幕他还騙取着罗絲娜的信任，从她口里套出伯爵的計划。他的提防战打得实在不坏，因而加强了这部喜剧的冲突。

霸尔多洛是个无恶不作的坏蛋，正如費加罗所說的，坏到仅仅免于被送上絞刑架。他的仆人警觉和青春要和他讲理，他大发雷霆，說道："我是你們的主人，我，我永远是有理的。"① 他又

① 見本书（下同）32頁。

說："只要我們承认这些下賤东西有理，你們不久就看見主人的权力变成什么样子了。"①主人对仆人的权力是封建制度的产物，霸尔多洛要維护他的权力，就必然捍卫封建社会。他咒罵他的时代为"野蛮的时代"②，因为他的时代产生了"各式各样胡說八道的东西：思想自由，地心吸力，电气，信教自由，种牛痘，金鸡納霜，百科全书，正剧"③。总之，自然科学和医学发明，以及促进社会向前发展的进步思想，他都当作洪水猛兽加以仇視。他是一个封建落后的頑固份子的形象。

受霸尔多洛压迫的是值得千千万万观众同情的罗絲娜。和《妇人学堂》中的阿妮斯相同，她憎恶她的监护人，宁死也不願意和一个粗暴、慳吝而又妬忌的老頑固結婚，当他的奴隶。但，她究竟不是阿妮斯的复制或翻版。她很坚强。她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用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她是一个为争取爱情自主、婚姻自由而斗争的女性。她要跳出奴役的火坑。她說："我孤苦伶仃，被人軟禁，遭受一个非常可厌的男人的折磨，难道想要打破奴隶的枷鎖就是罪恶嗎？"④她向往自由生活，她說自己"好比一个奴隶长年累月地受着监禁，一旦获得自由，会更加快乐地享受自由的乐趣"⑤。她的形象鮮明可爱。博馬舍成功地塑造出这个艺术形象，这和他的启蒙思想分不开的。

第三个人物阿勒瑪維华伯爵是塞維勒的大貴族。他的性格

① 見32頁。
② 見12頁。
③ 見12—13頁。
④ 見13頁。
⑤ 見57頁。

有一定的复杂性。《塞維勒的理髮师》的初稿写于1772年。这时候，法国人民反专制、反封建的斗爭高潮还沒来到。博馬舍虽然已經看出貴族阶級腐化墮落的一面，但他对于貴族的豪华生活还抱着羡慕的心情，对这个阶級还抱着幻想。这就决定了伯爵的两方面的性格。一方面，他热情豪迈，在爱情問題上具有新的看法。他不喜欢他本阶級的妇女，說她們"爱的是我們的金錢、門第、势力"①。他认为只有为了他本人可爱而爱他，这种爱情才是眞正的爱情。他对爱情的理解超出了封建社会的范围，对貴族阶級的爱情观念抱批判否定的态度，在感情問題上主张自由和自决。这說明博馬舍当时对貴族阶級还有好感，因而把資产阶級的新思想、新气质賦予給伯爵。另一方面，阿勒瑪維华伯爵究竟是一个一貫騎在人民头上的大貴族，在思想感情上必然是和老百姓对立的。这特别表現在他和費加罗的关系上。他說費加罗"模样可笑"②，叫他作"无賴"③，說他是"相当坏的家伙"④，"懶惰、荒唐"⑤，以及其他污蔑謾罵的話。博馬舍把貴族阶級鄙視人民、欺压人民的本质揭露出来。他揭露了統治阶級，教育了人民。

《塞維勒的理髮师》是一場提防与反提防的斗爭，在这場斗爭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伯爵，而是費加罗。博馬舍之所以塑造这个人物，这不单純是他的喜剧情节的要求，而是当时客观現实

① 見6頁。
② 見8頁。
③ 見8頁。
④ 見9頁。
⑤ 見9頁。

的要求，是法国資产阶級大革命前夕阶級斗爭形势的要求。

費加罗是伯爵的旧仆人，但不同于一般仆人。他对政治、社会、文艺各方面都有他自己的見解。他憎恶霸尔多洛，同情罗絲娜。他乐于帮助他的旧主人，固然因为他明白替他卖力会給自己带来好处，但他在替伯爵服务的时候，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不让伯爵役使他，不受他侮辱。伯爵侮辱他，他就立刻还击：

伯爵：……我記得你伺候我的时候，你是一个相当坏的家伙。

費加罗：唉！天呀，大人，这是因为你們不許穷人有缺点。

伯爵：你懶惰，荒唐……

費加罗：照你們对仆人要求的品德，大人，您見过多少主人配当仆役的？①

主人在道德上比不上仆人，貴族阶級比不上第三等級，这是博馬舍在他的戏剧創作中经常提出的启蒙思想。而且，貴族不单是道德堕落，他們还无能，不像資产阶級那样精明能干。伯爵在霸尔多洛严密防范的面前束手无策的时候，他是依靠費加罗的帮助才击潰霸尔多洛的提防，获得胜利的。伯爵单用許愿驅使不了費加罗为他服务，他不得不放下貴族的臭架子，对他說好話：

伯爵：（拥抱他）啊！費加罗，我的朋友，你是我的天使，我的救星，保佑我的神祇。

費加罗：哎呀！您用得着我，就把我們两人的距离縮短了！……②

費加罗抨击封建制度的等級偏見，指出第三等級的老百姓比第一、二等級的僧侶和貴族优越得多。他教伯爵装喝醉酒。

---

① 見9頁。

② 見16頁。

伯爵：呸！你这是老百姓的醉态。

費加罗：这才是好的醉态，快乐的醉态。①

剧中像这样短小精悍、一針見血的台詞很多。費加罗对伯爵說他的部长因为他搞文学而辞退他的差使，伯爵問他为什么不申辯，費加罗說："他忘了我，我就认为我是很幸运的了。我相信只要大人物不来伤害我們，就等于对我們施恩了。"② 費加罗的幽默諷刺和双关語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思想，博馬舍在戏剧語言运用上是很成功的。

在次要人物中，巴斯勒的形象值得我們注意。首先，他是一个为了錢便可以出卖人格的社会渣滓。費加罗說得好："只要有錢他就肯下跪，很容易叫他服服貼貼的。"③ 巴斯勒自己也恬不知恥地承认說："一口袋錢，在我看来，总是很充分的理由，要駁斥也駁斥不了的。"④ 其次，他是一个造謠专家。他和霸尔多洛談論造謠的一段話是很著名的一段台詞。他有声有色地用音乐术語描写小小的謠言怎样成长，随风飄蕩，到处飞揚，蠕蠕而动，徐徐前进，向前挺进，振翼而飞，最后成为普遍的呼声，憎恨和毁灭的大合唱，誰也抵抗不了。这一段話在1772年的初稿上是沒有的，1775年才加上去的。1772年后，博馬舍受着德·拉·伯拉斯伯爵和哥士曼法官的造謠誣蔑，几乎被弄得身敗名裂。他痛恨社会上像巴斯勒这样的造謠的人，他通过巴斯勒这个形象揭露了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間的残酷无情。

---

① 見18頁。

② 見9頁。

③ 見10頁。

④ 見75頁。

在《塞維勒的理髮师》写成和演出之間，法国社会的阶級矛盾更尖銳化了，革命气氛籠罩着全国各地。博馬舍在生活上接二連三地和統治阶級发生冲突，他对貴族阶級和封建官僚机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样，他在1778年写《費加罗的婚姻》时就有可能提出更多的社会問題，这些問題触动了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加深了法国人民对封建制度的憎恨。

《費加罗的婚姻》一开始就把这部喜劇的中心問題提出来。費加罗在《塞維勒的理髮师》里帮助伯爵，击破了霸尔多洛的提防，使他和罗絲娜結了婚。現在，費加罗要結婚了，伯爵却反过来，破坏他的婚事，企图勾搭費加罗的未婚妻苏姗娜。凭什么他敢这样作？凭他的貴族特权。封建制度給了貴族地主各种各样蛮不讲理的、欺压老百姓的特权，其中之一是：貴族在他的农奴結婚时有对新娘的初夜权。費加罗坚决反对伯爵的阴謀。他反对的是伯爵，但不仅仅是伯爵，而且是从封建制度产生出来的貴族特权。他和伯爵之間的矛盾不是簡单的个人之間的矛盾，而是一場尖銳的阶級斗爭。

在《塞維勒的理髮师》里，博馬舍給伯爵安排了相当体面的命运，让他站在新生的年轻一代的一面，反对满脑子封建落后思想的霸尔多洛。那时候，他对罗絲娜的爱情的虛伪性还沒暴露，但我們也隐隐約約地感觉出他爱罗絲娜是出于貴族閑极无聊的狂热。曾几何时，他的腐朽的阶級本性原形毕露了。他自己說道："三年的結合把婚姻关系弄得彼此只是相敬如宾了！"① 他不能忍受这种夫妻間相敬如宾的关系，他要追求性的"刺激"。他对

① 見223頁。

爱情的看法非常露骨，他說道："爱情不过是幻想，快乐才是实际的东西。"① 他对罗絲娜的爱只不过是一种假相，他的丑恶灵魂給一时的狂热掩盖着，表面上好像对罗絲娜一往情深，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好色之徒。現在，他不再爱伯爵夫人了。他随时随地追逐庄园附近的年轻妇女，甚至企图誘騙还沒成年的小姑娘芳舍特。馬尔斯琳說他"荒唐因为厌煩"②。事实上，他不只"荒唐"，他是荒淫的化身。他荒淫不是因为"厌煩"，而是他的剝削阶級本性在作祟。从他这种厌旧喜新、追蜂逐蝶的行为，我們可以肯定說他是一个灵魂深处充滿了剝削阶級腐朽思想的典型人物。

伯爵不仅荒淫腐朽，他还坚决与人民为敌，企图維护封建制度。他生活于法国革命人民摧毁巴士底獄的前夕。这时候，封建主被迫取消了农奴制，农民一千多年来所受的封建束縛一部分已经解除了，有的正在解除中。对农奴解放这个受农民群众所欢迎的历史事件，頑固的封建貴族是不甘心放弃自己的特权的。伯爵正是这样。在他和伯爵夫人結婚的时候，他庄严宣布放弃像初夜权这种可恥的封建特权，这固然因为他想用假情假意来討好伯爵夫人，也由于他看見人民的願望已经强烈到了不可抗拒的程度。很快，他后悔了。他不敢公开恢复他这可恥的权利，他偷偷摸摸地向苏姍娜进攻，企图用威胁利誘的卑鄙手段来达到滿足兽欲的願望。苏姍娜坚决拒絕他，費加罗剧烈反对他，他便不惜求援于念念不忘他"那最心疼的一百块銀币"③ 的霸尔多

① 見223頁。
② 見104頁。
③ 見106頁。

洛，自以为有权利和費加罗結婚的馬尔斯琳，思想糊塗而"自命不凡的安东尼奥"①，他的"忠心耿耿"的奴才、"为他寻欢作乐而极力帮閑"②的狗腿子巴斯勒。一切可以用来帮助他維护他的封建特权的人类渣滓，他都想到，都利用过。他說得很明白："在阴謀的广大园地里，什么都得会加以培养，甚至一个傻瓜的虚荣心也要培养培养。"③而且，他这个大封建主还有一张最后王牌：封建国家用来鎮压人民、强迫人民服从封建主的司法机构。这个武器，在比利多阿生的帮凶之下，他也使用了。結果，他枉費心机，終于一敗塗地。他这个人物正是当时已經面临死亡而还想掙扎一番的法国貴族的典型形象。

費加罗是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人民的形象。博馬舍在《費加罗的婚姻》的序言里說，費加罗是法国"民族最精明伶俐的人"。他的精明伶俐在《塞維勒的理髮师》里已显示过了，但这只是小試牛刀。那时候，他要对付的不过是一个有封建脑袋而沒有封建政治权力的老医生霸尔多洛。現在，他的敌人是无恶不作的、封建統治的上层人物阿勒瑪維华伯爵。他以一个微賤的仆人和拥有无限权力的大封建主搏斗，好像以卵击石。但是，他一开始就滿怀信心地投入战斗，用非常乐观的情緒和伯爵作战。在斗爭中，他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力量，发射出智慧的光芒，表現了精明伶俐的奇迹。他的胜利不是轻易获得的。每一次胜利后，他立刻遭遇着新的困难，碰到新的障碍。但是，他一点也不心灰气餒，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通过一层又一层的障碍，把

① 見172頁。

② 見99頁。

③ 見172頁。

原来和他作对的霸尔多洛、馬尔斯琳、安东尼奥、巴斯勒等争取到他这一面来，孤立了他的头号敌人伯爵，終于迫使伯爵低头认輸。他怎么会有这样坚强的意志，快乐的心情？这因为他代表着第三等級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他对胜利有信心，所以乐观；他乐观，所以有力量給予他的阶級敌人以沉重的打击。由于快乐的气氛、乐观的情緒貫徹在整部喜剧里，所以，《費加罗的婚姻》又名《狂欢的一日》。这是費加罗狂欢的一日，也是法国人民狂欢的一日。

費加罗有独立的人格，为了争取做人的权利，为了保卫人的尊严而坚持不懈地和伯爵斗争。但我們要指出，費加罗这个形象不是凭空塑造出来的。一方面，它是当时社会客观現实的反映，有它的社会根源。十八世紀七、八十年代，巴黎和外省人民起义此伏彼起，法国人民正在准备向封建专制堡垒发动一次全面的、毁灭性的冲击。这就是費加罗这形象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它不能脫离民族传統，有它的历史根源。它体現着人民的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乐观主义思想，我們很容易联想到法国中世紀市民文学《列那狐的故事》的列那狐，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拉伯雷的巴汝奇，十七世紀現实主义喜剧詩人莫里哀的斯納賴尔，十八世紀启蒙运动前期作家勒薩日的吉尔·布拉斯卡等等。費加罗的形象和这些不朽的形象是一脉相承的，它表現了法兰西人民的民族风格。

在第五幕的独白里，費加罗談自己的一生经历，他說他“什么都見过，什么都干过”① 。他当过兽医，写过喜剧，研究过貨币

---

① 見218頁。

問題，办过刊物，开过賭場，一度以理髮为生，最后当了伯爵的仆人兼門房。他受过迫害，坐过监獄，丧失过自由。他的一生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在封建社会里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进行艰苦斗爭的一生。他說他“单为了生活而不得不施展的学問和手腕，比一百年来用来統治全部西班牙的还要多”①。从現实生活，他学了不少本領，长了不少知识。他看出封建社会的虛伪性。什么是眞理？他回答說：“有些实話，我們明明知道，却不敢滿处說，因为不是所有实話都是可以說出来的。有些实話，我們极力宣揚，却对它并沒有信心，因为不是所有的实話都是可以相信的。”② 他认识封建社会是弱肉强食的社会：“人这么多；誰都想跑，互相拥挤，你推我，我撞你，有的摔倒了，誰有能耐誰就能走到头。剩下的只好給压碎了。”③ 从他对政治社会的认识看来，費加罗显然不是一个簡单的仆人，他有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正如苏姍娜所說，他是一个“有学問的人”④。

但是，他这个“有学問的人”却相当爱錢。苏姍娜对他有一定的认识，她对費加罗說道：“搗鬼和弄錢，这正是你的拿手好戏。”⑤ 伯爵夫人也說：“費加罗不是一个轻易放弃一份結婚費的人。”⑥ 她們对費加罗的評語有一定的正确性。費加罗和伯爵斗爭是因为他要反抗伯爵濫用封建特权誘騙他的未婚妻，但他也不願意和他的主人完全鬧翻，因为他“想从大人那儿弄到一

① 見215頁。
② 見193頁。
③ 見166—167頁。
④ 見193頁。
⑤ 見100頁。
⑥ 見194頁。

份結婚費"①。对他这方面的性格，我們不是陌生的。他在《塞維勒的理髮师》里說道："金錢，天呀，金錢。金錢是一切計謀中头等重要的东西。"②是的，对一个資产者說来，金錢确是"头等重要的东西"，比名誉和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費加罗是法国資产阶級大革命前夕法国人民的形象，我們所謂法国人民就是当时的第三等級。第三等級不单包括农民和小工业者，也包括城市中的資产者。在費加罗身上所表現出来的"金錢至上"的思想显然是第三等級中資产者这部分人的思想。博馬舍和其他資产阶級启蒙作家相同，相信自己是第三等級各个阶层的发言人，因此，在塑造費加罗这个反封建的人物形象时，把資产者的"金錢至上"的思想也加在費加罗的身上了。

在費加罗和伯爵的斗爭中，他們周围的人也都卷进去了，不是站在这一面就是站在那一面。

在这些人里面，苏姍娜和伯爵夫人是費加罗这一面的基本队伍，但她們反对伯爵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伯爵夫人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挽回她的丈夫的心"③。因此，她在斗爭中显得那么軟弱，那么容易妥协。而且，她內心有很大矛盾：一方面希望丈夫回心轉意，另一方面她对可爱的小侍从武士多少有点迷惑。她是生活在封建家庭、养尊处优而不知如何消磨时光的貴妇人的典型形象。苏姍娜和她不同。她对斗爭目的有充分的认识，她知道放在她面前的是奴役和解放、黑暗和光明的两条道路的选择。她坚决选择解放的光明道路，不受伯爵的利誘，也不怕他的

① 見191頁。

② 見22頁。

③ 見195頁。

威胁，自始至終和費加罗站在一起。她“活泼、愉快、聪明、多情、温柔”①，和費加罗一样乐观。她和伯爵夫人作鮮明的对照：一个快乐开朗、向前看，一个憔悴悲哀、向后看。这不是个人气质的差别，而是她們所处的阶級地位不同。生活在虛伪的貴族家庭中的伯爵夫人怎么也不能具有来自劳动人民群众中的苏姍娜那种朴实而又坚强的性格。

薛侣班是一个很別致的喜剧人物形象。他只有十二、三岁，但已经相当成熟。博馬舍在《喜剧人物的性格和服装》中描写他的性格，說道：“抱着惶惶不安和縹緲不定的願望，就是他的性格的基础。他恨不得赶快到了結婚的年龄，但这也并不是因为有什么計划，有什么认识；他是不管什么事情，都喜欢参加的。”②有的批評家說薛侣班是年轻时代的博馬舍的写照。我們不打算討論这問題，我們要指出的是：侍从武士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他侍候一个大貴族，但自己出身也是貴族，不过多数是破落戶貴族的孩子。出身貴族而家道衰落，这就决定了薛侣班的性格。他看不出自己的前途，他的心情必然“惶惶不安”，他的願望必然“縹緲不定”了。生活无聊，前途渺茫，受着伯爵腐化生活的影响，他便把一切寄托在爱情上面，尽管他对爱情沒有任何认识。他对苏姍娜說道：“这些日子，我觉得我的心非常激动。一看見女人就心跳，一听見爱情和肉欲这些字眼，我就坐立不安，心煩意乱。总之，我需要对人說：‘我爱你。’这个需要对我是那么迫切，我竟自己一个人也說，往花园里跑着的时候也說，对你的主妇說，对你說，对树說，对云彩說，对把我那些无的放矢的話和云彩一

① 見101頁。

② 見94頁。

起吹散的风也說。"① 这一段話活生生地刻划出一个封建破落戶出身、从小娇生惯养、不知生活艰难的小貴族的心情。

《費加罗的婚姻》是一部諷刺喜剧。博馬舍运用諷刺这武器非常灵活。有时候，他的人物三言两語随口把問題提出来，让观众自己去体会。費加罗說："收錢、拿錢、要錢；这三句話就是当政客的秘訣。"② 他又說，在官場里，"本事平常，只要会爬，什么地位都爬得上。"③ 这样，政府怎么会腐化的？人民怎么会貧困的？这些問題就有答案了：一切罪恶根源都应該追溯到产生官僚机构的封建制度。有时候，博馬舍的人物长篇大論地談論一些社会問題，把社会上的魑魅魍魎完全暴露在阳光底下。伯爵譏笑費加罗不懂政治，費加罗用諷刺的口吻說道："知道装不知道，不知道装知道，不懂装懂，听見装听不見；尤其是，有一点能干装作很能干；沒有一点秘密，却好像常常有很大秘密要隐瞞似的。閉門不出，說是要写文章，表面上莫測高深，实际上脑子里空空洞洞。不管像不像，装个要人，布置間諜，收容奸細，偸拆漆印，截留书信，明明苦于应付，却用事情的重要性来夸大鋪张。整个政治就是这样，否則我甘认死罪。"④ 这一段諷刺揭露封建专制国家对人民不負責任的反动本质，从而达到教育人民的启蒙目的。

博馬舍的諷刺是和人物描繪結合在一起的。他的喜剧对封建官僚机构大张撻伐，在官僚机构中他特别提出司法机关加以

① 見110頁。
② 見127頁。
③ 見167頁。
④ 見167頁。

鞭撻。他不限于用短小精悍的对白，抨击政府出賣法官职位，譴責法院訴訟形式危害人民，揭露封建法律"对大人物寬容，对小人物严厉"①，他还塑造一个貪贓枉法、愚蠢低能的法官形象，作为諷刺的对象。博馬舍从心底蔑視这种人，但他刻划这个喜剧人物时候很有分寸，并不过火。他在《喜剧人物的性格和服装》上写道：比利多阿生这个形象的"妙处表現在他那尊严的身份和可笑的性格之間的矛盾上"②。法官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他的职务是庄严的，但比利多阿生是一个昏瞶糊塗的人，他低能到連听案子也听不懂。費加罗說他不肯还債，"这就等于他原来不該人家錢"③，比利多阿生絲毫不了解他到底說什么。最后一幕，伯爵为了替自己解嘲請他說說他的意見，他說道："关一关于我所看見的一切，伯爵大人？說一說眞的，我呢，我一我不知道該对您說什么：这就是我的想法。"④思想糊塗，但要錢却要得凶。他非常讲究訴訟形式，因为，正如費加罗所指出，"形式就是审判衙門的产业"⑤。他这个人物叫我們想起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人文主义者拉伯雷在《巨人传》中所塑造的穿皮袍的猫王格里泼米諾的形象。他們虽然相隔两百多年，但都是封建制度的产物。諷刺和人物描繪結合一起，諷刺就有血有肉，更有力量，这就是博馬舍的諷刺手法的最大优点。

第五幕費加罗的独白是博馬舍的杰作。有了这个独白，这部喜剧的政治傾向性更鲜明，它的諷刺性更深刻。首先，他提出

① 見168頁。
② 見94頁。
③ 見175頁。
④ 見237頁。
⑤ 見175頁。

一个当时第三等級所要提出的問題：貴族凭什么騎在人民的头上？他們享受无数特权，只是因为"在走出娘胎时候，使过些力气"①。这样，他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封建等級制是不合理的东西，应当被抛到垃圾箱里去。随后，費加罗說他写过一篇討論经济問題的文章，他馬上被逮捕，关在獄里。他說："我就坐上了囚車，看見一所坚固的堡垒放下吊桥，让我过去。在堡垒的进口，我抛弃了希望和自由。"② 这个堡垒就是十八世紀法国专制統治者用来禁止人民批評他、不許人民說話的統治机器，就是法国反动政府用来关禁政治犯的巴士底獄。博馬舍指出法国人民沒有自由，嘲笑封建专制国家的所謂出版自由制度："只要我的写作不談当局，不談宗教，不談政治，不談道德，不談当权人物，不談有声望的团体，不談歌剧院，不談别的戏院子，不談任何一个有点小小地位的人，经过两三位检查員的审查，我可以自由付印一切作品。"③ 十八世紀下半叶，法国人民在专制王朝統治之下，不但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連人身安全也沒有保障。博馬舍把戏剧舞台当作宣传启蒙思想的讲坛，对专制政治予以猛烈的諷刺，提出争取自由平等的响亮的口号。他的喜剧表达了大革命前夕法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在客观效果上起了为資产阶級大革命作好思想准备的作用。

博馬舍是莫里哀以后最杰出的法国喜剧作家。他的喜剧是古典主义喜剧形式和启蒙运动思想內容的結合。《塞維勒的理髮师》和《費加罗的婚姻》故事情节集中精炼，戏剧冲突鮮明突

① 見215頁。
② 見216頁。
③ 見217頁。

出。一开場中心問題便提出来了，然后一幕跟着一幕向前推进，矛盾越来越尖銳，情节越来越紧张，一直到喜剧收場。喜剧情节发展自始至終合乎常识，有邏輯性，不浪費筆墨，沒有和主題情节不相干的插曲。只有《費加罗的婚姻》中馬尔斯琳談妇女在封建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这一段多少有点离开了主題，但在当时演出时已得到了糾正。博馬舍的两部喜剧具有古典主义戏剧結构謹严、情节集中等优点，这是可以肯定的。但它們不像古典主义戏剧那样結构簡单。他的作品，特别是《費加罗的婚姻》，人物众多，有唱歌，有跳舞，有結婚仪式，有法庭审判。虽然我們不能說他的喜剧比得上莎士比亚的戏剧那样丰富多彩，至少比古典主义戏剧多样化。他的两部喜剧在艺术形式上更接近于近代戏剧，可以說是从古典主义戏剧过渡到近代戏剧的桥梁。

启蒙戏剧作家采用古典主义戏剧形式来表达启蒙思想內容时，往往偏重思想內容，忽略了艺术形式，对人物性格分析不够。伏尔泰的悲剧和喜剧之所以在当时轰动一时，大革命后便吸引不了观众，其原因就在于此。博馬舍的两部喜剧就不同了。它們既深刻表現了当时的进步思想，同时也有很高的艺术性。人物性格，人物的內心活动，人物之間的感情联系，他都給以应有的注意，都有細致的分析。因此，他的人物不像其他启蒙剧本那样干巴巴，往往作为作者的思想的传声筒而存在，而是有血有肉的人。他的主要人物固然刻划得很好，就是次要人物，像《塞維勒的理髮师》中的巴斯勒，甚至霸尔多洛的两个仆人警觉和青春，像《費加罗的婚姻》中的苏姗娜、伯爵夫人、馬尔斯琳、比利多阿生、薛侶班，甚至安东尼奥和芳舍特，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他們的性格、言語談吐、思想感情体現出他們的社会地位

以及在剧中的处境。但在分析人物的内心活动时，博馬舍比較过多地使用独白这种戏剧手法，这虽然有时使用得很成功，但有时也多少影响了戏剧效果。

博馬舍在他的两部喜剧里实現了他自己提出的戏剧理論原則，貫彻了他的民主思想。他继承了法国民族戏剧的传統艺术，利用了民間創作的特点。他的喜剧中的歌曲，像薛侣班唱給伯爵夫人听的小曲子等，很有民間歌曲的风味，而且这些歌曲所用的曲譜几乎都是民間流传的調子。在人物方面，他的喜剧虽然也有貴族人物，但这些人物基本上是作为諷刺譴責的对象而存在的。他的正面人物都是出自第三等級的老百姓，他反映的是第三等級的生活，是这个等級的革命情緒。因此，他的两部喜剧的現实主义因素特別强烈，为后来的欧洲現实主义戏剧鋪平道路。

《塞維勒的理髮师》和《費加罗的婚姻》以紧张的剧情、尖銳的戏剧冲突、恰如其分的人物性格的描繪、辛辣的但幽默有趣的諷刺引人入胜，再加上从思想迸发出来的語言，像火一般在观众心里燃烧起来的話，这一切說明了博馬舍的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的艺术成就和当时阶級斗爭形势有密切关系，和他在創作这两部喜剧时的进步世界观是分不开的。这就是博馬舍成功的原因，也是他的两部喜剧成为世界人民的宝貴的文学遺产的原因。

吳达元

目 次

塞維勒的理发师

又名：防不胜防

(*1775*)

人物表

（演員应穿西班牙古装）

阿勒瑪維华伯爵——西班牙大貴族，化名兰多尔，追逐罗絲娜。第一幕，伯爵身穿緞制上衣和短褲，外披一件普通叫作西班牙大氅的棕色大衣；头戴黑色軟边帽，帽子围着一条彩色带子。第二幕，他身穿騎兵制服，足登长靴，留了胡子。第三幕，他打扮成大学生模样，短发圓頂，頸上围着折縐的領巾，身穿教士的上衣，短褲，袜子和短大衣。第四幕，他的衣着非常漂亮，件件都按照西班牙式样。除一件华丽的短大衣外，还披着一件特别漂亮的棕色的寬大衣。

霸尔多洛——医生，罗絲娜的监护人。他穿短黑衣服，鈕扣全都扣上，头上戴着大假发，頸上围着折縐的領巾。他的衣服的硬袖往上卷着，腰間拴一条黑腰带；出門的时候，穿一件大紅的长大衣。

罗絲娜——貴族出身的少女，受着霸尔多洛的监护。她穿一身西班牙服装。

費加罗——塞維勒的理发师。他穿的是講究的、但是有点俗气的西班牙衣服；头上罩着网巾；白帽子，帽子围着一条彩色带子；頸上松松地拴着一条絲围巾；其他的服飾为：緞制背心和短褲，鑲銀色緣边的鈕扣和鈕門，綢腰带，繐子在两腿旁垂着的吊袜带，鮮艳顏色的上衣，領子的顏色和背心的相同；白袜，灰鞋。

唐巴斯勒——风琴师，罗絲娜的唱歌教师。他头戴黑色軟边帽；身着短袍和长外衣；他沒有折縐的領巾，也沒有硬袖口。

青春——霸尔多洛的老家人。

警觉——霸尔多洛的另一仆人，傻里傻气的，老是睡不醒的孩子。他和青春两人都穿加利斯人的服装；他的头发紮成辮子，穿着淡黄色的背心；腰間拴有一条带鉄扣子的寬皮带；藍短褲，藍上衣，上衣的肩上开有一个縫口，手臂从那里伸出来，袖子在臂后垂着。

公証人

西班牙法官——手里拿着一根白色法杖。

几个警察和拿着火把的仆人。

地　点

塞維勒城，第一幕在街上，罗絲娜的屋子的窗下，其他三幕在霸尔多洛的家里。

第一幕

舞台布景是塞維勒的一条街道，所有的窗子前都有鉄栏杆。

第一場

伯爵 （单独一人，身穿棕色大衣，头戴軟边帽。一面走，一面掏出他的表）

伯爵 时間并不象我所想象的那么晚。現在离她日常在百叶窗露面的时候还早着呢。沒关系，反正早来总比錯过了时間見不着她要好些。假如宫廷里某一个风流人物发現了我离开馬德里这么远，每天早上站在一个我从来沒交談过的女人的楼窗底下，他也許会把我当作伊薩伯勒女王①时代的西班牙人啦……但那又有什么不成的？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幸福。对我說来，幸福就在罗絲娜的心里……但是，眞奇怪！馬德里和宫廷到处都有机会尋欢作乐，我却偏要追求一个塞維勒的女人！……我竭力躲避的正是馬德里的那些欢乐，

① 伊薩伯勒第一，加斯提尔王国的王后（1451—1504），伊薩伯勒时代被認为是西班牙的风流时代。

因为那里虽然不断地得到情場胜利，但是那些所謂爱我們的人爱的是我們的金錢、門第、势力。那种胜利，我厌煩透了。我覺得只有为了我本人可爱而爱我，那种爱才眞正甜蜜。如果我在这样的伪装之下还能够得到……該死的，哪来这么个討厌鬼！

第二場

費加罗　伯爵（躲在一旁）

費加罗　（背上背着一个吉他琴。他愉快地歌唱着，手里拿着一张紙和一枝鉛笔）

讓我們且排遣愁腸，
忧愁能把我們毁伤；
如果沒有酒中的火
使我們恢复热情，
我們就不免憔悴沮丧。
一个人如果毫无乐趣，
生活就会象傻子一样，
并且也活不久长。

上面这几句，做得还不算坏，

并且也活不久长。
美酒和懶惰
互相爭夺着我的心。

不对！它們并不是互相爭夺着我的心，它們是安安靜靜地共同分割我的心……

共同……分割我的心。

可以說共同分割嗎？……哎！天呀，我們那些編写歌剧①的人在这上面是不操心的。在今天，不值得說的話，我們就把它唱出来。（他唱）

美酒和懶惰，

共同分割我的心。

我想用一些美丽、光輝、灿烂、而且看来很有深意的句子来結束这首詩。（他一膝着地，边唱边写）

共同分割我的心。

这一个博得我的鍾爱，

那一个造成我的幸福。

呸！太平淡了。不合适……我需要的是对照、对比的笔法：

这一个是我的情妇，

那一个……

啊！妙呀，我可想出来了……

那一个是我的奴僕。

妙得很，費加罗……（他一面唱一面写）

美酒和懶惰，

共同分割我的心。

这一个是我的情妇，

那一个是我的奴僕。

那一个是我的奴僕。

那一个是我的奴僕。

哼，这一段将来配上音乐，搗乱派的老爷們，你們还敢說我

① 《塞維勒的理发师》原先是以歌剧的形式編写的，后来才改写为喜剧。一八一六年意大利音乐家罗西尼又把博馬舍的喜剧改編为歌剧。

信口开河不知所云嗎？……(他看見了伯爵)我在什么地方見过这个修士？(他站起来)

伯爵　(旁白)这个人我看着好眼熟。

費加罗　不对，他不是个修士！这副倨傲、高貴的神气……

伯爵　这副可笑的模样……

費加罗　我沒看錯，他就是阿勒瑪維华伯爵。

伯爵　我想他就是費加罗那个无賴。

費加罗　正是我，大人。

伯爵　你这个小子，你要是敢泄露……

費加罗　是的，我認出您来了。您一向总是賞我脸，对我沒什么架子。

伯爵　我刚才簡直不認得你了。你又肥又胖了……

費加罗　沒法子，大人，我总是那么穷。

伯爵　可怜的小鬼！但是，你到塞維勒来干什么？我不是在部里替你找过差使嗎？

費加罗　差使，我到手了，大人。我非常感激……

伯爵　你叫我兰多尔吧。看我这样装扮，你还不明白我不愿意人家知道我是誰嗎？

費加罗　那么，我就躲开您吧。

伯爵　不必。我在这儿有所等待。两个人聊天决沒有一个人来回蹓躂那样形迹可疑。我們假装聊天吧。那么，差使怎么样了？

費加罗　部长很重視大人的推荐，馬上派我当一名葯房管理員。

伯爵　在陆軍医院？

費加罗　不。在安达卢西省的养馬場。

伯爵　(笑)这第一步不算坏呀！

費加罗　位置的确不算坏，因为敷葯和配葯都归我管，我时常把很好的医馬的葯出卖給人……

伯爵　不知害死了多少老百姓！

費加罗　哈，哈！万灵葯是沒有的。不过，医馬的葯有时候也不見得医治不好一些加利斯人、加达洛尼人、奥維尼人。

伯爵　那么，你为什么辞掉这个差使呢？

費加罗　我辞掉差事？是差事辞了我。有人在大官面前說我的坏話：

“嫉妒者手指彎曲，臉色蒼白。”

伯爵　啊，得啦！得啦，朋友！你也作詩嗎？刚才我看見你在膝盖上乱写一陣，从早上起就唱个沒完沒了。

費加罗　大人，这正是我倒楣的原因。有人向部长报告，說我給美丽的姑娘們写情詩——我确实写了不少——說我編謎語寄給报館，說外面流行着一些很象我的笔調的情歌；总而言之，部长知道了我的作品居然也能出版，他便把事情看得很严重，免去了我的職务，借口說爱好文学和办事精神是不相容的。

伯爵　好充足的理由！你为什么不向他声辯……

費加罗　他忘了我，我就認为我是很幸运的了。我相信只要大人物不来伤害我們，就等于对我們施恩了。

伯爵　你还沒把話全說出来。我記得你伺候我的时候，你是一个相当坏的家伙。

費加罗　唉！天呀，大人，这是因为你們不許穷人有缺点。

伯爵　你懶惰，荒唐……

費加罗　照你們对僕人要求的品德，大人，您見过多少主人配当僕役的？

伯爵　（笑）我見过不少。那么，你就躲到这个城里来了？

費加罗　不，不是立刻就来的。

伯爵　（止住他）等一等……我以为是她呢……你說下去吧，我听着。

費加罗　先回到馬德里，在那里我想重整旗鼓，再試一試我的文学天才。戏院在我看来是可以大显身手的战場……

伯爵　啊！好家伙！

費加罗　（他說这段話时候，伯爵很注意地向百叶窗那方望着）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我始終沒有多大的成功。我在池座布滿了最出色的捧角专家。他們的手……象大槌一样。我禁止他們戴手套，拿手杖，携带任何只发出沉悶的声音的东西。老实說，开演之前，在咖啡店①中的一切安排，在我看来，对我都是有利的。但是，搗乱派千方百計……

伯爵　啊！有了搗乱派！作家先生就一敗涂地了。

費加罗　誰也有失敗的时候：为什么我就不能失敗呢？他們給我喝倒采。但是，假若有一天我能够把他們再集合在一起……

伯爵　你要他們看你那乏味的戏，作为你的报复嗎？

費加罗　唉！我把他們恨透了，那些死东西！

伯爵　你咒駡！你知道嗎，在法院，一个人只能有二十四小时可以詛咒法官②？

費加罗　在戏院就有二十四年。要消掉这样一口气，生命未免太短促了。

① 指法兰西喜剧院对面的普罗哥泼咖啡店（Café Procope），是当时戏剧爱好者常到的地方。

② 法院在判决以后二十四小时才对犯人执行死刑。

伯爵　你生气时候还这样快快乐乐，我倒挺高兴的。但是，你沒告訴我你到底为什么离开了馬德里。

費加罗　眞是吉星高照我才离开了馬德里，因为，大人，我很幸运地在这儿又遇見了我的旧主人。我看馬德里的文坛簡直是豺狼的世界，向来都是自相残杀；他們那种疯狂的仇恨实在可笑，实在叫人厌恶。各种各样的昆虫、蚊子、毒蚊、批評家、嫉妬者、小报投稿人、書店老板、检查員，以及一切寄生在可怜的文人身上的东西，把他們的精髓的一点点残余都吸光吮尽。我是懶得写作了，我討厌自己，也嫌恶别人；因此閙得債台高筑，囊空如洗；最后，我深深相信剃刀所得的实惠比笔杆掙来的虛名要强得多。于是，我就离开了馬德里。背着行李，乐天安命地走遍了新旧加斯提尔两省、孟夏、爱斯特拉馬都尔、西哀拉·莫雷拿、安达卢西。在这个城里受到欢迎，在那个城里被人监禁，好在总能随遇而安。某些人恭維我，另外一些人斥罵我。得意时候，帮助别人；失意时候，只好忍气吞声。遇着糊涂的人，跟他們开开玩笑；碰上凶恶的人，偏要跟他們較量較量。穷苦我不在乎，我比任何人都强。这样，我就在塞維勒住下来了。我准备重新伺候大人，接受您的一切命令。

伯爵　这种愉快的哲学，誰传授給你的？

費加罗　我对坏运气早已习慣了。我忙于欢笑，怕的是有时逼得不得不哭。您老望着那面干什么？

伯爵　快躲开。

費加罗　为什么？

伯爵　过来！混帐东西。我的事情要坏在你身上啦。（他們躲起来）

第三場

霸尔多洛，罗絲娜（楼上的百叶窗打开了，霸尔多洛和罗絲娜站在窗口）

罗絲娜　呼吸呼吸外面空气多么痛快呀……这扇百叶窗是很难得打开的……

霸尔多洛　你手里拿着的紙条是什么？

罗絲娜　是《防不胜防》① 的几段歌詞，是我的唱歌先生昨天給我的。

霸尔多洛　《防不胜防》是什么？

罗絲娜　是一出新喜剧。

霸尔多洛　又是什么正劇吧！② 什么胡說八道的新体裁③！

罗絲娜　我可不知道。

霸尔多洛　唉，报紙和当局会替我們收拾它的。野蛮的时代！

罗絲娜　您总是詛咒我們这个可怜的时代。

霸尔多洛　請你原諒我說話随便！我們这个时代产生过什么，值得我們贊揚它？各式各样胡說八道的东西：思想自由，地心吸力④，电气，信教自由⑤，种牛痘⑥，金鸡納霜⑦，“百科

① 《塞維勒的理发师》又名《防不胜防》。

② 指的是十八世紀法国启蒙作家狄德罗等所創造的新文体，剧情取材于新兴資产阶級的生活。

③ “霸尔多洛不喜欢正剧。也許他年輕时候写过一部悲剧。”——作者注。

④ 指牛頓发現的地心吸力的原理，經伏尔泰在法国加以通俗化。

⑤ 信教自由是伏尔泰努力传播的启蒙思想。

⑥ 英国医生霍納（Jenner）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发明种牛痘，伏尔泰在《英国通信》中把这发明介紹到法国。

⑦ 金鷄納霜在十七世紀从美洲传到法国。

全書"①，正剧……

罗絲娜 （紙条从她手里脫掉，落到街上）哎呀！我的歌譜！我只顧听您說話，把我的歌譜掉下去了。赶快，跑快点，先生！不然，我的歌譜就会丢掉了！

霸尔多洛 眞見鬼，手里拿着东西，就应該好好地拿着。（他离开阳台）

罗絲娜 （向屋里瞧一瞧，然后向街上打手势）嘘，嘘。（伯爵上）把它撿起来，快躲开。

伯爵很快地把紙条撿起，退回原处。

霸尔多洛 （走出房子，在街上找）落在哪儿了？什么也沒有呀。

罗絲娜 在阳台下面，墙根底下。

霸尔多洛 你給我的差使可眞好呀！有人打这儿走过嗎？

罗絲娜 我沒看見什么人。

霸尔多洛 （自語）我呢，我居然那么好心替她找……霸尔多洛，我的朋友，你眞是个糊涂虫。这一回应該是你的一个教訓：以后永远不要再开临街的百叶窗了。（他进去）

罗絲娜 （一直在阳台上）我的苦命可以原諒我的一切！我孤苦伶仃，被人軟禁，遭受一个非常可厌的男人的折磨，难道想要打破奴隶的枷鎖就是罪恶嗎？

霸尔多洛 （回到阳台上）里面去吧，小姐。你的歌譜找不着了，这是我的过錯；但是，我可以給你保証，这种倒楣的事情不会再发生的。（他把百叶窗鎖上）

① 主編人是狄德罗。

第四場

伯爵，費加罗（他們小心翼翼地走回来）

伯爵　現在，他們都进去了。我們研究研究这个歌譜吧，里面一定有些神秘的东西。咦！是一封信呀！

費加罗　他刚才問过，《防不胜防》是什么！

伯爵　（兴奋地念）“您的殷勤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的监护人一出門，您就用这个著名的歌譜随便唱几句，請您告訴我：您这个人好象对不幸的罗絲娜非常多情，您到底是誰，什么身分，有什么意图？”

費加罗　（摹仿罗絲娜的声音）我的歌譜，我的歌譜掉下去了。赶快，跑快点。（他笑）哈，哈，哈，哈！啊！这些女人呀！你想使最天真朴实的女人变成精明伶俐嗎？那么，把她关起来就成了。

伯爵　我的亲爱的罗絲娜呀！

費加罗　大人，我用不着再費心思，就可以猜透您这样装扮的动机了。您原来在这儿追求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呀。

伯爵　你算猜对了。但是，假若你敢多嘴……

費加罗　我，多嘴！我絕不象别人那样，不断滥用名誉和忠誠这类大字眼，来保証我自己。我只消說一句話：我自己切身的利益就是很好的保証。您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一切，您就……

伯爵　好极了。那么，我告訴你吧：六个月前，我在普拉多① 偶

① 馬德里的著名的林蔭大道。

然遇見了一位少女，象天仙那么美……你刚才看見的就是她。我派人找遍了馬德里也沒找着她。前些日子我才打听出来她叫罗絲娜，貴族出身，无父无母，和这个城里的一个名叫霸尔多洛的老医生結了婚。

費加罗 說眞的，好个漂亮的小鳥！不过，要让她离开她的窩可就困难了！但是，誰告訴您她是医生的妻子？

伯爵 誰都这样說。

費加罗 这是他从馬德里来到了这儿之后編造出来的一套瞎話，用来蒙騙那些风流人物，使他們不来亲近她。她現在还受着他的监护，但是不久的将来……

伯爵 (兴奋地)永远不会的……啊！眞是个好消息！我本来打算不很客气地向她表示我的遺憾，而現在我居然发現她还沒有結婚！我一分鈡也不能輕易放过了。我一定要叫她爱上我，把她从这門强迫的婚姻中营救出来。你認識她的监护人嗎？

費加罗 我認識他跟認識我自己的娘一般熟。

伯爵 他是怎样一个人？

費加罗 (兴奋地)他是一个漂亮的矮胖子，人老心不老，头发灰白，詭計多端，胡子光光，精神疲憊，这儿张张，那儿望望，整天不是罵人，就是抱怨。

伯爵 (不耐煩)唉！我見过这个人。他的性情呢？

費加罗 粗暴，吝嗇，疯狂地爱他的被监护人，非常妬忌，因此那位被监护的姑娘把他恨得要死。

伯爵 那么，他的討人喜欢的本領是……

費加罗 等于零。

伯爵 好得很。他誠实嗎？

費加罗　仅仅誠实到不至于要送上絞刑架。

伯爵　好得很。懲罰一个坏蛋，同时又使自己得到幸福……

費加罗　这才是一件利己利人的事呢；說眞的，大人，这実在是一种最高尙的道德呀！

伯爵　你說他是因为害怕那些风流人物，所以才把大門关得紧紧的么？

費加罗　他任何人都怕，如果他能够把門縫也封起来的話，他一定……

伯爵　啊！見鬼！眞糟糕！你有办法进他的門嗎？

費加罗　我有沒有办法！第一，我住的就是这个医生的房子，他让我白住的。

伯爵　哈，哈！

費加罗　是的，我呢，为了表示感謝，我答应每年給他十个庇斯多尔①，也是白送給他的。

伯爵　(不耐煩)你是他的房客？

費加罗　而且，还是他的理发师，外科医生，葯剂师。在他家里，刮胡子、扎針、灌腸这些事情，非經过您的僕人我的手不可。

伯爵　(拥抱他)啊！費加罗，我的朋友，你是我的天使，我的救星，保佑我的神祇。

費加罗　哎呀！您用得着我，就把我們两人的距离縮短了！瞧您这个热烈的情人！

伯爵　好运气的費加罗，你一会儿就要看見我的罗絲娜！一会儿就要看見她！你明白你的福气多么大嗎？

費加罗　十足的情人的口吻！难道我也爱她嗎，我？您如果能

① 西班牙金币。

处在我的地位，那多么好！

伯爵　啊！如果我們能够把所有的监视人全都調开！

費加罗　我也这么想。

伯爵　只要把他們調开十二小时！

費加罗　假如我們能使这些人忙于他們自己的利益，我們就可以防止他們損害别人的利益了。

伯爵　一点不錯。那么，怎么办呢？

費加罗　（沉思）我正在运用脑筋，看看葯剂学是否能够供給我們一些不害事的簡单方法……

伯爵　你这个坏蛋！

費加罗　难道我想謀害他們嗎？他們都需要我护理呢。問題只不过是如何能够在同一个时候把他們一起治疗一下就是了。

伯爵　但是，那个医生，这家伙会起疑心的。

費加罗　我們一定要进行得那么快，让他連起疑心的时間都沒有。我有一个主意了：最近王子联队来到了这个城市。

伯爵　联队长是我的朋友。

費加罗　好。您换上騎兵服装，带一张住宿証，找上医生的門。他不得不招待您住宿。那么，其他一切归我負責。

伯爵　好极了！

費加罗　还有，您最好能够装出半醉的样子……

伯爵　有什么好处？

費加罗　假装醉得迷迷糊糊的样子，您可以更容易摆布他。

伯爵　这又有什么好处？

費加罗　使他不至起什么疑心；要叫他以为您只是急急忙忙要睡覺，而不是要在他家里搗鬼。

伯爵　你的意見很高明！但是，你，为什么你不和我一起去呢？

費加罗　啊！我，我一起去！他是从来沒見过您的，如果他認不出您是什么人，我們就算万幸了。如果这一着失敗了，以后我怎能再把您弄进去？

伯爵　你有理。

費加罗　不过，要您装扮成这样一个难以装扮的人物，您也許装不好。騎兵……喝得醉醺醺的……

伯爵　你别瞧不起我。（装喝醉的語气）朋友，这儿不是霸尔多洛医生的家嗎？

費加罗　不坏，实在不坏。不过，您的脚步最好更踉蹌一点。（酩酊大醉的語气）这儿不是霸尔多洛……

伯爵　呸！你这是老百姓的醉态。

費加罗　这才是好的醉态，快乐的醉态。

伯爵　有人开門。

費加罗　这就是我們說的那个人。我們躲开一点，等他走了再說。

第五場

伯爵，費加罗（藏在一边），霸尔多洛

霸尔多洛　（走出門口，对着屋里說話）我一会就回来。不管是誰，都不許进来。刚才我下楼，眞够糊涂的！她叫我下楼的时候，我就应該猜到……可是，巴斯勒还不来！他应該把一切准备妥当，我的婚礼才好在明天秘密举行。現在，一点消息都沒有！我去看看到底有什么事情把他絆住了。

第六場

伯爵，費加罗

伯爵　他說什么？明天他要秘密和罗絲娜結婚！

費加罗　大人，事情要成功是有困难的，但是有困难才更有着手进行的必要。

伯爵　那个替他筹备婚礼的巴斯勒是怎么样的人？

費加罗　是一个可怜虫，是被监护的姑娘的音乐教师。他很自負有那么一点艺术，狡猾、穷酸，只要有錢他就肯下跪，很容易叫他服服貼貼的，大人……（望着百叶窗那面）她在那儿啦，在那儿啦。

伯爵　誰？

費加罗　就是她，就是她，在百叶窗后面。不要看，不要看。

伯爵　为什么？

費加罗　她写給您的信不是叫您："随便唱几句"嗎？她的意思就是：叫您唱，就象平常唱歌那样唱……只是为了唱而唱。啊！她就在那儿啦，就在那儿啦。

伯爵　既然我沒让她知道我是誰而我已經引起她的注意，那么，我还是用我已經用过的兰多尔这个名字吧。这样，我的胜利就更有意思了。（他打开罗絲娜給他的紙条）但是，按照这个歌譜，我唱什么呢？我又不会作詩，我。

費加罗　大人，您所能想到的一切都会是絕妙的詩。在恋爱的时候，您的爱情，一定会帮助您的才智創作出很好的詩句来的。您拿着我的吉他吧。

伯爵　你要我拿吉他干什么？我弹得很坏！

費加罗　象您这样一个人会有不懂得的东西嗎？用您的手背：弗隆，弗隆，弗隆……說实話，在塞維勒，唱歌而不用吉他伴奏！很快就会有人把您認出来，很快就識破您的真相了。

（費加罗靠着墙，在阳台下）

伯爵　（一面走，一面唱，用吉他自弹自唱）

第一節

您命令我，要我說明我的来历，
您不認識我，我倒更有热爱您的勇气；
說出姓名，我还能抱什么希望？
不管怎样，我必須服从我的主子。

費加罗　（低声）好得很，天呀！拿出勇气来吧，大人！

伯爵　——

第二節

我是兰多尔，出身很平凡；
我的心愿只是普通大学生的心愿；
我沒有什么东西可以奉献給您，
我沒有高貴騎士的爵位和財产。

費加罗　什么，眞見鬼！我一向是自命不凡的人，但我作起詩来也不会比他作得更好。

伯爵　——

第三節

每天早晨，到这儿，用温柔的声音

歌唱我那沒有希望的爱情；

只要看见您呀，我就欢欣；

但願您听見我唱的歌也会高兴！

費加罗　啊！天呀，这一节太妙了……（他走过去，吻他的主人的衣服的下裾）

伯爵　費加罗？

費加罗　大人！

伯爵　你想，她听見我唱了嗎？

罗絲娜　（在里面，唱）——

用“法科碩士”的調子。

一切都告訴我，兰多尔多么可爱。

我要爱他，始終不渝地爱……

屋內发出关窗的沉重声音。

費加罗　这一下，您相信她听見了吧？

伯爵　她把窗戶关上了。显然有人进她的屋子去了。

費加罗　啊！可怜的小姑娘！她歌唱的声音多么发抖呀！她心动了，大人。

伯爵　她用的就是她教我使用的方法。“一切都告訴我，兰多尔多么可爱”。多么优雅！多么聪明！

費加罗　多么机灵！多么深情！

伯爵　費加罗，你相信她会委身于我嗎？

費加罗　她宁可冲破这扇百叶窗，也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呀。

伯爵　这就成了，我的心一定交給我的罗絲娜的了……一輩子都交給她了。

費加罗　您忘了，大人，这会您說什么她也听不見了。

伯爵　費加罗先生！我只跟您① 說一句話：她将来一定做我的妻子了。假若您好好地帮助我实行我的計划，在她面前瞞住我的眞姓名……你明白我的意思，你知道我的为人。

費加罗　我听您的話就是了。好吧，費加罗，朝着这步好运往前奔吧，我的孩子。

伯爵　我們走吧，免得招人疑心。

費加罗　（兴奋地）我呢，我这就进去，运用我的聪明才智，稍施魔法，我要使老头子的警戒松懈，嫉妬消失，把年輕姑娘的爱情喚醒；破除一切障碍，使老头子的詭計无法施展。您呢，大人，您只消穿上士兵的服装，拿着住宿証，口袋里放些金錢，到我家来。

伯爵　金錢，給誰？

費加罗　金錢，天呀，金錢。金錢是一切計謀中头等重要的东西。

伯爵　你別恼，費加罗，我一定会带很多錢的。

費加罗　（一面走开一面說）过一会儿，我再来找您。

伯爵　費加罗。

費加罗　什么？

伯爵　你的吉他不要了嗎？

費加罗　（走回来）我把我的吉他忘了，我！我簡直是疯了！（他走开）

伯爵　你住在什么地方，你这个冒失鬼？

費加罗　（走回来）啊！眞的，我太兴奋了！我的鋪子离这儿只有几步路，漆的是蓝色的門面，鉛皮做的窗框子。門口挂

---

① 伯爵对費加罗說話都用"你"，这里改用"您"，又叫他作"費加罗先生"，因为他有求于費加罗。但是，在同一对白中，他想到他們的主仆关系，又用回"你"。

着三个盛血器①，手摸住眼睛②，两个拉丁字 Consilio manuque③，招牌上写着“费加罗”三个字。（他急步下）

① 当时理发师兼作外科医生。盛血器是外科医生的招牌。至今理发館門前还挂着一种三色自轉筒作招牌，也就是这种盛血器遺留下来的标志。

② 表示外科医生手眼并用，而且灵活。

③ “心灵手快”。

第 二 幕

舞台布景是罗絲娜的屋子。舞台后部有一扇方格窗子。这时窗前的鉄栏百叶窗是关得紧紧的。

第 一 場

罗絲娜（一个人，手里拿着烛台。用桌上的紙开始写字）

罗絲娜 馬尔斯琳病了，家里的人都在干活，誰也看不見我写东西。我不知道这些墙壁是不是也有眼睛和耳朵，或是监視我的那个人脑子里有一个精灵鬼，到某一个时候就把一切情况报告給他。反正，我只要說一句話，走一步路，他就立刻猜破我的企图……啊！兰多尔！（她把信封好）我先把它封上吧，虽然我还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他把这封信拿到手。刚才我从百叶窗里看見他和費加罗理发师談了半天話，費加罗是个老实人，很有几次对我表示过同情。我要是能够和他談談就好了！

第 二 場

罗絲娜，費加罗

罗絲娜 (惊訝地)啊！ 費加罗先生，看見您，我多么高兴！

費加罗 您身体好嗎，小姐？

罗絲娜 不太好，費加罗先生。我悶死了。

費加罗 我相信您的話。只有蠢才才会悶成脑滿腸肥。

罗絲娜 您刚才在楼底下跟誰談話談得那么高兴？我听不見你們說什么，但是……

費加罗 和一位大学生，他是我的一个亲戚，前途很有希望的人，既多才，又多情，人旣聪明，長得又好看。

罗絲娜 啊！好极了！实在好极了！他叫什么名字？

費加罗 他叫兰多尔。他是个穷光蛋；但是假若他不是突然离开馬德里，他很可能找到一个很好的位置的。

罗絲娜 (不加思索地)他一定会找到好位置的，費加罗先生，他一定会找到的。象您所說的这样一个青年决不会埋沒一輩子的。

費加罗 (旁白)好得很。(高声)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妨碍着他前途的发展。

罗絲娜 一个缺点，費加罗先生！一个缺点！您准知道他有缺点嗎？

費加罗 他爱上了一个人！

罗絲娜 他爱上了一个人！您把这叫作缺点！

費加罗 老实說，拿他那不好的境况来說，这总算是一个缺点

了。

罗絲娜 啊！命运多么不公道！他說过他心爱的人叫什么名字嗎？我的好奇心……

費加罗 这类的秘密，小姐，我就是肯告訴人，也要最后才挨到您。

罗絲娜 （兴奋地）为什么，費加罗？我不是乱說話的人。这个青年是您的亲戚，所以我非常关心他……您說吧。

費加罗 （仔細地端詳她）您就这样想吧，他爱的人是一个非常叫人疼爱的美丽小姑娘，溫柔娇嫩，秀色可餐；步履輕盈，健美窈窕，丰潤的胳膊，鮮紅的嘴唇，还有，她的两只手！她的小脸蛋！她的牙齿！她的眼睛！……

罗絲娜 她住在这城里嗎？

費加罗 在这一区。

罗絲娜 也許就在这条街吧？

費加罗 离开我只有两步路。

罗絲娜 啊！这可太妙了……对您这位亲戚来說，太妙了。那么，女的是……

費加罗 我还沒把她的名字說出来嗎？

罗絲娜 （兴奋地）說了半天，您就忘了說她的名字，費加罗先生。說吧，快点說吧。他一回来，我就沒法知道了……

費加罗 您一定要知道嗎，小姐？好吧！女的就是……您那位监护人的被监护人。

罗絲娜 誰的被监护人……

費加罗 霸尔多洛大夫的被监护人。是的，小姐。

罗絲娜 （激动地）啊！費加罗先生……我不相信您的話，我实在不敢相信。

費加罗　所以，他急于要亲自到这儿来，好叫您相信。

罗絲娜　您說这話，吓得我直发抖，費加罗先生。

費加罗　别这样！发抖干嗎呀！小姐，您太沒有主张了。一个人如果老存着害怕苦难的心情，他先就遭受到害怕的苦头。您知道，我已經把那些监視您的人都摆布了一下，不到明天，他們是不会来麻煩您的。

罗絲娜　如果他爱我，他应当安安靜靜地待着，以此来証明他是眞爱我的。

費加罗　唉！小姐！爱情和安靜可以在一个人的心里同时并存嗎？如今的时代，可怜的青年是很不幸的，摆在他們面前的只有这种可怕的选择：或者是安靜而沒有爱情，或者是有爱情而沒有安靜。

罗絲娜　（两眼下垂）安靜而沒有爱情……这样看起来……唉！……

費加罗　啊！这句話看起来是够叫人丧气的。不过，認眞說来，有爱情而沒有安靜倒是格外有趣。对我来說，如果我是女人……

罗絲娜　（局促不安）当然啦，一个年輕姑娘是沒有法子阻止一个誠实男子敬爱她的。

費加罗　所以，我这位亲戚对您非常敬爱。

罗絲娜　但是，如果他作出鹵莽的行动，費加罗先生，他可就把我們毁了。

費加罗　（旁白）把我們毁了！（高声）如果您写一封短短的信，明确地制止他……一封信是很有力量的。

罗絲娜　（把她刚才写好的信交給他）我沒有时間重新写这封信。但是，您交給他的时候，請您告訴他……好好地告訴他……

（她傾听外面有无声音）

費加罗　小姐，外面沒有人。

罗絲娜　告訴他，我之所以这样作，完全由于純粹的友誼。

費加罗　这用不着說。老实說，爱情的行动和友誼的行动是不相同的。

罗絲娜　由于純粹的友誼，您听明白了嗎？我只怕他一旦遭遇困难挫折……

費加罗　对啦，只有星星的燐火才会这样。您要知道，小姐，风可以吹灭灯光，也可以燃起炭火，而我們正是炭火。我們只要談一談它，它就迸射出熊熊的火焰，这火焰传到我身上，連我的热情也燃烧起来，虽然我仅仅是一个旁观者。

罗絲娜　天呀！我听見我的监护人的声音了。他要是看見您在这儿……您从我放琴的那間小屋走出去，下楼的时候脚步越輕越好。

費加罗　您放心吧。（旁白，指着那封信）这一封信比我所看到的一切有价值得多了。（他走进小屋）

第三場

罗絲娜（单独一人）

罗絲娜　他什么时候才能逃出大門呢？眞急死人。……这个費加罗，是个好人！是个热心腸的人，是个好亲戚！啊！我的专制魔王来了。赶紧做我的活吧。（她把蜡烛吹灭，坐下，拿起刺綉的綳子）

第四場

霸尔多洛，罗絲娜

霸尔多洛 （生气地）該死！眞該死！这个疯狗，黑心眼强盜費加罗！嗐，只要我出一会儿門，回来的时候家里准……

罗絲娜 誰叫您生这么大的气，先生？

霸尔多洛 就是那个該死的費加罗，他刚才一下子就把我的家搞得烏烟瘴气。他給警覚吃了麻醉葯，要青春服催嚏剂，在馬尔斯琳脚上抽了血。連我的騾子……那个可怜的瞎眼畜生的眼睛上面都被他貼上膏葯！因为他欠我一百块銀币，就忙着要給我开帐单来抵賴。啊！看他敢把他的帐单开来……怎么，前面屋子一个人都沒有！我的家簡直象个广場，誰都可以进来。

罗絲娜 除了您，先生，誰还能进来？

霸尔多洛 我宁可沒事瞎担心，也不能冒险不多加提防。現在滿处都是些誘騙妇女、胆大妄为的坏人……今天早上，就在我去找你那歌譜的时候，不就已經有人快手快脚地把它撿走了嗎？啊！我……

罗絲娜 您眞喜欢小题大作。那张紙也許給风吹跑了，也許給过路的人撿走了。那誰知道呢？

霸尔多洛 风吹跑，給人撿走……小姐，不是什么风，也沒有什么过路的人。反正总是有一个人特意守在那儿；只等一个女人假装一时不当心，让紙落了下去，他赶紧把它撿走。

罗絲娜 假装一时不当心，先生？

霸尔多洛　是的，小姐，假装一时不当心。

罗絲娜　（旁白）啊！这个老头儿好厉害！

霸尔多洛　但是，这种事不会再发生的，我这就叫人把这个鉄栏杆关死。

罗絲娜　您不如作得更彻底些吧；不如一劳永逸地把这些窗戶全用墙堵死吧；从监獄到土牢，实在差不了多少。

霸尔多洛　把临街的窗戶堵死，这个主意也許不見得太坏……至少，理发师那个家伙，沒到你屋里来过吧？

罗絲娜　他也叫您不放心嗎？

霸尔多洛　跟对任何一个男人一样不放心。

罗絲娜　您的話說得倒很客气！

霸尔多洛　啊！只要你对什么人都相信，你的家不久就会有一位誠实的女人欺騙你，有一些好朋友打她的主意，有一些好仆人帮他們的忙。

罗絲娜　怎么！您竟然不相信我有道德观念，認为我連費加罗先生的引誘都經不住嗎？

霸尔多洛　誰懂得你們女人的那些怪脾气？以你所說的这种道德观念为根据的好德行，我見得可多了……

罗絲娜　（怒）但是，先生，假如只要是一个男人就可以討我們的喜欢，为什么您却叫我討厌得这么厉害呀？

霸尔多洛　（吃惊）为什么……为什么……我刚才問你关于理发师的那个問題，你为什么不答复我。

罗絲娜　（大怒）不錯，是的，他到我屋里来过。我看見了他，并且我跟他說过話。我也不必瞞您，我覺得他非常可爱。这可够叫您气死了吧！（她下）

第五場

霸尔多洛（单独一人）

霸尔多洛　啊！这群犹太人[1]！这些狗奴才！青春！警觉！该死的警觉！

第六場

霸尔多洛，警觉

警觉　（打着呵欠上，还沒有睡醒的样子）哎呀，哎呀，呀，呀……

霸尔多洛　你这糊涂虫！刚才理发师到这儿来的时候，你在哪儿？

警觉　先生，我在……呀，哎呀，呀……

霸尔多洛　一定在搗什么鬼吧？你沒看見他嗎？

警觉　我的确看見他了。刚才他还說他看我病得很厉害，他說的当然是实話，因为只听——听他那么一說，我立刻就觉得渾身酸痛……哎呀，哎呀，哎呀……

霸尔多洛　（学他的話）只听他那么一說！……青春那个坏小子在哪儿呢？沒有我开的葯方，就給这个小孩子葯吃！这里面說不定在搗什么鬼。

---

① 霸尔多洛認为青春和警觉給費加罗收买了，所以罵他們为“犹太人”。

第七場

上一場的人物，青春

青春象个老头似的拄着拐杖上，一連打了好几个嚏噴。

警觉 （一直在打呵欠）青春？

霸尔多洛 你到星期天再打嚏噴吧。

青春 这么一会儿工夫……已經打了五十多下……五十多下了！（打嚏噴）我可受不了啦。

霸尔多洛 怎么！我問你們倆有什么人到过罗絲娜的屋子，你們为什么不跟我說理发师那个家伙……

警觉 （繼續打呵欠）費加罗先生难道也算是外人嗎？ 哎呀，呀……

霸尔多洛 我敢打賭，你这个坏蛋和他串通一气。

警觉 （傻哭）我……我和他串通一气！……

青春 （打嚏噴）唉，先生，这这……这世界还有个公道嗎？……

霸尔多洛 公道！在你們这群混蛋之間，談得上什么公道不公道！我是你們的主人，我，我永远是有理的。

青春 （打嚏噴）但是，天呀，旣然事情是眞的……

霸尔多洛 事情是眞的！如果我不要它是眞的，我就完全可以說它不是眞的。只要我們承認这些下賤东西有理，你們不久就看見主人的权力变成什么样子了。

青春 （打嚏噴）您把我打发走吧。当这个可怕的差使，一天到晚簡直象住在地獄里似的！

警觉 一个可怜的好人給人家当做混蛋。

霸尔多洛 你滾出去，可怜的好人！（他学他們的样子）呵嚏，呵嚏。

一个对着我的鼻子打嚏噴，一个当着我的脸打呵欠。

青春　啊，先生，我可以对您发誓，假若沒有小姐，就沒……沒法子在您这个家待下去了，（他打着嚏噴下）

霸尔多洛　費加罗这个家伙把他們折騰成什么样子！我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这个光棍想不用掏腰包就还清我那一百块銀币……

第八場

霸尔多洛，唐巴斯勒；費加罗（躲在小屋里，每隔一会儿就把头伸出来，听他們說話）

霸尔多洛　（接着說）啊！唐巴斯勒，您来給罗絲娜上音乐課嗎？

巴斯勒　这倒是用不着忙的事。

霸尔多洛　我刚才到您家去，沒找着您。

巴斯勒　我为您的事情出去了。告訴您一个相当麻煩的消息吧。

霸尔多洛　是对您說来有麻煩的消息嗎？

巴斯勒　不，是对您說来有麻煩的消息。阿勒瑪維华伯爵到这城市来了。

霸尔多洛　小声点儿說。就是派人在馬德里到处寻找罗絲娜的那个家伙嗎？

巴斯勒　他住在大广場，每天化装出門。

霸尔多洛　用不着怀疑了，这件事跟我很有关系。那么，怎么办？

巴斯勒　假若他是一个普通人，去掉他是办得到的。

霸尔多洛　对，晚上埋伏起来，携带武器，穿着鎧甲……

巴斯勒　好家伙！这岂不是冒险！最好是找机会制造一場糾紛；照老行家的办法，就是大大地造謠，这我倒同意。

霸尔多洛　要摆脫一个人，竟用这样奇怪的办法！

巴斯勒　先生，造謠这个东西，您一点都不了解它的作用，所以您瞧不起它。我看見过多少最正直不过的人，几乎給謠言压得翻不了身。您可以相信，任何空洞平凡的毛病或卑鄙的行为，任何无稽之談，只要我們炮制得法，沒有不可以叫大都市里游手好閑的人信以为眞的。我們这儿有的是制造謠言的高明能手……首先，放出小小的謠言，好象暴风雨前的飞燕在地面掠过，以"最弱音"① 喁喁噥噥，传送出去，然后那些毒辣的言詞就随风飘蕩到处飞揚。这时謠言便从某一个人的嘴里，用"弱音"巧妙地鉆进另外一个人的耳朵。至此，禍根就种下了。謠言成长起来，蠕蠕而动，徐徐前进。以"加强音"从一个嘴传到另一个嘴，它的气焰便不可收拾了。于是，忽然間，不知怎么样，您可以看見謠言站起来，呼嘯，膨胀，一轉眼的工夫就变得庞大无比。它向前挺进，振翼而飞，盘旋，环繞，断断續續，搖搖摆摆，忽而象爆炸，忽而象雷鳴；終于，僥天之倖，成为普遍的呼声，成为公开的"逐漸加强音"，憎恨和毁灭的大合唱。这样的謠言誰抵抗得了？

霸尔多洛　但是，您給我胡謅些什么，巴斯勒？您的什么"弱音"啦，"逐漸加强音"啦，跟我現在的处境有什么关系？

① 因为巴斯勒是音乐教师，不知不覺地在說話中掺上"最弱音"、"弱音"、"加强音"这些音乐术語。

巴斯勒　什么，有什么关系？人們到处都在用这个法子来排挤敌人，我們也必須用这个方法来阻止您的敌人走近这儿。

霸尔多洛　走近这儿？我打算在罗絲娜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位伯爵以前，就和她結了婚。

巴斯勒　眞要这么办，您一分鈡也不能耽誤了。

霸尔多洛　这件事依靠誰呢，巴斯勒？我已經把这事情完全都托付您啦。

巴斯勒　是的，但是您在花錢上太吝嗇了。你要知道，年龄悬殊的婚姻，不公正的裁判，显然违反法律的勾当，那都是“諧律”① 中的“杂音”，你如果要使“琴瑟和諧”，总要花上点錢，作事前的准备，作事后的补救。

霸尔多洛　（給他錢）您要什么，不能不依着您；但是，咱們別再談錢了。

巴斯勒　这样說話才合适了。到明天包管一切都办好。至于今天这一天里，防止任何人把这件事告訴您的被监护人，这可是您的事儿。

霸尔多洛　您放心吧。今天晚上您来不来，巴斯勒？

巴斯勒　今天晚上別指望我来了。单是您的婚事就够我忙一整天的。今天晚上別指望我来了。

霸尔多洛　（送他走）麻煩您了。

巴斯勒　別送了，医生，請您留步吧。

霸尔多洛　不，不。您出去以后，我要把街門关上。

---

① 巴斯勒繼續使用音乐詞彙如“諧律”，“杂音”，“琴瑟和諧”等。

第九場

費加罗（单独一人，从琴屋出来）

費加罗　啊！提防得好严！关吧，把街門关上吧。回头我出去的时候，再給伯爵打开它。巴斯勒这个家伙眞是大坏蛋。好在他只是一个糊涂虫。要制造謠言，轟动社会，那非得有身份、門第、名望、地位和信用不可。但是，巴斯勒算什么！他說他的坏話，誰也不会相信的。

第十場

罗絲娜（跑上），費加罗

罗絲娜　怎么！您还待在这儿，費加罗先生？

費加罗　小姐，您全亏我还待在这儿。刚才您的监护人和您的唱歌教师以为这里沒有旁人，毫无顧忌地談了半天心……

罗絲娜　您就偷听来着，是不是，費加罗先生？这是非常不好的事，您知道嗎？

費加罗　偷听？可是，要彻底了解事情的眞相，这是最好不过的法子。我告訴您吧：您的监护人准备明天和您結婚。

罗絲娜　啊！天呀！

費加罗　用不着害怕。我們会使他忙得不可开交，沒工夫想到这件事。

罗絲娜　他回来了。您打小楼梯出去吧。您叫我害怕死了。

費加罗匆忙下。

第十一場

霸尔多洛，罗絲娜

罗絲娜　先生，刚才有人和您一块儿待在这儿嗎？

霸尔多洛　就是巴斯勒，为了某种原因，我亲自把他送出了大門。如果他是費加罗先生，也許你会更高兴吧。

罗絲娜　老实說，巴斯勒也好，費加罗也好，都跟我毫不相干。

霸尔多洛　我很想知道，理发师那个家伙到底有什么話要这样忙着跟你說？

罗絲娜　您要我正正經經地說出来嗎？他把馬尔斯琳生病的情况告訴我。据他說，馬尔斯琳身体很不好。

霸尔多洛　他告訴你！我敢打賭，一定有人托他給你帶信。

罗絲娜　誰的信？請您說。

霸尔多洛　啊！誰的信！写信的人的名字，女人永远不会說出来的。我能知道什么呀，我？也許，就是从窗戶扔下去的紙条的回信吧。

罗絲娜　(旁白)他一点都不含糊。(高声)假如有这样的事，那您才活該呢。

霸尔多洛　(瞧瞧罗絲娜的手)的确有这样的事。你写字来着。

罗絲娜　(窘)眞够滑稽的，您一定要我承認写过字。

霸尔多洛　(拿起她的右手)我！并不一定要你承認！但是，你的手指头还沾着墨水呢！嗯？狡猾的小姐！

罗絲娜　(旁白)該死的男人！

霸尔多洛　(一直拿住她的手)女人总以为自己一个人在屋里，干什

么都不会有人知道。

罗絲娜　啊！当然啦……好个了不起的証据……放开手，先生，您把我的胳膊扭痛了。我在蜡烛底下梳装，給火燙了一下。我一向听人說：給火燙着，要立刻泡在墨水里，我就是这样作的。

霸尔多洛　你就是这样作的？让我們看看，第二个証据能不能証明第一个口供。第二个証据就是这本信箋。我确实知道，它一共还剩六张，我每天早晨都数它一遍，今天还数过的。

罗絲娜　(旁白)啊！这个老不死的……

霸尔多洛　(数)三张，四张，五张……

罗絲娜　第六张……

霸尔多洛　我看得清清楚楚，第六张不見了。

罗絲娜　(眼睛下垂)第六张？我用来作了个小紙袋，装一些糖果，送給費加罗的小女孩①。

霸尔多洛　送給費加罗的小女孩？那么，鋼笔尖原来是嶄新的，怎么会变黑了？难道是写費加罗的小女孩的住址把它弄黑了的？

罗絲娜　(旁白)这家伙天生是个醋罐子！……(高声)绷子上我替您綉的衣服，花样走了顏色，我用鋼笔重新描了一下。

霸尔多洛　这說得多么冠冕堂皇！要教人家相信你，我的孩子，在你一次又一次隐瞞事实的时候，你就不应該脸紅。但是，这个你还不会呢。

罗絲娜　唉！先生，人家光明正大地作的事，您偏要往最坏处去

---

① 《塞維勒的理发师》和《費加罗的婚姻》都沒提到費加罗有女儿。

想，誰听了不脸紅呢？

霸尔多洛 当然，我錯了。燙了手指，把它泡在墨水里，作个小紙袋，装些糖果，送給費加罗的小女孩，給綳子上的衣服描花样！还有什么比这更光明正大的呢？不过，說一大堆謊，为了隐瞞唯一的事实！……反正是我一个人在屋里，誰也看不見我；我可以随便說謊。但是，手指头还沾着墨水，鋼笔尖弄脏了，紙少了一张！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想得很周到的。是的，小姐，以后我再到城里去的时候，一定要用两重鎖把你鎖在家里，我才放心。

第十二場

伯爵，霸尔多洛，罗絲娜

伯爵 （穿騎兵制服，装作半醉的样子，嘴里哼着"我們喚醒她吧"等等歌調）

霸尔多洛 这个人找我們干嗎的？一个士兵！你回屋子去吧，小姐。

伯爵 （唱"我們喚醒她吧"，向着罗絲娜走过去）太太們，你們俩哪一个叫作霸洛尔多① 医生？（低声，对罗絲娜）我是兰多尔。

霸尔多洛 我叫霸尔多洛！

罗絲娜 （旁白）他說兰多尔。

伯爵 霸洛尔多，霸尔加洛②，我可管不着。我只要知道你們俩哪一个是……（对罗絲娜，給她看一张紙条）拿这封信。

---

① Balordo——意大利文：蠢才。

② Barque à l'eau——落水的船。

霸尔多洛　哪一个！您明明白白知道就是我！哪一个！罗絲娜，你到里面去。这个人好象喝醉了。

罗絲娜　先生，就是因为他喝醉了；您一个人和他在一起，不太好。女人在場有时候可以教人規矩些。

霸尔多洛　进去，进去。我不是胆小的人。

第十三場

伯爵，霸尔多洛

伯爵　啊！我一看您的外表特征，馬上就認出您来啦。

霸尔多洛　（对伯爵，这时伯爵正捏緊那封信）您藏在口袋里面的是什么？

伯爵　我把它藏在口袋里面，就是为了不让您知道是什么。

霸尔多洛　他說他認得我的外表特征！他以为跟他說話的人都是士兵。

伯爵　您以为把您的外表特征描述一番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嗎？

用“他們亲自来了”的調子

腦袋搖晃，腦盖光光，
眼睛紫赤，目光猙獰，
阿尔貢人[1]的凶相，
身段臃腫，腰肢弯曲，
右肩膀特別高高乎在上；

① 北美洲的一种印第安部落。

满脸疙瘩，象块爛羊皮，
鼻子尖长，象个小丑相。
两只粗腿，长得怪模样。
說話粗声粗气，吞吞吐吐，
他的嗜好就是破坏一切，
結果他成了一个良好的医生[①]。

霸尔多洛　您这是什么意思？您是来侮辱我的嗎？您馬上給我滚出去。

伯爵　滚出去？嘿，呸！这話說得可太岂有此理！您認識字嗎……霸尔霸洛医生[②]？

霸尔多洛　又是一个荒謬絕伦的問題。

伯爵　啊！請您不要介意，因为起碼我和您一样也是个医生……

霸尔多洛　什么？

伯爵　难道我不是联队里給馬治病的兽医么？这就是人家特意把我送到一个同行家里来住的理由。

霸尔多洛　居然敢拿軍队中的兽医来比較……！

伯爵　——

用“美酒万岁”的調子

（白）不，医生，我并不敢說
我們的医道赶得上
希波克拉特[③]和他的同行。
（唱）您的学問，我的伙伴呀，

---

① “这段調子，演出时不必唱完，扮霸尔多洛的演員，可以随便打断它。”——作者注。

② Barbe à l'eau——落水的胡子。

③ 古希腊的著名医生，生于紀元前約四六〇年。

比他們更要天下聞名；
即使您消灭不了疾病，
至少您消灭得了病人。
我对您說的話是不是够客气了？

霸尔多洛　您这个沒有知識的笨蛋，正是您这种人才这样把最重要、最伟大、最有用的学間說成一文不值！

伯爵　是的，对于靠它吃飯的人說来，那眞是最有用的学問。

霸尔多洛　这种学問，太阳以照耀它的成就而引为光荣！

伯爵　大地为掩盖它的錯誤而忙乱万分。

霸尔多洛　我看得很清楚，您这个不学无术的人，您只习慣于跟馬說話。

伯爵　跟馬說話！啊，医生！一位有才学的医生說过这样一句名言，这不是尽人皆知的一件事嗎？他說：兽医治好他的病兽，用不着和它們說話；至于人医，和他的病人說很多的話……

霸尔多洛　但还治不好他們，是不是？

伯爵　这是您那么說的。

霸尔多洛　这个該死的醉鬼是什么魔鬼把他打发来的？

伯爵　您这是出口伤人，我的宝貝呀！

霸尔多洛　到底，您想要什么，您有什么要求？

伯爵　（假装大怒）好，他发火了！我要什么？您还不明白嗎？

第十四場

罗絲娜，伯爵，霸尔多洛

罗絲娜　（跑上）士兵先生，請您不要生气！（对霸尔多洛）跟他說話

和气一点，先生：一个蛮不講理的人……

伯爵　您說得对：他蛮不講理，他。但是，我們是講理的，我們！我彬彬有礼，您非常美丽……我用不着多說了。实实在在，这屋里的人，我只愿意和您打交道。

罗絲娜　有什么事要我替您效劳么，士兵先生？

伯爵　一点儿小事，我的孩子。但是，假若我的話說得有点含糊……

罗絲娜　我会了解話里的意思的。

伯爵　(把信指給她看)不，請您拿住这封信；問題不过是……我老老实实地說吧，請你們今天晚上招待我住宿。

霸尔多洛　就这点事嗎？

伯爵　就这点儿事。請您讀一下我們的后勤司令官写給您的情書吧。

霸尔多洛　給我看。(伯爵把信藏起来，給他另外一张紙条。霸尔多洛讀信)"由霸尔多洛医生予以招待，供給膳食，安排住宿……"

伯爵　(加重語气)安排住宿。

霸尔多洛　"以一夜为限，本联队的騎兵兰多尔，綽号大学生。"

罗絲娜　是他，就是他啦。

霸尔多洛　(激烈地，对罗絲娜)什么事儿？

伯爵　那么，霸尔霸罗① 医生，現在我还有錯嗎？

霸尔多洛　这个人簡直是恶意地和我寻开心，用各式各样的名字来損我。去您的吧，什么霸尔霸罗，霸尔霸洛的！告訴您那个沒有脑筋的后勤司令官，說我自从上了一趟馬德里，我已免除了招待作战兵員住宿的义务了。

① Barbaro——意大利文，蛮子。

伯爵　(旁白)啊，天呀！眞倒楣，这么不凑巧！

霸尔多洛　哈，哈！朋友，这可使您扫了兴啦，多少可以計您醒醒酒！这样，您可不能不馬上給我滾出去了。

伯爵　(旁白)我几乎露馬脚了。(高声)滾出去！您就是免除了招待作战兵員的义务，您可也免除不了說話有礼貌呀，是不是？滾出去！拿您的免除义务証明書来給我看看。虽然我不認識字，我也要瞧一瞧。

霸尔多洛　这管什么事儿。証明書就在这张写字台里。

伯爵　(当霸尔多洛走向写字台的时候，伯爵沒离开原来地点，說)啊！我的美丽的罗絲娜！

罗絲娜　什么！兰多尔，就是您？

伯爵　不管怎么样，赶快收下这封信。

罗絲娜　当心，他的眼睛盯住我們呢。

伯爵　掏出您的手絹，我把信丢在地下。(他向罗絲娜走过去)

霸尔多洛　慢点，慢点，士兵老爷。我可不喜欢人家站得这么近，瞧我的妻子。

伯爵　她是您的妻子？

霸尔多洛　怎么着？

伯爵　我把您当作她的曾祖父，外曾祖父，說不上有多老的老祖宗；她和您之間至少差着三輩儿。

霸尔多洛　(念証书)"由于对我們忠誠，立过功……"

伯爵　(从底下拍了証书一下，使証书飞落在地板上)我用得着听这罗罗苏苏的話嗎？

霸尔多洛　我要是把我的用人喊来，我就叫他們馬上收拾您一頓，那是您罪有应得。您懂得嗎，士兵？

伯爵　打仗？啊，打仗我可高兴！打仗是我的本行呀。(指指腰带

上挂着的手枪)这儿有的是子弹，往他們的脑袋上打。您也許从来沒見过打仗吧，小姐？

罗絲娜　我沒見过，也不想見。

伯爵　再沒有比打仗更快活的事了。首先，您想象着，(推开医生)敌人在山沟的一面，咱們自己人在那一面。(对罗絲娜，指指信給她看)把手絹掏出来。(他向地上啐一口唾沫)比方說吧，这儿就是山沟。(罗絲娜掏出手絹，伯爵把信扔在她和他自己中間)

霸尔多洛　(弯下腰去)啊！啊！

伯爵　(把信撿回去，說)瞧……我，我正要把我这一行的秘訣教給您……好一个不謹愼的女人，眞的！这不是从她口袋落下来的一封情書嗎？

霸尔多洛　給我，給我。

伯爵　慢点，老人家！少管閑事。难道这是从您的口袋掉下来的一张大黄葯方嗎？

罗絲娜　(伸手)啊！我知道这是什么，士兵先生。(她把信接过来，藏在围裙的小口袋里)

霸尔多洛　您到底走不走呀？

伯爵　好吧，我走了。再見，大夫，别見怪。我向您致敬，我的心。請您祈禱死神，在下几場战役里，仍旧把我忘了吧。生命对我从来沒有这么宝貴过。

霸尔多洛　走吧，走吧。如果我在死神面前有这种力量……

伯爵　在死神面前？您不是医生嗎？您替死神卖过那么多的力气，他不会拒絕您什么的。(下)

第十五場

霸尔多洛、罗絲娜

霸尔多洛　(看他走出去)他到底走了！(旁白)我先别說破。

罗絲娜　您总得承認吧，先生，他是很愉快的，这个年輕士兵！就是从他的酩酊醉态里，我們也看得出，他不但聪明，也还相当地受过教养。

霸尔多洛　亲爱的，我很高兴能够把他打发走了！但是，你乐意不乐意，和我一块儿讀一下他交給你的那封信？

罗絲娜　哪封信？

霸尔多洛　他假装撿起来叫你收下的那封信。

罗絲娜　好！这是我的当軍官的表哥給我的信，从我的口袋掉下来的。

霸尔多洛　我覺得是从他的口袋掏出来的。

罗絲娜　这封信，我可認得很清楚。

霸尔多洛　瞧一瞧碍什么事？

罗絲娜　我不知道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了。

霸尔多洛　(指着她的小口袋)你把它放在这儿了。

罗絲娜　啊，啊！我沒留神就把它放进去了。

霸尔多洛　啊！当然啦。你看你作事不留神，会惹出乱子的。

罗絲娜　(旁白)我如果不把他惹火，我就沒有法子拒絕他了。

霸尔多洛　那末，你給我吧，我的心肝。

罗絲娜　但是，先生，您一定要这封信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您又起了什么疑心嗎？

霸尔多洛　但是你呢，你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拿出来看看？

罗絲娜　我跟您再說一遍，先生，这张紙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我的表哥的信，是您昨天把它的封口拆开了以后交給我的。既然現在說的就是这封信，我干脆地告訴您：您这样随随便便拆我的信，我是极不喜欢的。

霸尔多洛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罗絲娜　难道您收到的信，我也要检查一番嗎？为什么人家寄給我的信，您偏要大模大样地擅自处理？假若是吃醋的話，这就是对我的侮辱。如果是出于滥用权力，那我更要反抗了。

霸尔多洛　什么，反抗！你从来沒有使用过这样的态度同我說話。

罗絲娜　我所以一忍再忍，一直忍到今天，并不是給您权利，让您白白侮辱我而不受懲罰。

霸尔多洛　你跟我說的是哪一种侮辱？

罗絲娜　眞岂有此理，随便拆开别人的信。

霸尔多洛　拆我自己妻子的信？

罗絲娜　我还不是您的妻子。即便是的話，为什么这种对誰都作不出来的不体面的事情，偏偏选上自己的妻子，要在她身上作出来？

霸尔多洛　你想叫我上你的圈套，使得我不注意你那封信。沒錯儿，这封信准是某一个情人的情書。但是，我一定要看看它，一定要看看它。

罗絲娜　我决不让您看。您如果走过来，我就逃出这所房子，不管遇上誰，我就請他收容我。

霸尔多洛　誰也不会收容你的。

罗絲娜　那就得看了。

霸尔多洛　我們这儿不是法国；在法国，人家总是偏袒女人。但是，为了打消你的狂妄的想头，我去把門关上。

罗絲娜　（在他走去关門时候，自語）啊，天呀！怎么办……赶快把表哥的信放在口袋里，他爱拿就让他拿去吧。（她掉换，把表兄的信放在小口袋里，并且故意露出一个角来）

霸尔多洛　（回来）啊！現在我希望可以看信了。

罗絲娜　凭什么权利，請您說？

霸尔多洛　凭世界公認的权利，最强有力的人的权利。

罗絲娜　您把我杀死也不能从我身上把信拿走。

霸尔多洛　（跺脚）小姐！小姐……

罗絲娜　（倒在軟椅上，假装昏过去）啊！眞侮辱人……

霸尔多洛　把信給我，不然的話，当心我发火。

罗絲娜　（歪着身子）不幸的罗絲娜！

霸尔多洛　你怎么啦？

罗絲娜　我的命运多么可怕呀！

霸尔多洛　罗絲娜！

罗絲娜　我气得連气都喘不上来了，

霸尔多洛　她病了。

罗絲娜　我渾身发軟，我要死了。

霸尔多洛　（按着她的脉搏，旁白）天呀！信在这儿！且不让她知道，把它看一下吧。（他繼續給她按脉，把信拿在手上，稍微轉过身去，打算看信）

罗絲娜　（一直歪着身子）我多么命苦呀！唉……

霸尔多洛　（放开她的臂膀，旁白）我們害怕知道的事情，越忙着要知道它！

罗絲娜　唉！可怜的罗絲娜！

霸尔多洛　經常使用香水就会……发生这种痙攣的毛病。(他一面按着她的脉搏，一面在軟椅后面看信。罗絲娜把身体稍微抬起一点，偷偷地看他一眼，点点头，一声不响又倒了下去)

霸尔多洛　(旁白)啊，天呀！是她的表兄的信。我瞎疑心，眞該死！現在应該怎么样安慰她呢？至少不能让她知道我看了她的信！(他假装扶她，把信放回她的小口袋里)

罗絲娜　(叹气)唉……

霸尔多洛　好了！沒什么，孩子。稍为呕了一点气，沒别的，你的脉搏沒什么变化。(他走开，在小桌上拿一个小瓶)

罗絲娜　(旁白)他把信又放回去了！好得很。

霸尔多洛　亲爱的罗絲娜，你喝一口药酒。

罗絲娜　我什么都不要您的。您給我走开。

霸尔多洛　我承認，为了这封信我做得未免太过火了。

罗絲娜　那封信的問題倒好办！您跟人家要东西的方式，实在令人起反感。

霸尔多洛　(跪下)請你饒恕我。我很快就觉得这完全是我的不对。你看，我給你跪下，准备弥补我的过錯。

罗絲娜　是的，饒恕！您还以为这封信不是我的表哥寄来的。

霸尔多洛　是别人寄来的也好，是你的表哥寄来的也好，我并不要求任何解释。

罗絲娜　(把信递給他)您瞧，只要好好地說，您要什么，我沒有不給您的。拿去看吧。

霸尔多洛　即便我原先不幸犯了疑心病，我的疑心也給你这种誠实的举动一扫而空了。

罗絲娜　您拿去看吧，先生。

霸尔多洛　（往后退）上帝不允許我这样侮辱你！

罗絲娜　訨您看您倒不看，这可叫我不高兴了。

霸尔多洛　这是我对你完全信任的表示，希望你明白，我这样表示也就是我对你的賠罪。我要去看看可怜的馬尔斯琳，我不明白为什么費加罗要在她脚上放血。你不和我一起去嗎？

罗絲娜　我待一会儿再上去。

霸尔多洛　既然我們已經言归于好，我的宝貝，我們握握手吧。你要是能够爱我，唉！你会多么幸福呀！

罗絲娜　（眼睛下垂）假若您能够叫我喜欢您，唉！我会多么爱您呀。

霸尔多洛　我会叫你喜欢我的，我会叫你喜欢我的。既然我告訴你我会叫你喜欢我的。（下）

第十六場

罗絲娜（看他下）

罗絲娜　啊！兰多尔！他居然說他会叫我喜欢他！……我还是看看这封信吧，它几乎給我带来很大的苦恼。（她看信，喊道）啊！……我看晚了。他教我跟我的监护人公开大鬧一場。刚才我有很好的机会，而我把机会错过了。我接信时候，我覚得臊得我脸通紅，啊！我的监护人說得对。他常常对我說：我处世的經驗还差得远，有閱历的女人在任何場合下，态度总是很鎮靜的！但是，蛮不講理的男人很可能做到使最天眞的少女也变成狡猾的女人。

第三幕

第一場

霸尔多洛（单独一个人，面带愁容）

霸尔多洛　她好大脾气！好大脾气！她这会儿才好象把气消下去……可是，我真希望有人告訴我，什么鬼东西鉆进了她的脑袋，叫她不肯再上唐巴斯勒的課！她知道他正在忙着我的婚礼……（有人敲門）要討好女人，非样样周到不可。只要漏掉一丁点儿……我說的是一丁点儿……（第二次敲門）我去看看誰在敲門。

第二場

霸尔多洛；伯爵（作大学生打扮）

伯爵　敬祝府上永远平安快乐。

霸尔多洛　（粗暴地）您給人祝福可真会挑好时候。您要什么？

伯爵　先生，我是大学生，阿隆左碩士……

霸尔多洛　我不需要家庭教师。

伯爵　……大修道院风琴师唐巴斯勒是我的老师，他很荣幸在府上教音乐，給您的……

霸尔多洛　巴斯勒！风琴师！他很荣幸……这我都知道。說您的来意吧。

伯爵　（旁白）眞不象人！（高声）他得了急病，离不了床……

霸尔多洛　离不了床！巴斯勒！他打发您来通知我，很好。我馬上就看他去。

伯爵　（旁白）啊，糟糕了！（高声）我說他离不了床，先生，我的意思是……說他离不了屋子。

霸尔多洛　就是他不过有点不舒服，我也要去看看他。您前面走，我跟着您……

伯爵　（窘）先生，他托我……我們說話沒人听見嗎？

霸尔多洛　（旁白）他是个騙子。（高声）沒人听見的，鬼鬼祟祟先生！您要是能够的話，請您說話不要慌慌张张的。

伯爵　（旁白）該死的老头！（高声）唐巴斯勒托我告訴您……

霸尔多洛　說大声点儿，我有一只耳朵聋了。

伯爵　（提高嗓子）啊，好。說阿勒瑪維华伯爵原来住在大广場……

霸尔多洛　（惊慌）小声点，小声点！

伯爵　（更大声）……今天早上已經搬走了。因为他是从我这儿才知道阿勒瑪維华伯爵……

霸尔多洛　小声点，小声点，我求您。

伯爵　（还是那么大声）……到这个城市来的，并且我还发現罗絲娜小姐給他写过信……

霸尔多洛　給他写过信？亲爱的朋友，把声音放低些，我恳求您！喲，我們坐下来，好好地談一下。您說您发現罗絲娜……

伯爵　（驕傲地）千眞万确的。巴斯勒因为他們互相通信而替您担

心，他托我把信拿来給您看看。但是，看您的样子并不把这当作一回事儿……

霸尔多洛　唉，天呀！我很重视这件事情；但是，难道您不能把声音放低些嗎？

伯爵　您刚才說过，您有一只耳朵聋了。

霸尔多洛　对不起，对不起，阿隆左紳士，假如您覚得我刚才不大相信您，态度又很不客气。但是，在我的周围，小人实在太多啦，滿处都是陷阱……而且，您的相貌，您的年紀，您的神气……对不起，对不起。好吧，您把信带来了嗎？

伯爵　幸亏您用这种語气說話，先生！但是，我怕有人在偷听我們。

霸尔多洛　唉！您想有誰呢？我的佣人全都累倒了！罗絲娜在屋子里，生她的气！我的家簡直不象个样子了。不过，我还是小心点好……（他走过去，輕輕推开罗絲娜的門）

伯爵　（旁白）我这是自投罗网。如果現在不馬上把信拿出来，那我就待不下去，非走不可；这样，就不如不来了……。把信給他看吧！……假如我能够預先告訴罗絲娜一声，給他看倒是很巧妙的一着。

霸尔多洛　（躡手躡脚走回来）她在窗口坐着，背向着門，又在讀她的当軍官的表兄寄給她的信，是我把它拆开的……咱們看看她写的信吧。

伯爵　（把罗絲娜的信交給他）就是这封。（旁白）罗絲娜正在讀我写給她的信。

霸尔多洛　（讀）"自从您告訴我您的名字和身份"。啊！狡猾的东西！这确是她的笔迹。

伯爵　（害怕）該您把声音放低些了。

霸尔多洛　我多么感激您，亲爱的朋友！……

伯爵　等事情完了以后，如果您認为欠我的情，那您爱怎么謝就怎么謝吧。根据巴斯勒跟一个律师正在进行的一件事情……

霸尔多洛　跟一个律师？为了我的婚姻問題嗎？

伯爵　不是这个，我会来打扰您嗎？他托我告訴您，到明天事情就可以准备妥当了。到时候，如果她抵抗……

霸尔多洛　她一定要抵抗的。

伯爵　（想把信收回，霸尔多洛紧紧拿住不放）那么，我替您效劳的时候就到了。我們把她的信給她看，而且，假若有必要的話（更神秘地），我就对她說：这封信是我从一个女人手里得来的，是伯爵給她的。您可以想象，她会又惊慌，又羞愧，又气憤，可能馬上……

霸尔多洛　（笑）来一个造謠，好！亲爱的朋友，現在，我很明白您眞是巴斯勒介紹来的了。但是，为了使得我們这一着看起来不象是經过事先安排的，好不好叫她先和您認識認識？

伯爵　（抑制住喜极欲狂的心情）这也是唐巴斯勒的主意。但是，您看怎么办呢……时間晚了……时候不多了……

霸尔多洛　我去对她說，您是代替巴斯勒来的。您能不能給她上一課？

伯爵　为了叫您高兴，我沒有什么事情不能作的。不过，您得小心点，这种假裝老师的把戏已經是陈旧的花样，千篇一律的喜剧手法了。假若她疑心……

霸尔多洛　由我来介紹，她还可能疑心嗎？而且，您的外表不太象帮忙的朋友，倒象个化装的情人。

伯爵　眞的？您認为我的外表能帮助您騙她？

霸尔多洛 您的外表，我敢說，最机灵的人也猜不透。她今天晚上大发脾气，可厉害啦。但是，只要她一看見您……她的琴就在这間屋子里。您先消遣消遣，等候她一会儿。哪怕事情不好办，我也去努力一番，劝她出来。

伯爵 当心不要跟她提起这封信。

霸尔多洛 不到紧要关头就提这封信？这样，就会落空，什么效果都得不到了，这种事情沒有必要跟我說两遍的，沒有必要跟我說两遍的。（他下）

第 三 場

伯爵（单独一人）

伯爵 这一下我可得救啦。好家伙！这个鬼东西真不好对付！費加罗很了解他的为人。当时我明明是在說謊，我的神气显得又笨又呆板，而他的眼睛也眞够厉害的！……实在說，假若我不是灵机一动，把信掏出来，我不能不承認，那我一定象个傻瓜似地給他請出去了。天呀！他們在里面吵起来了。她会不会說什么也不出来呀！我听听看……她不肯走出屋子，我的詭計所获得的結果，眼看要化为烏有了。（他又过去听一下）她出来了。先別让她看見我。（他走进琴室）

第 四 場

伯爵，罗絲娜，霸尔多洛

罗絲娜 （假装生气）您說什么都白費，先生。我已經拿定了主意；我不愿意听您說什么音乐不音乐的。

霸尔多洛 你听我說，我的孩子。他是阿隆左紳士，唐巴斯勒的学生，同时也是他的朋友。唐巴斯勒选定了他当我們的結婚証人之一……音乐能够使你的心情安定下来的，你相信我的話吧。

罗絲娜 哼！关于这一点，您就死了心吧。今天晚上我还唱什么歌！……您不敢撵走的那位教师在哪儿？我用三言两語把他打发走，同时也打发打发巴斯勒。（她看見她的情人，大喊一声）啊……

霸尔多洛 你怎么啦？

罗絲娜 （两手放在胸前，非常惊慌）啊！天呀，先生……啊！天呀，先生……

霸尔多洛 她又犯病了！阿隆左紳士！

罗絲娜 不，我沒犯病……但是，我轉身时候……啊……

伯爵 您把脚扭了一下，是不是，小姐？

罗絲娜 啊！是的，我把脚扭了一下，痛死我了。

伯爵 我看得很清楚。

罗絲娜 （注視着伯爵）这一下一直打到我的心里去了。

霸尔多洛 坐下，坐下。这儿連一张椅子都沒有！（他去找椅子）

伯爵 啊！罗絲娜！

罗絲娜 您太鹵莽了！

伯爵 我有千言万語要跟您說。

罗絲娜 他一步也不离开我們。

伯爵 費加罗会来帮我們的忙。

霸尔多洛 （搬一张軟椅过来）啵，我的宝貝，你坐下。——看这样子，

大学生，她今天晚上不能上課了，改天再上吧。再見。

罗絲娜　（对伯爵）不，請您等一等。我的痛好一点了。（对霸尔多洛）我覚得刚才很对不起您，先生。我愿意学您的样子，馬上給您賠罪……

霸尔多洛　啊！女人天性多么善良呀！但是，在你那一陣感情激动之后，我的孩子，我不忍叫你再費一点气力了。再見，大学生，再見吧。

罗絲娜　（对伯爵）請您等一下！（对霸尔多洛）先生，如果您不許我上課，以此来向您道歉，我就会認为您不愿意对我表示好感了。

伯爵　（旁白，对霸尔多洛）請您听我的話，别招她不高兴。

霸尔多洛　好吧，好吧，我的情人。我不但不会叫你不高兴，并且打算在你上課的时候，一直待在这儿，陪着你。

罗絲娜　不用您陪了，先生。我知道音乐对您是毫无吸引力的。

霸尔多洛　我可以向你保証，今天晚上我倒非常喜欢音乐。

罗絲娜　（旁白，对伯爵）我这罪可受上了。

伯爵　（在桌上拿一张乐譜）您要唱的就是这个嗎，小姐？

罗絲娜　是的，这是《防不胜防》里面的非常好听的一段。

霸尔多洛　又是《防不胜防》！

伯爵　这是現在最时兴的調子，春天的形象，风格很活泼。小姐愿意試試看……

罗絲娜　（瞧伯爵）非常愿意。春天的景象叫我喜悅，这是大自然的青春呀。冬天过去了，心灵的感覚好象达到了更高的阶段；好比一个奴隶，长年累月地受着监禁，一旦获得自由，会更加快乐地享受自由的乐趣。

霸尔多洛　（低声，对伯爵）她脑袋里装滿了一套浪漫思想。

伯爵　（低声）您覺得她的一套思想有什么实际的表現嗎？

霸尔多洛　（低声）天知道！（他坐在罗絲娜坐过的軟椅上）

罗絲娜　（唱）——

爱神呀
把春天
帶回大地，
情侣的宝貴的春天呀！
万物重生，
春天的火焰
深入花丛，
鑽进了少年人的心。
瞧呀，羊羣
出了小村；
漫山遍野
到处响着
羔羊的叫声。
它們跳跃；
万物孳生，
一切成长；
小羊啃着
含苞初放的花。
忠心的牧犬
护卫着它們。
但是，兰多尔呀！他那顆燃燒着的心！
希望有这种幸运，
获得那牧女的爱情！

（同前調）

这个牧女，
离开她的亲娘，
歌唱着走到
她的情人在等候着她的地方。
爱人用了巧計，
使她墮入了情網；
可是，單凭歌唱，
又怎能使她平安无事？
柔和的牧笛，
鳥儿的歌声，
她成长着的美姿，
她十五六岁的妙齡，
一切都在刺激她，
扰乱她的心灵。
可憐的小姑娘呀，
情緒多么不安！
兰多尔躲着，
窺伺她的行径。
她向前走过去，
兰多尔扑过来，
他拥抱她，吻她：
她很舒暢，
却装出非常生气，
好叫他賠不是。

（选唱小調）

长吁又短叹，
献殷勤，作盟誓，
柔情蜜意，
欢娱，
戏謔，
样样都不欠缺。
于是那牧女呀，
很快就平息了她的娇嗔。
如果有妬忌的人
来扰乱他們，
我們的情侶就会
同心合力，謹愼小心……
隐藏他們的激动的心情；
但在恋爱时期，
一切阻力
甚至是一种乐趣！

霸尔多洛一面听她唱歌一面打起盹来。唱到“迭唱小調”时，伯爵放胆拿起罗絲娜的手，連連吻它。激动的心情使罗絲娜的歌唱緩慢微弱下来；当她唱到后半节的“謹愼小心”这一句的时候，簡直完全唱不下去了。乐队配合着罗絲娜的动作，声音逐漸微弱；后来也和她的歌声一起停止下来。由于原来使霸尔多洛入睡的声音一停止，他就醒了。伯爵站起来。罗絲娜和乐队赶快又繼續演唱后半节。如果“迭唱小調”再唱一次，同样表演再重复一次。

伯爵　說眞的，这是一个很好听的歌，小姐有很高的理解力，把它唱得那么……

罗絲娜　您太夸奖我了，先生。这完全要归功于教师的指导。

霸尔多洛　（打呵欠）我呢，我想在你唱这个很好听的歌的时候，有一陣我竟睡着了。我有我的病人。我整天东奔西走，忙得

团团轉。一坐下来，我的可怜的腿就动弹不了啦。（他站起来，推开軟椅）

罗絲娜　（低声，对伯爵）費加罗还不来！

伯爵　我們把时間拖下去吧。

霸尔多洛　但是，大学生，我已經对巴斯勒那个老家伙說过：有沒有办法，教她唱些比这种大曲子更好听的东西？这些大曲子一下子高，一下子低，轉来轉去，噫、哦、啊、啊、啊、啊，好象給死人送葬似的。能不能教她唱，啾，象我年輕时候人家唱的那些小調，誰都很容易上口的？我以前还会唱呢……譬如說……

乐队奏这句歌譜时，他搔了一下头，然后一面用两手的大拇指擠出响声，一面唱将起来。同时他还和一般老人一样，屈着膝跳舞。

你愿意不，我的罗絲涅特①，

　　挑选一个

　　最出色的丈夫……

（对伯爵，笑着說）歌里原来是芳梭涅特，我用罗絲涅特替代了，好使她覺得这个歌更有意思，更符合現实的情景。哈，哈，哈，哈！太好了！是不是？

伯爵　（笑）哈，哈，哈！是的，好极了。

第五場

費加罗（在舞台后面），罗絲娜，霸尔多洛，伯爵

---

① 罗絲娜的爱称。

霸尔多洛 （唱）——

你願意不，我的罗絲浧特，

挑选一个

最出色的丈夫？

我固然不是絺尔西①，

但是，晚上，在黑暗中，

我还是有我的价値。

在漆黑的夜里，

最美丽的猫也会变成灰色②。

他一面跳舞，一面重唱迭句。費加罗在他后面，摹倣他的动作。

我固然不是絺尔西。

（看見了費加罗）啊！进来，理发师先生。到前面来。您眞可爱呀！

費加罗 （行礼）先生，不瞞您說，我的媽媽跟我說过这样的話；但是，自从那时候起，我就有点改样了。（旁白，对伯爵）好极了，大人！

在这一場，自始至終，伯爵想尽方法，要和罗絲娜說話。但是，监护人的一双多疑而机灵的眼睛一直妨碍着他們。这样，在演員們之間就形成了一种啞剧；这与医生和費加罗之間的爭吵同时分別进行。

霸尔多洛 您又来灌腸、放血、开葯方，想把我一家弄得天翻地复嗎？

費加罗 先生，我們不能天天都过节呀！但是，先生，您看得出来，除了我的經常照顧外，他們只要需要我的时候，我总是

---

① 維吉尔的《牧歌》第七篇的牧童，以美貌著称。

② 法国有一句成語說，“在夜里所有的猫都是灰色的”，意謂在黑夜里美丑難分。

那么热心，不等您家里人的吩咐，我就……

霸尔多洛　您热心，您不等我家里的人的吩咐！那么，热心先生，对整天打呵欠，醒着跟睡着一样的那个可怜人，您怎么說？还有，对三个钟头以来一直打着嚏噴，打得連脑袋都要炸开，脑髓都要迸出来的那一个，您又怎么說？您对他們怎么說？

費加罗　您問我对他們怎么說？

霸尔多洛　是呀！

費加罗　我对他們說……唉，可不是嗎！我对打嚏噴的說：“上帝保祐你！”对打呵欠的說：“去睡你的觉吧。”而且，先生，我还不会因为說了这几句話就給您多开一笔賬！

霸尔多洛　不錯，說几句話您不会多开賬。但是，假若我答应的話，放血費和葯費就会把賬单上的錢数大大地增加了。您把騾子的眼睛包扎起来，难道也是出于您的热心嗎？您替它的瞎眼睛貼上膏葯，一定能使它瞽目重明嗎？

費加罗　即使不能使它瞽目重明，但是，妨碍它看东西的可也不是膏葯呀。

霸尔多洛　看您敢把膏葯費写在賬上！……我們不能这样瞎胡鬧呀！

費加罗　老实說，先生，既然一个人只能在愚蠢和疯狂之間作个选择，在无利可图的时候，至少我要图个快活。快活万岁！誰知道世界能不能再存在三个星期呢？

霸尔多洛　道学先生，您最好还是把我的一百块銀币連本带利还給我吧，别再拖了。我先告訴您一声。

費加罗　您对我的信用有所怀疑嗎，先生？您的一百块銀币！我宁愿欠您一輩子，也不愿意有一会儿不認賬。

霸尔多洛　您跟我說說，您带給小費加罗的糖果，她覺得怎么样？

費加罗　什么糖果？您說的是什么？

霸尔多洛　是的，就是今天早上的糖果，放在紙袋里的．紙袋是用信箋作的。

費加罗　見鬼，如果……

罗絲娜　（插口）至少，您沒忘了替我把糖果交給她吧，費加罗先生？我拜托过您的。

費加罗　啊！啊！今天早上的糖果？我多么糊涂，我！我怎么忘得干干淨淨了……啊！小姐，这些糖果好得很，美极了！

霸尔多洛　好得很！美极了！是的，沒有疑問，理发师先生，您赶快改行吧！这一行，您干得实在漂亮，先生！

費加罗　怎么啦，先生？

霸尔多洛　它会叫您得到好名誉，先生！

費加罗　我会維持我的好名誉，先生。

霸尔多洛　您还不如說，您会忍受您的好名誉吧，先生。

費加罗　您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先生。

霸尔多洛　先生，您的嘴倒很硬！您放明白些：我和傻瓜爭吵的时候，是永远不会让步的。

費加罗　（轉过去，把背向着他）先生，我們的区别就在这一点上。我呢，我总是对傻瓜让步的。

霸尔多洛　嗯？他說什么，大学生？

費加罗　您以为您是在和一个只会使剃刀的乡下理发匠打交道嗎？先生，我告訴你，我在馬德里是个耍笔杆的，如果沒有那些嫉妬我的人……

霸尔多洛　哼！您干嗎不待在馬德里？干嗎改行到这儿来？

費加罗　一个人能作什么就作什么。您处在我的地位看看。

霸尔多洛　我处在您的地位！啊，老实說，我就会說傻話了！

費加罗　先生，您这一开头倒不太坏。我請您这位同行来評評理吧，他一个人在那儿发呆呢。

伯爵　（恢复常态）我……我不是这位先生的同行。

費加罗　不是么！看見您在这儿等候人家来診病的样子，我以为你們是一鼻孔出气的人呢。

霸尔多洛　（生气）說了半天，您到底为什么到这儿来？是不是还有什么信件，要在今天晚上交給小姐？說呀，要不要我躲开？

費加罗　您对待穷人怎么这样粗暴呀！唉！說正經的，先生，我是来給您刮胡子的，并沒有别的事。今天不是您刮胡子的日子嗎？

霸尔多洛　您回头再来吧。

費加罗　啊！是的，回头再来！明天早上，当地駐軍全体人員都要来取泻葯。这是許多人帮我的忙，我才拿到这笔生意的。您想想看，我有多少时間可以耽擱！先生您到您自己的屋子去吧？

霸尔多洛　不，我不到我的屋子去。不过，唔……誰不让您在这儿給我刮胡子？

罗絲娜　（蔑视地）您眞有礼貌！为什么不到我的屋子去呢？

霸尔多洛　你生气了！对不起，我的孩子，你的課馬上要結束了；我呢，我很高兴听你唱歌，哪怕一分鈡也不愿意放过。

費加罗　（低声，对伯爵）沒法子把他支出去！（高声）喂，警覚！青春！把脸盆、水、先生刮胡子要用的一套东西全拿来。

霸尔多洛　对了，喊他們吧！他們已經疲倦不堪，您替他們施的手术眞高明，他們全給您折騰坏了，难道不应該让他們躺躺嗎？

費加罗　好吧！我自己去把东西拿来吧。是不是在您的屋子里？（低声，对伯爵）我会想法把他支出去。

霸尔多洛　（解下一串鑰匙，經过考虑后說道）不，不，我自己去吧。（出去时候，低声对伯爵說）盯着点他們，我求您。

第六場

費加罗，伯爵，罗絲娜

費加罗　唉！我們錯过了好机会！他正要把他那一串鑰匙交給我。百叶窗的鑰匙不是也在这一串里面嗎？

罗絲娜　是里面最新的那一把。

第七場

霸尔多洛，費加罗，伯爵，罗絲娜

霸尔多洛　（回来，旁白）好家伙！我太糊涂了，竟把該死的理发师留下在这儿。（对費加罗）拿去吧。（他把一串鑰匙递給他）在我的書房里，書桌底下。但是，可别拿我的东西！

費加罗　哎喲喲！象您这样对誰都不信任的人，拿您一点东西倒是件好事！（出去时候，旁白）瞧！好人自有好报！

第八場

霸尔多洛，伯爵，罗絲娜

霸尔多洛　（低声对伯爵）他就是带信給伯爵的那个坏蛋。

伯爵　（低声）我看他象个騙子。

霸尔多洛　他可再也騙不了我啦。

伯爵　关于这一方面，我相信，他的最大的坏招已經使过了。

霸尔多洛　經过很仔細的考虑，我想最妥当的办法，还是打发他到我的屋子去，不让他和她在一起。

伯爵　有我在这儿，他們甭打算能交談一句話。

罗絲娜　先生們，你們沒完沒了地低声說話，倒挺有礼貌！我的功課怎么样了？

这时候，人們听見好象是打翻碗碟的声音。

霸尔多洛　（大喊）什么东西打破了！可恶的費加罗也許把所有的东西都从楼梯上摔下去了，我的最漂亮的一套用具呀……（他跑出去）

第九場

伯爵，罗絲娜

伯爵　費加罗眞有办法，替我們安排下这几分鈡，我們得好好地利用这个时間。我求您，小姐，答应我，今天晚上和您談一会儿話，这件事非常要紧，不然，您眼看着就要一輩子做人家的奴隶。

罗絲娜　啊！兰多尔！

伯爵　我可以爬上您的百叶窗。至于今天早上我收到的那封信，我实在是迫不得已……

第十場

罗絲娜．霸尔多洛，費加罗，伯爵

霸尔多洛　我沒說錯。全砸坏了，全都摔得粉碎了。

費加罗　你們看，有什么不得了的事儿，值得这样大惊小怪！楼梯上，什么都看不見。（拿一把鑰匙給伯爵看）上楼梯时候，我的脚踩着一把鑰匙……

霸尔多洛　做事情总得当心呀。踩着一把鑰匙，您这个能干的人！

費加罗　說良心話，先生，您去找一个比我更細心的人吧。

第十一場

上一場的人物，唐巴斯勒

罗絲娜　（惊駭，旁白）唐巴斯勒！……

伯爵　（旁白）老天爷呀！

費加罗　（旁白）鬼来了！

霸尔多洛　（迎上前去）啊！巴斯勒，我的朋友，您完全好了吧。您那場急病沒給您引起別的毛病吧？老实說，关于您的情況，阿隆左紳士叫我吓了一大跳。您問問他，我刚才正想去看您。不是他挡住了我……

巴斯勒　（詫异）阿隆左紳士……

費加罗　（跺脚）唉，怎么啦！总要我碰釘子？为了一把臭胡子，

要我花上两个钟头……真不是人干的！

巴斯勒　（看着大家）先生們，可否請你們告訴我……

費加罗　等我走了您再跟他說吧。

巴斯勒　但是，难道我应該……

伯爵　您应該别說話，巴斯勒，您以为先生有什么东西不知道，要您告訴他嗎？我已經跟他說过，是您委托我来替您上音乐課的。

巴斯勒　（更詫异）上音乐課……阿隆左……

罗絲娜　（旁白，对巴斯勒）唉！别說話了。

巴斯勒　她也这样說！

伯爵　（低声，对霸尔多洛）輕点告訴他，說我們早就商量好了。

霸尔多洛　（旁白，对巴斯勒）您不要否認我們的話，巴斯勒。如果您說他不是您的学生，您就把事情全弄糟了。

巴斯勒　啊！啊！

霸尔多洛　（高声）說真的，巴斯勒，沒有人比您的学生更有才能的。

巴斯勒　（莫名其妙）比我的学生……（低声）我来告訴您伯爵搬家了。

霸尔多洛　（低声）我知道了，您别說話。

巴斯勒　（低声）誰告訴您的？

霸尔多洛　（低声）就是他，您还看不出来么？

伯爵　（低声）就是我，沒錯儿。您只管听着好了。

罗絲娜　（低声对巴斯勒）不让您說話，真就这么困难嗎？

費加罗　（低声，对巴斯勒）唔！大高个儿！他是个聋子！

巴斯勒　（旁白）真見鬼！这儿他們要欺騙的到底是誰？所有的人都知道內幕！

霸尔多洛　(高声)那末，巴斯勒，您的律师怎么样啦？

費加罗　你們可以有整个晚上的时間来談律师的。

霸尔多洛　(对巴斯勒)一句話，只要您告訴我，您对律师还滿意嗎？

巴斯勒　(惊慌)律师？

伯爵　(微笑)律师，您沒看見他嗎？

巴斯勒　(不耐烦)唔！沒有，我沒看見什么律师。

伯爵　(旁白，对霸尔多洛)难道您要他在这儿当着她的面把話講明白嗎？您打发他走吧。

霸尔多洛　(低声，对伯爵)您說得对。(对巴斯勒)您到底得的什么病，来得这么急？

巴斯勒　(生气)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伯爵　(偷偷地把一袋錢递到他手里)对啦，先生問您，您病得这样，还到这儿来干什么？

費加罗　他脸色蒼白得象个死人！

巴斯勒　啊！我明白了……

伯爵　回家睡覚去吧，亲爱的巴斯勒。您病得很厉害，您叫我們害怕死了。回家睡覚去吧。

費加罗　他的脸色整个儿变了样啦，回家睡覚去吧。

霸尔多洛　老实說，老远地就覚得出他在发烧。回家睡覚去吧。

罗絲娜　您干嗎出門？听說您这种病会传染别人的。回家睡覚去吧。

巴斯勒　(詫异万分)要我回家睡覚去！

全体　唉！当然罗！

巴斯勒　(看了看大家)眞的，諸位先生，我相信我这就走开倒也不

錯。我覺得我在这儿待着，并不象平常那么舒服。

霸尔多洛　还是明天見吧，如果您身体好一点的話。

伯爵　巴斯勒，明天我一清早就去看您。

費加罗　相信我的話，上床的时候，盖得暖一点。

罗絲娜　晚安，巴斯勒先生。

巴斯勒　（旁白）見鬼，我眞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不是这袋錢……

全体　晚安，巴斯勒，晚安。

巴斯勒　（一面走一面說）好吧！晚安吧，晚安。

他們全体笑嘻嘻地送他出去。

第十二場

上一場的人物，只少了巴斯勒

霸尔多洛　（神气活現）这个人病得可不輕。

罗絲娜　他的眼睛有点斜。

伯爵　也許他在外面受了寒。

費加罗　您看見他一个人在那儿自言自語嗎？他是在談論我們呀！（对霸尔多洛）啊，得，这回您可拿定主意了吧？（他給霸尔多洛推张軟椅过来，离伯爵很远，把围布递給他）

伯爵　我很荣幸地教您一門艺术，在下課以前，小姐，我应該跟您說一句話，这句話对您以后的进步来說，是非常重要的。

他走过去，輕輕地在她耳边說話。

霸尔多洛　（对費加罗）喂，喂！好象您故意靠近我，站在我前面，好让我看不見……

伯爵　（低声，对罗絲娜）我們有了百叶窗的鑰匙，今晚半夜里我們到这儿来。

費加罗　（把围布围在霸尔多洛的脖子上）有什么可看的？如果是上跳舞課，让您瞧瞧还有可說。但是，唱歌！……嗐！嗐！

霸尔多洛　什么事？

費加罗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跑到我眼睛里去了。（把头伸过去）

霸尔多洛　别用手揉呀！

費加罗　是左眼。劳您駕給我使劲吹一下。

霸尔多洛抱住費加罗的头，打上面看过去；然后用力把費加罗推开，走到两个情人后面，听他們談話。

伯爵　（低声，对罗絲娜）至于您那封信，刚才我非常为难，簡直沒有法子在这儿待下去了……

費加罗　（远远地，警告他們）嘿！嘿！……

伯爵　我实在难受，眼看我的化名乔装又要落空……

霸尔多洛　（插在他們当中）您的化名乔装又要落空！

罗絲娜　（害怕）啊……

霸尔多洛　好得很，小姐，用不着不好意思。怎么啦！就在我眼底下，当着我的面，居然敢这样侵害我！

伯爵　怎么啦，老爷？

霸尔多洛　好个阴险的阿隆左！

伯爵　霸尔多洛老爷，假如您經常无理取鬧，象今天偶尔让我遇見的这个样子，那末，我就一点不奇怪，为什么小姐那么不愿意做您的妻子了。

罗絲娜　做他的妻子！我！跟一个爱吃醋的老头儿过日子！让我年紀輕輕的就过那可怖的奴隶生活，这就是他貢献給我的幸福！

霸尔多洛　啊！你說的是什么話！

罗絲娜　是的，我要公开宣布：我的人身和財产都被他非法侵占着，誰能够把我从这个可怕的监獄里营救出来，我就把我的心和我的終身都貢献給他。(罗絲娜下)

第十三場

霸尔多洛，費加罗，伯爵

霸尔多洛　气死我了。

伯爵　事实上，老爷，一个年輕女人是很难……

費加罗　是的，一个年輕貌美，一个老态龙鈡，这就是叫老头子头脑昏乱的原因。

霸尔多洛　什么！我是当場把他們逮住的！該死的理发师！我恨不得……

費加罗　我走吧，他发疯了。

伯爵　我也走吧。說真的，他发疯了。

費加罗　他发疯了，发疯了……(他們下)

第十四場

霸尔多洛(单独一人，追他們)

霸尔多洛　我发疯了！这些不要脸的勾引妇女的流氓！魔鬼派来的奸細！你們給魔鬼办事，让魔鬼把你們全都抓走吧……我发疯了……我看見了他們，跟我看見这张書桌子一样淸

楚……他們居然还厚着脸皮装着帮我的忙……啊！只有巴斯勒能够給我把这件事弄明白。是的，我派人去把他找来吧。喂，来个人哪！……啊！我忘了，我这儿一个人都沒有了……左邻右舍来个人吧，来个人，随便来个人吧。可把我气糊涂了！可把我气糊涂了！

闭幕时，舞台上逐渐变黑暗。人們听見暴风雨的声音，乐队演奏《理发师》音乐集第五乐章的一节。

第 四 幕

舞台上一片黑暗。

第 一 場

霸尔多洛；唐巴斯勒（手里拿着一个紙灯籠）

霸尔多洛　什么，巴斯勒，您不認識他！您說的話可靠嗎？

巴斯勒　您就是問我一百回，我也是这样回答您。既然是他把罗絲娜的信交給您，毫无疑問，他一定是伯爵派来的奸細。但是，从他送給我的那份儿厚礼来看，很可能他就是伯爵。

霸尔多洛　怎么可能是他？不过，談起这份礼，唉！您干嗎把它收下？

巴斯勒　您刚才好象是同意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事情很难判断的情况下，一口袋錢，在我看来，总是很充分的理由，要駁斥也駁斥不了的。而且，俗話說得好：可以拿……

霸尔多洛　我知道：就可以……

巴斯勒　……留。①

---

① 原来的成語是：可以拿就可以还（Ce qui est bon à prendre est bon à rendre）。指可以拿的东西就是可以退还的东西，著者故意将“还”改为“留”，变成“可以拿的东西就是可以留下的东西”。

霸尔多洛　(吃惊)啊！啊！

巴斯勒　是的，我这样把格言改头换面地运用，已經有好几次了。不过，还是談我們的問題吧，您决定怎么办？

霸尔多洛　假如您处在我的地位，巴斯勒，难道您不尽最后的努力来占有她嗎？

巴斯勒　老实說，医生，我可不那么办。不管什么财产，占有算不了什么，享受才是幸福。我的意見是：娶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等于去冒那……

霸尔多洛　您害怕出事嗎？

巴斯勒　嘿，嘿，先生……这个年头，这种事儿見得太多了。我可不用强暴的手段去强迫别人爱我。

霸尔多洛　不用您操心，巴斯勒。宁可让她嫁了我而哭，也不能叫我娶不着她而死……

巴斯勒　这是性命攸关的事儿嗎？那么，娶她吧，医生，娶她吧。

霸尔多洛　所以我就要这么干，而且今天晚上就干。

巴斯勒　再見吧……您跟您的被监护人說話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把他們說得比地獄更黑暗可怕。

霸尔多洛　您說得对。

巴斯勒　造謠，医生，造謠！还是非走这条路不可。

霸尔多洛　这是罗絲娜写的信，是阿隆左那个家伙交給我的。他无意中指点了我，教我应該怎样对她利用这封信。

巴斯勒　再見吧。我們四点鐘来。

霸尔多洛　为什么不能早一点？

巴斯勒　办不到。公証人有事不能早来。

霸尔多洛　为了别处的婚礼？

巴斯勒　是的，在費加罗理发师那儿。他的侄女儿出嫁。

霸尔多洛　他的侄女儿？他沒有侄女儿的。

巴斯勒　他們就是这样跟公証人說的。

霸尔多洛　这个坏蛋参加了他們的阴謀，糟糕透了！……

巴斯勒　是不是您想……

霸尔多洛　天知道，他們这些人可机灵透了！　呶，我的朋友，我很不放心。您再到公証人那儿走一趟，請他馬上跟您一块儿上这儿来。

巴斯勒　現在正下着雨，天气坏透了，不过，什么也挡不住我替您效劳的。您这是干嗎的？

霸尔多洛　我送您出去。我的所有的佣人全給費加罗弄得七顚八倒！这儿只剩我一个人了。

巴斯勒　我有灯籠。

霸尔多洛　呶，巴斯勒，这是我的万能鑰匙。我等着你們，我不睡。不管是誰，除了公証人和您，晚上休想进我的門。

巴斯勒　您这样小心提防，您的事情一定是万无一失的了。

第 二 場

罗絲娜（单独一人，从她的寢室出来）

罗絲娜　我刚才好象听見有人說話。半夜十二点已經打过了。兰多尔还不来！这样坏的天气对他是非常有利的，准碰不上任何人……啊！兰多尔呀！难道您騙我！……这是什么声音？……天呀！是我的监护人。我回屋子去吧。

第三場

罗絲娜，霸尔多洛

霸尔多洛　(拿着灯)啊！罗絲娜，旣然你还沒回屋里去……。

罗絲娜　我就要回去了。

霸尔多洛　雨下得这么可怕，你睡也睡不好。我有很紧急的事情跟你談談。

罗絲娜　您还要对我打什么主意，先生？是不是白天把我折騰得还不够？

霸尔多洛　罗絲娜，你听我說。

罗絲娜　有什么話我明天再听您的吧。

霸尔多洛　只消一会儿，我求你。

罗絲娜　(旁白)他来怎么办！

霸尔多洛　(把她的信給她看)你認得这封信嗎？

罗絲娜　(認出她的信)啊！天呀……

霸尔多洛　罗絲娜，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責备你。在你这样的年紀，是很可能誤入歧途的。不过，我是你的朋友，你听我說。

罗絲娜　我受不了！

霸尔多洛　这封你写給阿勒瑪維华伯爵的信……

罗絲娜　(大吃一惊)阿勒瑪維华伯爵！

霸尔多洛　你看这个伯爵是多么可怕的人。一收到你的信，他就到处夸耀。这封信是我从一个女人那儿得来的，是伯爵給她的。

罗絲娜　阿勒瑪維华伯爵……

霸尔多洛　你很难想象这种可怕的事。罗絲娜，你們女人沒有經驗，所以很容易信任别人，輕信他們的話。不过，你得知道，人家要把你引誘到一个什么样的陷阱里面去。那个女人把一切情形都告訴了我，显然，她是要排挤象你这样危险的一个情敌。我气得直打哆嗦！那个阿隆左，冒充巴斯勒的学生，連名字都是假的，他不过是伯爵的下賤的走狗。阿勒瑪維华、費加罗和阿隆左，他們一块安排了极其可怕的圈套，要把你拖入深渊里面，使你永远翻不了身。

罗絲娜　（憤懣）多么可怕呀！……什么！兰多尔！……什么，这样一个青年……

霸尔多洛　（旁白）啊！原来就是兰多尔。

罗絲娜　他是为了阿勒瑪維华伯爵……为了别人……

霸尔多洛　人家把你的信交給我的时候就是这样說的。

罗絲娜　（憤恨）啊！多么卑鄙……他非受到懲罰不可……先生，您不是想要和我結婚嗎？

霸尔多洛　你知道我的心多么火热。

罗絲娜　假若您还有这个念头的話，我就嫁給您。

霸尔多洛　好极了！公証人今天晚上就会来的。

罗絲娜　我的話还沒說完呢。天呀！我够低声下气了吧！……我告訴您，这个坏蛋胆子可不小，一会儿就要打这扇百叶窗跳进来，他們很有办法，把百叶窗的鑰匙偷走啦。

霸尔多洛　（看了看他那一串鑰匙）啊！这些恶棍！我的孩子，我可不再离开你了。

罗絲娜　（恐怖地）啊，先生！万一他們带着武器？

霸尔多洛　你說得对：那我的仇就报不成啦。你上馬尔斯琳那儿去，躲在她屋里，把門关得紧紧的。我去找些帮手来，在

房子附近等着他。把他当賊逮住，我們这样既可以报仇又可以脫險，該是多么高兴！你呢，你可以相信，我对你的爱情会补偿你的損失……

罗絲娜 （絕望地）我只求您忘了我的过錯。（旁白）啊！我把我自己懲罰得够瞧的了！

霸尔多洛 （一面走一面說）我赶紧埋伏去。这一下，我可把她弄上手了。（下）

第四場

罗絲娜（单独一人）

罗絲娜 他对我的爱情会补偿我的損失！……我的命好苦呀……（她掏出手絹，痛哭）怎么办？……他就要来了。我想就在这儿待着，假意哄騙他一下，好仔細地看看，他这个人到底阴險到什么程度。看出了他的卑鄙骯髒，我就能够自卫了……啊！我很需要有自卫的力量。相貌那么高貴，态度那么文雅，声音那么柔和！……原来他不过是一个伤风敗俗的人的下賤的走狗！啊，我的命好苦呀！我的命好苦呀！……天呀！他在开百叶窗了！（她逃下）

第五場

伯爵，費加罗（披着一件长外衣，在窗口出現）

費加罗 （向着外面說話）有人跑掉。我还进去嗎？

伯爵 （在外面）是男的嗎？

費加罗 不是。

伯爵 那就是罗絲娜。你那可怕的样子把她吓跑了。

費加罗 （跳进屋子）是的，我想是的……不管雨多么大，雷多么响，电閃打得多么厉害，我們还是来到这儿了。

伯爵 （披着一件长外衣）扶我一把。（他也跳进来）胜利属于我們了！

費加罗 （脫掉外衣）我們渾身湿透了。可爱的天气！赴情人的約会眞是好时候！大人，这样的一个晚上，您覚得怎么样？

伯爵 对情人来說，太好了。

費加罗 是的。但是，对他的心腹人呢？……会不会有人給我們来个出其不意，把我們抓住？

伯爵 怕什么？你不是和我在一起嗎？我担心的倒是另外一个問題：就是怎么样才能教她下决心，馬上离开她的监护人的家。

費加罗 对女性，您有三种强烈无比的情感：爱、恨、怕。

伯爵 （在黑暗中张望一下）叫我怎么样突然地跟她說，公証人在你家等候着她，要給我們办結婚的手續？她要是覚得我的計划太鹵莽，她会說我是个胆大妄为的人。

費加罗 她如果說您是个胆大妄为的人，您只管說她是个狠心的女人。女人最喜欢人家說她心狠。而且，假若她的爱情眞是您所希望的那样，您就告訴她，您是什么人。那么，她对您的爱情就不会再有所怀疑了。

第六場

伯爵，罗絲娜；費加罗（他把桌上所有的蜡烛都点着了）

伯爵　她来了。——我的美丽的罗絲娜呀……

罗絲娜　(用很矜持的声調)先生,我正怕您不来。

伯爵　您这样担心,实在太可爱了!……小姐,我很不应該利用您的境遇向您提出要求,請您分担一个苦命人的命运。但是,不管天涯地角,只要您选择了,我以我的名誉发誓……

罗絲娜　先生,如果我只傾心于您,而不同时把我的終身也許給您,您現在就不可能到这儿来。我們这个会面虽然有点不合規矩,但是您应該看得出来,这是迫不得已的,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

伯爵　您,罗絲娜!作不幸的人的伴侶!我沒有財产,出身微賤!……

罗絲娜　出身,財产!这完全是归命运摆布的事,我們不必提它了。只要您能給我保証,您的心地是純洁的……

伯爵　(跪下)啊!罗絲娜!我太爱您了……

罗絲娜　(怒)閉嘴,您这个可恶的东西!……您居然敢污蔑我……你①爱我?……去你的吧!你再也害不了我。我就等你这句話,好憎恨你。但是,我还要让你后悔无及,(哭泣)我告訴你,我本来是爱你的。我告訴你,我本来把分担你的不幸的命运作为我的幸福。可恨的兰多尔!我正要抛弃一切,跟你走。但是,你卑鄙地利用我的好心,你把我出卖給可怕的下流无耻的阿勒瑪維华伯爵,这一切反倒使这个証据又回到我的手里,說明我意志薄弱。你認得这封信嗎?

伯爵　(兴奋地)是您的监护人交給你的嗎?

---

① 罗絲娜改用“你”字,表示对伯爵的鄙視。

罗絲娜 (高傲地)是的，我很感激他。

伯爵 天呀，我多么幸福呀！这封信是他从我手里拿去的。昨天，在我狼狽不堪的时候，我只得利用了这封信，騙取他的信任，而我始終沒有机会通知您。啊，罗絲娜！这是真的，您确实是爱我的！

费加罗 大人，您不是一向要找一个为了您本人可爱而爱您的女人嗎？……

罗絲娜 大人！……他說什么？

伯爵 (脫掉寬大外衣，現出华丽的服装)哦，最可爱的女人！現在不是再瞞着您的时候了。在您的石榴裙下拜倒的幸运者并不是兰多尔。我就是阿勒瑪維华伯爵，我爱您爱疯了，整整半年我到处寻找您，找得我好苦。

罗絲娜 (倒在伯爵身上)啊……

伯爵 (害怕)费加罗！

费加罗 別担心，大人。因为快乐而产生的激动一定是甜蜜的，絕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您瞧，她醒过来了。說老实話，她多么美呀！

罗絲娜 啊，兰多尔……啊，先生！我犯了多么大的錯誤！就在今天晚上，我正要嫁給我的监护人。

伯爵 您，罗絲娜！

罗絲娜 您只消想一想我所受的懲罰！我几乎要憎恶您一輩子。啊，兰多尔！我覚得我是为爱而活着的，憎恨岂不是对我最可怕的刑罰？

费加罗 (在窗口张望)大人，我們回去的路給切断了，梯子被人家拿走了。

伯爵 梯子拿走了！

罗絲娜　（心慌）哦，是我……是医生把它拿走了。这就是我輕信他的結果。他欺騙了我。我什么都承認了，什么都泄露了。他知道您要到这儿来，他就要带着他的一帮人来了。

費加罗　（再探望）大人，有人开街門。

罗絲娜　（恐怖地跑到伯爵的怀里）啊，兰多尔……

伯爵　（坚定地）罗絲娜，您爱我！我誰也不怕，我一定要叫您做我的妻子。我一定要痛痛快快地懲罰一下那个可恶的老头！……

罗絲娜　不，不。饒了他吧，亲爱的兰多尔！我的心是那么快乐，完全沒有报仇这个念头了。

第七場

上一場的人物，公証人，唐巴斯勒

費加罗　大人，是我們的公証人来了。

伯爵　还有，巴斯勒朋友和他一起！

巴斯勒　啊！我看見什么？

費加罗　哎！多么巧呀，朋友……

巴斯勒　眞想不到，先生們……

公証人　这两位就是未来的夫妇嗎？

伯爵　是的，先生。今天晚上您本来应該在費加罗理发师家里替罗絲娜小姐和我签訂婚約的。但是，現在我們覚得就在这个地方举行，比較更好一点，理由回头您就会明白。您把我們的結婚証書带来了嗎？

公証人　我很荣幸見到的这位先生，就是阿勒瑪維华伯爵大人

嗎？

費加罗　就是他。

巴斯勒　（旁白）他把万能鑰匙交給我，如果就是为了这个……

公証人　大人，我所以要問一声，这是因为我带来两份結婚証書。我們可別搞錯了。这一份是您的。这一份是霸尔多洛紳士和……也是和罗絲娜小姐？显然女方是两姐妹，同名同姓的两个人。

伯爵　我們先签字再說吧。請唐巴斯勒当我們的第二証人。（他們签字）

巴斯勒　不过，大人……我不明白……

伯爵　巴斯勒老师，一点儿小事情，您就为难得不得了；什么您都覚得奇怪。

巴斯勒　大人……假如医生……

伯爵　（扔給他一袋錢）您又何必装腔作势！快签字吧。

巴斯勒　（惊訝）啊！啊……

費加罗　要您签字，到底有什么困难？

巴斯勒　（掂一掂錢袋的重量）現在沒什么困难了。不过，我这个人，一旦答应过人家，非有很大分量的理由……（他签字）

第八場

上一場的人物，霸尔多洛，一个西班牙法官，几个警察，几个拿着火把的仆人

霸尔多洛　（看見伯爵吻罗絲娜的手，費加罗滑稽地拥抱唐巴斯勒。他掐住公証人的脖子，大喊）罗絲娜和这些流氓在一起！把他們全逮住。我

抓住一个了。

公証人　我是您的公証人。

巴斯勒　他是您的公証人。您开什么玩笑？

霸尔多洛　啊！唐巴斯勒。干嗎您也在这儿？

巴斯勒　您不如問問您自己，干嗎您不在这儿？

法官　（指費加罗）等一等！我認識这个人。你夜深人靜到这所房子里来干什么？

費加罗　夜深人靜？先生看得明白，这会儿您說它是晚上也成，說它是早上也成。而且，我是跟阿勒瑪維华伯爵大人閣下一起来的。

霸尔多洛　阿勒瑪維华！

法官　他們不是强盗嗎？

霸尔多洛　我們不用談这个了。——伯爵大人，在別处，在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唯大人之命是从。但是，您明白，爵位不管怎么高，在这儿是不管事的。劳您駕，請出去吧。

伯爵　是的，爵位在这儿是不管事的。但是，最管事的是：在您我之間，小姐刚才选择的是我，而不是您，她已經自愿地把終身許給我了。

霸尔多洛　他說什么，罗絲娜？

罗絲娜　他說的是实話。您有什么可惊訝的？我不是要在今天晚上对一个騙子报仇嗎？我的仇报了。

巴斯勒　医生，我不是早跟您說过，他就是伯爵本人嗎？

霸尔多洛　这对我有什么关系？可笑的結婚！証人在哪儿？

公証人　証人一个也不缺少。这两位先生作了証，帮助了我。

霸尔多洛　什么，巴斯勒！您也签了字啦？

巴斯勒　有什么办法？这个奇怪的人口袋里有的是无法抗拒的

說服力。

霸尔多洛　我管不着他有沒有說服力。我要行使我的权力。

伯爵　您滥用权力，因此您丧失了您的权力。

霸尔多洛　小姐还沒成年。

費加罗　她現在可以自主了①。

霸尔多洛　誰跟你說話，你这流氓头子？

伯爵　小姐人品高尙，相貌美丽；我是个貴族，年輕、富有。她是我的妻子。这一婚姻对我們都是同样体面的事，难道您还打算和我爭她嗎？

霸尔多洛　您永远不用打算从我手里把她夺走。

伯爵　她已經不在您的权力支配之下了。我把她交給了法律的执行者的手里。这位先生是您自己請来的，您要是对她使用暴力，他一定会保护她的。眞正的法官是維护一切被压迫者的利益的。

法官　一定的。他明知沒用，还要抗拒最体面的婚姻，这充分証明他是作賊心虛，在保管被监护人的財产上准有毛病。我看非叫他把他代管的財产交代淸楚不可。

伯爵　啊！只要他完全同意我們的婚姻，我就不要求他什么了。

費加罗　但要他把我的一百块銀币的賬一笔勾消。我們可别糊里糊涂的。

霸尔多洛　（憤怒）他們全跟我作对。我把脑袋伸到馬蜂窩里去了。

巴斯勒　什么馬蜂窩不馬蜂窩？您虽然娶不着老婆，但是，您可

① 法国法律规定，未成年人一結了婚就脱离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权力，可以自主。

以想想，医生，錢总算給您留下了，是的，給您留下了。

霸尔多洛　哼！巴斯勒，您别跟我唠唠叨叨的！您心里惦記的只是錢。我很在乎錢嗎，我！我把錢保住了，最好不过。但是，您以为我这个人是受錢支配的嗎？（他签字）

費加罗　（笑）哈，哈，哈，大人！他們是一路的貨。

公証人　可是，諸位先生，我簡直莫名其妙了。她們不是两位同名同姓的小姐嗎？

費加罗　不是的，先生，原来就是一个人。

霸尔多洛　（懊丧）我呢，我把梯子搬开，結果倒把他們的婚姻弄得更稳当了！啊！我这次所以一敗涂地，这完全因为我太不小心，提防不够。

費加罗　常識不够。我們老实說吧，医生。青春和爱情同心协力地要騙一个老头子的时候，他无論怎样提防也是徒然无益的。这就叫作“防不胜防”。

费加罗的婚姻

又名：狂欢的一日

（*1784*）

人 物 表

阿勒瑪維华伯爵——安达卢西省首席法官。

伯爵夫人——伯爵的妻子。

費加罗——伯爵的随身仆人兼伯爵府第的門房。

苏姍娜——伯爵夫人的第一使女，費加罗的未婚妻。

馬尔斯琳——管杂务的女仆。

安东尼奥——伯爵府第的园丁，苏姍娜的舅舅，芳舍特的父亲。

芳舍特——安东尼奥的女儿。

薛侣班——伯爵的第一侍从武士。

覇尔多洛——塞維勒的医生。

巴斯勒——伯爵夫人的大鍵琴教师。

唐居斯曼·比利多阿生——代理首席法官。

两只手——法庭書記員，唐居斯曼的秘書。

法警一人

格利普·索萊日——年輕牧童。

年輕牧女一人。

貝得利尔——伯爵的馬夫。

不說話的登場人物

一批仆人。

一批乡下女人。

一批乡下男人。

地　点

离塞維勒三里路远的清泉府第

喜剧人物的性格和服裝

阿勒瑪維华伯爵　要表演得很够貴族的气派，而又瀟洒风流，倜儻不羈。万不要因为他心灵的腐蝕而使他失去华貴的仪态。依照当时的风气，貴族們和一切女性周旋，一向采取开玩笑的态度。这角色很难表演得好，尤其是他在剧中是一个不能获得同情的人物。但是，卓越的喜剧演員莫雷先生①表演这个角色时，表演得适如其分，使其他角色的特点都发揮出来，保証了这出戏的成功。

第一、二两幕　他穿西班牙的古猎装，半长統靴。从第三幕到最后一幕，他穿一套极华丽的古装。

伯爵夫人　給两种矛盾的情緒激动着，只能显出被抑制着的情感或极有分寸的憤怒。尤其是不应有任何举动，在观众心目中削弱她的可爱的、賢德的性格。这角色是本剧最难表演的角色之一，曾給与天資过人的小圣华勒女士②无限的光荣。

第一、二、四幕，她穿舒适的长袍，头上沒有任何装飾。她待在家里，别人以为她害病了。第五幕，她穿上苏姍娜的衣服，戴着苏姍娜的高冠。

費加罗　对于担任这个角色的演員，要好好地嘱咐他，劝他象大散古尔先生③那样深入鑽研这一角色的精神。如果演員在这个人物身上看見的是别的东西，而不是那又快乐又带刺儿的理智的表現，尤其是如果他的表演稍微有点过火的話，他就会蹧蹋了这个角色。依照著名喜剧

---

① 莫雷是《費加罗的婚姻》第一次公演扮演阿勒瑪維华伯爵的演員。

② 小圣华勒女士是《費加罗的婚姻》第一次公演扮演伯爵夫人的演員。

③ 大散古尔是《費加罗的婚姻》第一次公演扮演費加罗的演員。

演員普累維勒先生① 的意見，这个角色很可以发揮任何演員的天才，只要他能掌握住它的复杂的感情变化，努力体会它的性格。

他的服装和在《塞維勒的理发师》剧中一样②。

苏姗娜　年輕姑娘，伶俐，聪明，爱笑，但和扮演堕落女性的演員那种几乎不要脸的嘻皮笑脸毫无共同之处。

她的服装，在头四幕，是一件束紧上身的白色短服，衣服和裙子都很講究。她的帽子成为后来的帽商叫作"苏姗娜帽子"③的式样。在第四幕的婚礼，伯爵拿一頂有长面紗、高羽毛、白絲带的帽子給她戴在头上。在第五幕，她穿着她的主妇的长袍，头上沒有任何装飾。

馬尔斯琳　聪明的女人，天性相当活泼，但是过去的錯誤和生活經驗已經改变了她的性格。担任这个角色的女演員，如果使她的驕傲心情在很适当的場合表現出来，把自已的思想感情提到第三幕母子团圓后所产生的道德上的高度，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这部剧本的趣味。

她穿西班牙保姆的服装，顏色朴素，头戴黑帽子。

安东尼奥　只能显出半醉的样子，醉态逐漸減退，第五幕就几乎看不出他的醉容了。

他穿西班牙乡下人的服装，两只袖管拖在后面。帽子和鞋子都是白色的。

芳舍特　十二岁的很天眞的女孩子。她的服装是：身上穿一件鑲边的、有銀鈕扣的、束紧前胸的褐色衣服和一条顏色很鮮艳的裙子，头上戴着一頂有羽毛的黑帽子。这服装就是参加婚礼的其他乡下女人的服装。

薛侣班　这个角色只能依照老办法，請一位很美丽的年輕姑娘扮演。我們的戏班里还找不到一个年紀輕輕但相当成熟的男演員，能充分領会这

① 普累維勒曾在《塞維勒的理发师》担任費加罗角色，后来年紀大了，不适合在《費加罗的婚姻》扮演費加罗，改演比利多阿生；但他給大散占尔很多指导。

② 参閱《塞維勒的理发师》的"剧中人物"。

③ 《費加罗的婚姻》公演后，苏姗娜的帽子成为巴黎最时髦的式样，有"苏姗娜帽子"之称。

个角色的細膩情緒。在伯爵夫人面前显得非常胆小，在别的地方却是一个在女人身上并不怎么老实的可爱的孩子。抱着惶惶不安和縹緲不定的愿望，就是他的性格的基础。他恨不得赶快到了結婚的年龄，但这也并不是因为有什么計划，有什么認識；他是不管什么事情，都喜欢参加的；总而言之，任何母亲心里也許都愿意有这样一个儿子，虽然她会因他而感覺十分痛苦。

在第一、二两幕，他穿西班牙宫廷侍从武士的白色、鑲银边的富丽服装，披着一件蓝色的輕外衣，帽子上有很多羽毛。在第四幕，他穿戴的女緊身、裙子、帽子等都和把他領进来的乡下女人的一样。在第五幕，他身穿軍官制服，帽上有軍队帽徽，还带一把剑。

霸尔多洛 他的性格和服装跟在《塞維勒的理发师》剧中一样①。在这个剧本中，他也只是一个次要角色。

巴斯勒 他的性格和服装跟在《塞維勒的理发师》剧中一样②。在这个剧本中，他也只是一个次要角色。

比利多阿生 该有那种坦然自在，很安定的神气，象个不再怕人的畜生。他的口吃不过是給他添加一些风趣，只讓观众稍微有所感覺就够了。演員如果想在口吃上面寻找这个角色的噱头，就大錯而特錯，表演得不对头了。他整个儿妙处表现在他那尊严的身份和可笑的性格之間的矛盾上。演員表演愈不过火，愈显示出眞正的演剧天才。

他穿西班牙法官的长袍，但沒有法国检察官的袍子那样肥大，仅和僧袍的大小差不多。头上戴着假发，脖子上围着一块西班牙領巾，手里拿着一根白色的法杖。

两只手 和法官的打扮一模一样，可是白色的法杖要短些。

庭丁或法警 克利斯班③式的衣服、外套和剑。剑佩在一边，沒用佩剑的皮带。不穿靴子，穿一双黑鞋。白色的假发长而蓬乱。手执一根白色

---

① 参閱《塞維勒的理发师》的"剧中人物"。

② 参閱《塞維勒的理发师》的"剧中人物"。

③ 克利斯班是法国舞台的滑稽仆人的典型，带短剑，用牛皮腰带束身。

的法杖。

格利普·索萊日　乡下人打扮：长长的袖子，颜色鲜明的外衣，白色的帽子。

年輕牧女　服装和芳舍特的相同。

貝得利尔　穿短上衣和背心，束着一条腰带，带一条馬鞭，脚上穿馬靴，头上束着发网，戴着信差帽子。

不說話的登場人物　一部分穿法官衣服，一部分穿乡下人衣服，其余的穿仆人衣服。

剧中人物的位置

为了便利舞台表演起見，作者特意在每一場的开始，把各个角色的名字依照观众所看見的先后秩序写下。如果他們的位置在表演过程中有重要的变动，就在变动的时候，把他們的名字重新排列，在注上注明。保留舞台上的正确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事。如果忽略了第一次演出的演員所留下的传統的表演方法，很快就会产生全面松弛的坏习惯，表演方面粗枝大叶的剧团結果就走上毫无叫座能力的戏班的道路了。

第 一 幕

舞台布景是一間屋子，有半間的家具已經挪开；正当中放着一张病人用的大沙发椅。費加罗用尺量着地板。苏姗娜在鏡子前面，把叫做“新娘帽子”的一束橙花戴在头上。

第 一 場

費加罗，苏姗娜

費加罗　十九尺寬，二十六尺长。

苏姗娜　喂，費加罗，瞧我的小帽子。这样你覚得比較好些嗎？

費加罗　（拿住她的手）再好沒有了，我的心爱的人。啊！这束象征貞洁的鮮花① 高高地戴在美丽姑娘的头上，結婚那天的早晨，在丈夫的情眼里，多么甜蜜呀！……

苏姗娜　（走开）你在量什么，亲爱的？

費加罗　亲爱的苏姗娜，我看看大人給我們的这张漂亮的床放在这里合适不合适。

---

① 法国风俗，橙花象征处女的貞洁，只有初次結婚的女子才有权利戴这种花。

苏姍娜　放在这屋里？

費加罗　他賞給我們的。

苏姍娜　我，我决定不要。

費加罗　为什么？

苏姍娜　我决定不要。

費加罗　到底为什么？

苏姍娜　我不喜欢这間屋子。

費加罗　你說出个道理来呀。

苏姍娜　要是我不乐意說呢？

費加罗　嘿！一个女人，她要是摸准了我們的脾气……

苏姍娜　要証明我对，就是承認我也会錯。你到底依从我呢，还是不依从？

費加罗　府第里这样方便的一間屋子，你居然不喜欢！这間屋子正在两个大房間的当中，晚上，太太要是不舒服，在她那面按一下鈴，噌的一下！两步路，你就到她的房間了。大人要有什么吩咐嗎，只要在他那面按一下鈴，噔的一声！跳三跳，我就到了。

苏姍娜　这都很好！不过，要是大人清早按一下鈴，打发你出去办一桩很費时間的差使，噌的一下！两步路，他就到了我的房門口，噔的一声！跳三跳……

費加罗　你这些話是什么意思？

苏姍娜　你安安靜靜地听我說。

費加罗　老天爷！什么事呀？

苏姍娜　就是这么一回事，我的好人。阿勒瑪維华伯爵追逐附近的美人追膩了，他想回府第来，可是并不是回到他的太太那儿，而是看上了你的老婆，你明白嗎？他希望这間屋子不

至于妨碍他的計划。这就是那位忠心耿耿的巴斯勒，为他寻欢作乐而极力帮闲的老实人．教我唱歌的高貴教师，每天給我上課时候，对我說了又說的話。

費加罗 巴斯勒！啊，我的小宝宝！假如拿根棍子照某一个人的背上狠狠地揍一頓，就可以把他脊骨揍得很直很直的話……

苏姗娜 亲爱的！人家給我那份嫁粧，你当做单为了你的勤劳，而沒有其他目的嗎？

費加罗 我卖过不少力气①，当然可以这么希望。

苏姗娜 聪明人够多么傻呀！

費加罗 人家都这么說。

苏姗娜 可是誰也不信。

費加罗 那是他們錯了。

苏姗娜 告訴你吧：那份嫁粧是用来要我偷偷地答应他，单独和他在一起，待上那么一刻鈡，就是以前貴族权利②所要的一刻鈡……你知道这件事是不是好受的。

費加罗 我知道得这么清楚，如果伯爵大人結婚时候，沒有放弃那个可耻的权利的話，我絕不会在他的庄园内和你結婚。

苏姗娜 那个权利确是消灭了，他可懊悔着呢。今天他正想在你的未婚妻身上秘密贖回这个权利呢。

費加罗 （搓脑袋）我的脑袋受这一惊，吓軟了，我的額头恐怕要长东西了……

苏姗娜 那就别搓它！

① 指他在《塞維勒的理发师》里帮助伯爵冲破了霸尔多洛的提防，和罗絲娜結婚。

② 这里暗指封建时代貴族地主对农奴結婚时的初夜权。

費加罗　怕什么？

苏姗娜　（微笑）要是长出一顆小疙瘩，迷信的人[1]……

費加罗　你还笑，狡猾的女人！啊，假若有办法抓住那个大光棍，騙他上鈎，把他的錢弄到我的口袋里面来！

苏姗娜　搗鬼和弄錢，这正是你的拿手好戏。

費加罗　我不是因为怕丢脸才不干。

苏姗娜　是害怕嗎？

費加罗　干一件危险的事情，算不了什么；問題是如何把事情办得好好的，而又能够平安脫险。因为，夜里走进别人家里，偷人家的老婆，为这个吃一頓鞭子，沒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容易的了。好些渾傻子都这么干过。但是……（里面按鈴声）

苏姗娜　太太醒了。她吩咐过我，要我結婚那天的早上，我是第一个跟她說話的人。

費加罗　这里面又有什么講究嗎？

苏姗娜　爱神說，这样做就給被抛弃的妻子带来好运气。回头見，我的費、費、費加罗。想想我們的事吧。

費加罗　給我一个小小的吻，好打开打开我的思路。

苏姗娜　今天，給我的爱人！你倒想得好！明天我的丈夫会說什么？（費加罗吻她）嗯，嗯！

費加罗　你不了解我对你的爱情。

苏姗娜　（脫身）討厌东西，你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不从朝到晚对我談你的爱情？

費加罗　（神秘地）等我能够从晚到朝証明給你看，我怎样地爱你。

---

[1] 西欧俗語，丈夫头上长了犄角，就是說他的妻子不貞。苏姗娜想說："迷信的人就要笑你，說你头上长了犄角。"

（第二次按鈴声）

苏姗娜 （远远地，把手指并攏放在嘴上）先生，这就是你要的吻。我沒有別的給你啦。

費加罗 （追她）啊！但是我給你的吻，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第二場

費加罗

費加罗 （自語）这个迷人的姑娘！总是笑嘻嘻的，显得那么活泼、愉快、聪明、多情、溫柔！可是，多么守身如玉！（一面搓手，一面激动地走着）呀！大人！我的亲爱的大人！您想給我……給我当上？我也想过，为什么他派了我当府第的門房，又要带我上他的大使館，叫我去当送公文的信差？我明白伯爵大人的用意了！有三个人同时高陞：您呢，外交大臣；我呢，政治舞台上的小卒；苏姗娜呢，随时应急的貴妇人，可以随便携带的大使夫人，然后我这个当信差的就該快馬加鞭！当我这一方面在拚命跑的时候，您那一方面可就把我的美人带上一条好美的路上去了！我为了您的門第的光荣，弄得滿身是泥，腰痠背痛。您呢，不惜屈尊俯就，为增加我家庭的光荣而努力！多么甜美的互惠互利呀！不过，大人你也未免太僭妄了一点。在伦敦，您同时又办您主人的事又办您仆人的事！在外国朝廷上，您又代表国王又代表我！这里面有一半是多余的，是太过分了。——至于你，巴斯勒！你这个光棍老弟呀！你这样班門弄斧，我得教訓教訓你，我要……不，跟他們不可太实心眼，叫他們自相残杀吧。費加罗先

生，現在应該留神今天的事！首先把你的婚礼提前举行，以免你的婚事发生意外，把馬尔斯琳调开，她爱你爱疯了；把金錢和礼物弄上手；騙过伯爵大人这段小小的春情。結結实实地揍巴斯勒老爷一頓，然后……

第三場

馬尔斯琳，霸尔多洛，費加罗

費加罗 （打断自已的話）……哎，哎，哎，哎！胖大夫来了，这一下，婚礼可就齐全了。啊！你早，我的心爱的大夫！你是不是因为我和苏姗娜的婚礼才到府第来的？

霸尔多洛 （蔑視地）啊！我的亲爱的先生，絕不是的。

費加罗 如果是的話，那你就太寬宏大量了！

霸尔多洛 当然啦，而且还非常傻呢。

費加罗 我，我不幸曾把你的婚姻扰乱了①！

霸尔多洛 你还有别的話要对我們說嗎？

費加罗 我們眞不該照顧你的騾子②！

霸尔多洛 （怒）你这臭油嘴！給我滚开。

費加罗 你生气嗎，大夫？干你这行职业的人心眞狠！連对可怜的畜生，也和对人一样沒有一点怜悯之心……！再見，馬尔斯琳，你总想控告我嗎？

---

① 指《塞維勒的理发师》中，他帮助阿勒瑪維华伯爵冲破了霸尔多洛的提防，和罗絲娜結婚。

② 参閱《塞維勒的理发师》第二幕第四場。

不相爱，就非互相憎恨不可嗎？①

我請大夫評評理。

霸尔多洛　什么事？

費加罗　反正她要告訴你的。（下）

第四場

馬尔斯琳，霸尔多洛

霸尔多洛　（瞅着費加罗下）这个怪家伙总是这副样子！我敢断言，除非活生生地把他的皮剝了下来，他至死也是个最狂妄无礼的坏小子！……

馬尔斯琳　（拉他过来）到底，你来了，你这个招人討厌的大夫！你总是这样又严肃又呆板，等待你来帮忙可能把人等死；难怪你从前无論怎样提防你的那位被监护人，人家仍旧同她結了婚②。

霸尔多洛　你总是又刻薄又好找寻人的短处！好吧，是誰要我非到府第来不可的？伯爵夫人有什么病嗎？

馬尔斯琳　不，大夫。

霸尔多洛　他那騙人的伯爵夫人罗絲娜不舒服嗎？謝天謝地！

馬尔斯琳　她簡直憔悴不堪！

霸尔多洛　为什么？

馬尔斯琳　她的丈夫对她冷淡了。

---

① 伏尔泰的《拿昵拿》第三幕第六場的一行詩。

② 指《塞維勒的理发师》中阿勒瑪維华和罗絲娜結婚的經过。

霸尔多洛　(高兴)呀，她那位好丈夫替我报仇了！

馬尔斯琳　我沒法說出伯爵的性格：他又嫉妬又荒唐。

霸尔多洛　荒唐因为厌煩，嫉妬因为虛荣。这是用不着說的。

馬尔斯琳　比方說吧，今天他把我們的苏姍娜嫁給他的費加罗。为了这个婚事，他賞給費加罗很多好处……

霸尔多洛　是不是伯爵大人已經无法下場，非要苏姍娜結婚不可？

馬尔斯琳　也不尽然，但是伯爵大人想偷偷地和新娘子欢庆这个吉日良辰……

霸尔多洛　和費加罗的新娘？跟他做这样的买卖，那倒一定可以成功的。

馬尔斯琳　巴斯勒說一定不成功。

霸尔多洛　那个无賴也住在这儿？眞是一窩！呃，他在这儿干嗎？

馬尔斯琳　干他干得出的一切坏事。最糟糕的是我发現他很久以来对我就发生了一种討厌的爱情。

霸尔多洛　要是我，我早就摆脫他的追逐了。

馬尔斯琳　怎样摆脫法？

霸尔多洛　干脆跟他結婚。

馬尔斯琳　无聊的恶毒的俏皮鬼，你干嗎不用这个代价来摆脫我对你的追逐？难道你不应該嗎？你还記得你当初的誓言嗎？我們的小宝宝爱瑪汝爱勒，你忘得干干淨淨的一段恋爱的結晶現在怎么样啦？有了这个結晶，我們早就应該結婚的了。

霸尔多洛　(把帽子脫下)你把我从塞維勒請来就是为了听这些废話嗎？你忽然也犯起結婚的癮来了……

馬尔斯琳　好吧，我們别談这个吧。但是，旣然无法叫你講理和我結婚，那么，至少你得帮助我和别人結婚呀。

霸尔多洛　啊！愿意得很。我們談談吧。但是，到底是哪一个天也不要女人也不要的男人？……

馬尔斯琳　唉！大夫，除了那位漂亮愉快、可爱的費加罗，还可能是誰？

霸尔多洛　那个光棍？

馬尔斯琳　他从来不生气，总是那么一团高兴。用愉快心情对待現在，他不忧愁将来，也不追悔过去。非常活泼、豪爽、大方，大方得……

霸尔多洛　象个賊。

馬尔斯琳　象个貴族。总之，可爱。但是，他是一个最怪不过的怪物。

霸尔多洛　那么，他的苏姗娜呢？

馬尔斯琳　那个狡猾的女人得不着他，倘若你，我的好大夫，肯帮助我教費加罗实現他答应过我的諾言。

霸尔多洛　在她結婚的那一天？

馬尔斯琳　就是在結婚前几分鈡，也破坏得了。假若我不怕泄露妇女們的一种小秘密……

霸尔多洛　对治病的医生，妇女还有什么秘密嗎？

馬尔斯琳　呀！你明白，对你我是沒有秘密的！我們女性是热情的，可是胆小。尽管某种迷人的东西吸引我們去追求快乐，但最冒险的女人也感覚她的內心有一种呼声在对她說："你要漂亮也成，只要你办得到；你要正經也成，只要你愿意；可是，你得叫人看得起，这是必要的。"那么，旣然至少一定要叫人看得起，旣然所有的女人都感覚到这是最重要的

事，那么，我們先吓唬苏姗娜一下，說要把伯爵答应她的好处給嚷嚷出去。

霸尔多洛　这又会怎么样呢？

馬尔斯琳　让她羞得沒有脸見人，她就会継續拒絕伯爵；而伯爵呢，为了报复，他就会支持我反对她的婚姻。这么一来，我的婚姻就稳当了。

霸尔多洛　有理有理。他媽的！这倒是个好主意，就让我的老管家妇嫁給那个无賴，他使过坏帮助别人搶走了我的年輕情人。

馬尔斯琳　（快語）他为了求自己的快乐就哄騙我，叫我失望！

霸尔多洛　（快語）他那时候騙了我那最心痛的一百块銀币，不还給我①。

馬尔斯琳　啊！多么痛快……

霸尔多洛　懲罰一个匪徒……

馬尔斯琳　跟他結婚，大夫，跟他結婚！

第五場

馬尔斯琳，霸尔多洛，苏姗娜

苏姗娜　（手里拿着一項女帽和一条大綵带，臂上披着一件女袍）跟他結婚，跟他結婚！跟誰呀？跟我的費加罗？

馬尔斯琳　（尖酸地）为什么不？你跟他結婚得啦！

霸尔多洛　（笑）女人生了气說話眞带劲！美丽的苏松②，我們正

① 参閱《塞維勒的理发师》。

② 苏松是苏姗娜的爱称。

談論着，他娶着你，真好福气。

馬尔斯琳　我們还沒有算上大人呢！

苏姍娜　（行礼）你別見怪，太太。你的話头里总带点刻薄味儿。

馬尔斯琳　（行礼）你也別見怪，小姐。我的話哪点儿带刻薄味？一位慷慨的大人和他的仆人分一点他賞給他的快乐，不是很公道的嗎？

苏姍娜　他賞給他的？

馬尔斯琳　是的，小姐。

苏姍娜　太太，幸亏你的醋劲儿是誰都知道的，你对費加罗并沒有什么权利，也是誰都知道的。

馬尔斯琳　小姐，倘若依照你的方式巩固一下我的权利，我的权利早就可以变得很牢固了。

苏姍娜　啊，太太，这种方式就是才女們的方式呀。

馬尔斯琳　孩子已經不是个孩子了！她天眞得象个老法官！

霸尔多洛　（拉开馬尔斯琳）再見吧，我們的費加罗的漂亮的未婚妻。

馬尔斯琳　（行礼）大人的秘密情人。

苏姍娜　（行礼）她很尊敬你的，太太。

馬尔斯琳　（行礼）将来她肯不肯也賞我脸，稍微疼疼我，小姐？

苏姍娜　（行礼）关于这方面，太太你沒有什么可求我的。

馬尔斯琳　（行礼）小姐你眞是个美人儿！

苏姍娜　（行礼）哪儿的話！不过足够叫太太你难受的。

馬尔斯琳　（行礼）尤其是非常叫人看得起！

苏姍娜　（行礼）管家婆才叫人看得起。

馬尔斯琳　（怒）管家婆！管家婆！

霸尔多洛　（拉住她）馬尔斯琳！

馬尔斯琳　我們走吧，大夫，我实在受不了啦。再見吧，小姐。

（行礼）

第六場

苏姍娜

苏姍娜　（自語）去你的吧，太太！去你的吧，你这个又迂又酸的东西！我既不怕你搗鬼，也不屑听你的辱駡。——瞧这个老巫婆！因为她念过書，太太在年輕时候受过她的折磨，她就想在这府第里作威作福。（把手里的袍子扔在一张椅子上）我連我要来拿什么东西都想不起来了。

第七場

苏姍娜，薛侶班

薛侶班　（跑上）啊！苏松，我在外面等候了整整两小时，希望这些人走开，好跟你談一談。唉，你結婚啦，我呢，我要离开这儿了。

苏姍娜　我結婚怎么会叫大人的第一侍从武士离开这个府第呢？

薛侶班　（可怜口吻）苏姍娜，他攆我走。

苏姍娜　（模倣薛侶班的口吻）薛侶班，准是你干了什么荒唐事儿！

薛侶班　昨天晚上他在你的表妹芳舍特家里碰見我，我正在教她練习今天庆祝晚会她要担任的天真女郎那个角色。他一

看見我就火得不得了，他对我說："滚出去，小……"我不敢在女人面前說出他那句野話。"滚出去，从明天起就不許你待在府第里。"如果太太，如果我的美丽的教母劝不了他，那就完了，苏松，我就永远沒有福气看見你了。

苏姗娜　看見我！我？又輪上我了！那么，难道你暗中长吁短叹不是为了我的主妇嗎？

薛侶班　啊！苏松，她多么高貴！多么美丽！可是她架子多么大。

苏姗娜　这就是說：我架子不大，你就可以对我大胆……

薛侶班　你很明白，坏东西，我是不敢大胆的。但是你多么幸福呀！时时刻刻都能看見她，跟她說話，清早替她穿衣服，晚上替她脫衣服，把别針一个又一个替她解下来……啊，苏松，我宁愿給……你拿着的是什么？

苏姗娜　(譏笑地)唉！是一頂幸福的帽子和一条走运的絲带，它們夜里紧紧挨着美丽的教母的头发。

薛侶班　(兴奋地)她夜里扎头的絲带！把它給我吧，我的心肝呀。

苏姗娜　(收起它)嘿，那可不成。——"我的心肝！"多么亲密！假使他不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孩……(薛侶班把絲带搶过去)啊！这个絲带呀！

薛侶班　(围着大沙发椅轉)你說把它擱忘了地方，說把它弄髒了，說它丢了。你爱怎么說就怎么說吧。

苏姗娜　(跟着他轉)啊，我敢說，不出三四年，你就会变成一个最坏的小无賴……你把絲带还給我吧！(她打算把絲带夺回来)

薛侶班　(从兜里掏出一张歌譜)留下給我吧！啊！苏松，把絲带留下給我吧。我把我的歌譜送給你。将来我想起你的美丽的主妇，感到难受的时候，你的回忆会成为我唯一的一綫快

乐，会使我的心感到舒暢。

苏姍娜　（把歌譜接了过去）你的心感到舒暢，小賊骨头，你以为你是在对你的芳舍特說話吧。你在她家里叫人家逮住，你想追求太太；这都不算，你还跟我胡纏！

薛侣班　（兴奋）我用人格担保，这是真的！我簡直不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了；这些日子，我覺得我的心非常激动。一看見女人就心跳，一听見爱情和肉慾这些字眼，我就坐立不安，心煩意乱。总之，我需要对人說："我爱你。"这个需要对我是那么迫切，我竟自己一个人也說，往花园里跑着的时候也說，对你的主妇說，对你說，对树說，对云彩說，对把我那些无的放矢的話和云彩一起吹散的风也說。——昨天，我遇見馬尔斯琳……

苏姍娜　（笑）哈哈哈哈。

薛侣班　为什么跟她就不能說？她也是个女人，她也是个姑娘！姑娘！女人！啊！这些名詞多么甜蜜，多么有味道！

苏姍娜　他疯了！

薛侣班　芳舍特溫柔极了，至少她听我說話。你可不溫柔，你！

苏姍娜　我很抱歉！听我說，少爷！（想把絲带夺回来）

薛侣班　（轉身逃走）啊，得了！你看，你搶不回去的，除非連我的性命一起拿去。不过，假如这个代价你还不滿意的話，我再添上一千个吻。（他轉过来追她）

苏姍娜　（轉身逃走）我給你一千个耳刮子，要是你敢走过来。我去太太那儿告你一状；我不但不替你求情，我还要亲自对大人說："大人，这事情办得真好。替我們把这个小鬼头攆走，把这个小坏蛋打发回他的爹娘家去吧。他表面上裝作爱太太，还拐彎抹角，老想拥抱我。"

薛侶班　(看見伯爵走进来，惊慌万状地跳到沙发椅后面)这下我算完蛋了!

苏姗娜　看你吓成这个样子!

第八場

苏姗娜，伯爵，薛侶班(藏着)

苏姗娜　(看見伯爵)啊!(走近沙发，挡住薛侶班)

伯爵　(向前走)你很激动，苏松!你自言自語，你的小小的心好象乱得很……可是，这也难怪，象今天这个日子。

苏姗娜　(不知所措)大人，您有什么吩咐嗎?倘若有人看見您跟我在一起……

伯爵　如果有人闖进来，那就太扫兴了。可是，你知道我是多么关心你的。巴斯勒不会沒告訴你我爱你吧。我只有很短的时間跟你談談我的心事。你听着。(坐在沙发椅上)

苏姗娜　(激烈地)我什么也不要听。

伯爵　(拿住她的手)只說一句話。你知道国王任命我当駐伦敦大使。我带費加罗跟我去，我給他一个很好的位置。既然当妻子的責任是嫁夫从夫……

苏姗娜　啊，我要是敢把我想說的話說出来!

伯爵　(把她拉近点)說呀，說呀，我的亲爱的。你滿有权利支配我一輩子，今天你就行使这个权利吧。

苏姗娜　(害怕)我可不要这个权利，大人，我可不要这个权利。我求您离开我。

伯爵　可是，你得先跟我說一說呀。

苏姗娜　(生气)我不知道我刚才說过什么。

伯爵　关于当妻子的責任。

苏姗娜　好吧！那时候大人从大夫手里把太太爭到手，因为爱她而和她結了婚，那时候您为了她而放弃了某种可怕的貴族权利……

伯爵　（愉快地）給姑娘們很大苦恼的一种权利！啊！苏賽特①！这个权利多么可爱呀！要是黃昏时候你到花园来聊一聊这个权利，我会大大地酬报你那美妙的感情……

巴斯勒　（在外面說話）大人不在家。

伯爵　（站起来）誰在說話？

苏姗娜　我多么倒楣！

伯爵　你出去吧，别註人进来。

苏姗娜　（慌乱）我就註您一个人待在这儿？

巴斯勒　（在外面大声說）大人本来在太太屋里，后来出去了。我去看看。

伯爵　沒有一个地方可以註我躲起来的！啊！这张沙发椅后面……眞够糟的。你快点打发他走。

苏姗娜拦住他，他輕輕地推开她，她往后一退，正好站在他和侍从武士当中。不过，当伯爵蹲下去，占好他的位置时候，薛侶班溥过来，惊慌万狀地跳上沙发，跪着，然后踡伏起来。苏姗娜拿起她带来的袍子盖在侍从武士身上，自己則站在沙发前面。

第九場

伯爵，薛侶班（两个人都藏起来了），苏姗娜，巴斯勒

① 苏賽特也是苏姗娜的爱称。

巴斯勒　小姐，你沒看見大人嗎？

苏姍娜　(很不客气地) 怪事！我怎么会看見他？你給我走开。

巴斯勒　(向她走过去) 你要是明白点道理的話，对我的問題就不会有什么奇怪的了。是費加罗找他。

苏姍娜　这么說，他是在找跟你一道最想害他的那个人了。

伯爵　(旁白) 看看他怎么样替我办事。

巴斯勒　希望一个有夫之妇得点好处，难道就是想害她的丈夫嗎？

苏姍娜　照你的那一套理論，那当然是不算害他了，你这个伤风敗俗的人！

巴斯勒　不是你将要毫无保留地送給别一个人的东西，我們会問你要嗎？一行过結婚典礼，昨天不許你做的事，明天就会命令你，要你去做了。

苏姍娜　可恶的东西！

巴斯勒　結婚是一切重要的事情里面最滑稽不过的一件事，因此我有过这样想法……

苏姍娜　(憤怒) 你想的全是些骯髒事情！誰准你进来的？

巴斯勒　得啦，得啦，坏东西！安靜点吧！你的前途是可以由你自己来安排的。但是，你也别以为在我心目中，对大人不利、妨碍着大人的就是費加罗先生。要是沒有小侍从武士的話……

苏姍娜　(胆怯地) 薛侣班？

巴斯勒　(模倣她) 爱神的薛侣班①。他一天到晚在你身边打轉。今天早上我离开你的时候，他还在这儿走来走去，想进来。

---

① 按薛侣班法文为“小天使”之意。

你敢說这不是真的嗎？

苏姍娜　滿口胡說！滾出去，你这坏东西！

巴斯勒　我是坏东西，因为我的眼睛看得清楚。还有，他那弄得很神秘的那首小曲子难道不是送給你的嗎？

苏姍娜　（生气）啊！是的，是送給我的……

巴斯勒　要不就是为了太太而編的！是的，听說当他伺候太太吃飯的时候，老看着太太，他那两只眼睛！……不过，該死的东西！他别拿这鬧着玩！对这种事儿，大人可凶得很呢。

苏姍娜　（憤怒）你眞黑心眼，滿处散布謠言，陷害一个失掉主人欢心的可怜的孩子。

巴斯勒　是我造的謠嗎？大家都在談論，我才說的。

伯爵　（站起来）什么，大家都在談論！①

苏姍娜　啊！天呀！

巴斯勒　哈哈！

伯爵　赶快，巴斯勒，把他攆走。

巴斯勒　啊！我不該进来，太抱歉了！

苏姍娜　（慌乱）天呀！天呀！

伯爵　（对巴斯勒）她受惊了。我們扶她坐在沙发上吧。

苏姍娜　（用力推开他）我不要坐。这样随随便便走进人家的屋子，多么可恶！

伯爵　現在我們两个人和你在一起，亲爱的，一点危险都不会有的。

巴斯勒　我呢，关于侍从武士的問題，刚才我是逗着玩的，給您听見了，我心里很不安。我这样作不过想探探她的心。其

① 薛侣班（在沙发上面），伯爵，苏姍娜，巴斯勒。——作者注。

实呢……

伯爵 給他五十个庇斯多尔[1]，一匹馬，打发他回他爹娘家里去。

巴斯勒 大人，就因为我开了这一点小玩笑？

伯爵 这个小荒唐鬼，昨天我还碰見他和园丁的女儿在一块儿……

巴斯勒 和芳舍特？

伯爵 而且在她的屋子。

苏姗娜 （憤怒）在她的屋子，大人上那儿去一定也有点事儿吧。

伯爵 （愉快地）你这句話，我倒挺喜欢的。

巴斯勒 这是个好苗头。

伯爵 （愉快地）你猜錯了。我去找你的舅舅安东尼奥，給我看园子的那个醉鬼，想吩咐他点事儿。我敲門，等了好半天門才打开。你的表妹神色仓皇，我起了疑心，我跟她說話，一面說，一面留心看。在門后面有块东西，有点象布簾子，有点象包袱皮，我說不淸是什么，盖着一些衣服什物。我装作沒事儿的样子，慢慢地輕輕地拉开那块布簾子，（想模做当时的动作，他拉开沙发上面的袍子）我就看見……（他看見了侍从武士）呀！……[2]

巴斯勒 哈哈！

伯爵 这个把戏和昨天的一模一样。

巴斯勒 更高明一些。

伯爵 （对苏姗娜）妙极了，小姐。刚刚訂过婚，你就作下这种准备？原来你是为了要招待我的侍从武士，所以才不要有人跟你在一起？至于你，少爷，你一点也不改你的品行。只差

---

① 西班牙錢币。

② 苏姗娜，薛侣班（在沙发上面），伯爵，巴斯勒。——作者注。

太太的第一使女，你的朋友的妻子，你还沒招惹过，你好不尊敬你的教母！不过，我絕不能让我敬爱的費加罗作这种欺騙行为的牺牲品。巴斯勒，他是和你在一起的嗎？

苏姗娜 （憤怒）談不到什么欺騙行为，也談不到什么牺牲品。您跟我說話时候，他就在这里的。

伯爵 （狂怒）你說这句話，简直是在撒謊！就是他的最狠的敌人也不至于敢这样害他。

苏姗娜 他求我托太太在您面前替他求求情。您走进来，他慌得了不得，就拿这张沙发椅把自己遮起来的。

伯爵 （生气）眞狡猾！我进来时还坐在沙发上面来着。

薛侣班 唉，大人，那时候我在后面直打哆嗦。

伯爵 又是一套鬼話！我自己刚才就是藏在沙发后面的。

薛侣班 請您原諒，就是那个时候我跳起来，蜷在沙发上面。

伯爵 （更憤怒）眞是一条蛇，这个小……长虫！他听我們說話来着！

薛侣班 正相反，大人，我尽我的力量一个字也不听你們的。

伯爵 啊，你简直是出卖我！（对苏姗娜）你别想和費加罗結婚了。

巴斯勒 不要生气啦，有人来了。

伯爵 （把薛侣班从沙发椅上拉下来，要他站住）让他当着众人站在这儿！

第十場

薛侣班，苏姗娜，費加罗，伯爵夫人，伯爵，芳舍特，巴斯勒，很多穿白衣服的仆人，乡下女人，乡下男人

費加罗 （手里拿着一项插上白羽毛結上白絲帶的女冠，对伯爵夫人說）只有

您，太太，可以替我們求得这个恩典。

伯爵夫人 您看他們，伯爵，他們以为我有一种我实在沒有的力量。但是，旣然他們的要求并不是不合情理的……

伯爵 （窘）也許是很不合情理的，所以……

費加罗 （低声对苏姗娜）好好儿支持我一下。

苏姗娜 （低声对費加罗）不会有效果的。

費加罗 （低声）总得試一試。

伯爵 （对費加罗）你們要什么？

費加罗 大人，您由于爱太太而取消了某一种使人厌恶的权利，您的佃农們受了感动……

伯爵 不錯呀！这个权利不再存在了。你还有什么意見？……

費加罗 （恶作剧地）把这样一位好主人的美德宣揚出去，現在該是时候了。这个美德今天对我的好处是那么大，因此我很想开个头，在我举行婚礼时候庆祝它一下。

伯爵 （更窘）朋友，你开玩笑！废除一种可耻的权利，只不过是履行了我們在道义上应尽的責任。西班牙人可以愿意用体貼溫存来征服美人的心，但是，如果硬要她們把那最甜蜜的东西交給我們第一次使用①，象要求奴隶貢賦似的，啊！这是汪达尔人②的专制暴政，而不是高貴的卡斯提尔人的公認的权利。

費加罗 （用手拉着苏姗娜）您的賢明保全了这位少女的貞节，請您答应，让她公开地，从您的手里，接受这頂用白羽毛和白絲带装飾起来的处女冠，您的心地純洁的象征。以后所有的婚礼，請您规定都采用这个仪式。我們合唱一首四行詩，永

① 指貴族的初夜权。

② 第五、六两世紀侵略西班牙的日耳曼民族。

远紀念……

伯爵 (窘)如果我不知道用情人、詩人、音乐家这三种名义，人們就可以任意装疯卖傻的話……

費加罗 朋友們，跟我一起求求大人呀。

全体 大人！大人！

苏姗娜 (对伯爵)为什么躲避您那当之无愧的頌揚？

伯爵 (旁白)好奸詐的女人！

費加罗 您瞧瞧她，大人。世界上不会再有更美丽的未婚妻，象她这样显示出您的犧牲的伟大。

苏姗娜 不要談我的容貌，只頌揚他的美德吧。

伯爵 (旁白)这整个是一套把戏。

伯爵夫人 我也加入他們一起向您請求，伯爵。这个仪式对我永远是宝貴的，因为它的起因是出于您一度对我的爱情。

伯爵 是出于我永远对您的爱情，太太。就是以这个名义，我才同意了。

全体 万岁！

伯爵 (旁白)我上当了。(高声)我只想把举行婚礼的时間挪后一点，好把它办得更风光些。(旁白)我得快点派人把馬尔斯琳找来。

費加罗 (对薛侶班)你呢，小頑皮！你不鼓掌嗎？

苏姗娜 他正难受呢。大人要攆他走。

伯爵夫人 啊，伯爵，我求您饒恕他。

伯爵 他不配。

伯爵夫人 唉！他这么年輕。

伯爵 并不象您所想象的那么年輕。

薛侶班 (哆嗦)寬宏大量地饒恕一切，并不是您和太太結婚时候

所放弃了的貴族权利！

伯爵夫人 他只放弃了使你們大家痛苦的那种权利。

苏姗娜 假若大人曾經放弃了饒恕人的权利，他一定愿意头一个把它秘密地贖回来。

伯爵 （窘）一定的。

伯爵夫人 干嗎說贖回来？

薛侣班 （对伯爵）我的举动輕浮，这是眞的，大人。但是，我的嘴可够严密的，我从来不乱說話……

伯爵 （窘）得啦，得啦！

費加罗 他这是什么意思？

伯爵 （激动地）得啦。大家都要我饒恕他，我就饒恕他吧。而且，我更进一步，我派他在我的联队里带一連人。

全体 万岁！

伯爵 可是，他得馬上动身赶到加泰隆去。

費加罗 啊，大人，让他明天去吧。

伯爵 （坚持）这是我的命令。

薛侣班 我服从。

伯爵 向你的教母致敬，請求她的保护①。

薛侣班一膝着地，跪在伯爵夫人面前，說不出話来。

伯爵夫人 （感动）既然连个天一天都不能容你待下，你就动身走吧，年輕人。一种新的职务叫你去，你就好好地去完成它吧。要为你的恩人增光。别忘了我們这个家，在这里你的年輕时代受过多少寬大的待遇。你要服从，要誠实，要勇敢。我們将要把你的成功看作我們的成功。（薛侣班站起来，回

① 歐洲中世紀风俗，每个騎士都得找一个有地位的貴妇作"保护人"。

到原来的位置）

伯爵　您很激动，太太！

伯爵夫人　我承認我是有点激动了。誰知道一个孩子，投入了这样危险的职业，会遭遇上什么样的命运呢！他是我娘家的亲戚，而且，又是我的教子。

伯爵　（旁白）我看巴斯勒說得有理。（高声）年輕人，你拥抱拥抱苏姍娜……和她作最后一次的拥抱……

費加罗　为什么說最后一次，大人？他还要回来过冬呢。你也亲我一下，队长！（他拥抱薛侶班）再見，亲爱的薛侶班。你去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孩子。哼！别再天天在妇女堆里打轉。不再吃酥点心，不再吃奶油糕，不再玩打手背，不再玩捉迷藏。你将要带一些好战士，天呀！晒得黑黑的，穿得破破烂烂的。你背着一支重重的枪，向右轉，向左轉，开步走，向光荣的道路前进。别在半路上摔下来，除非遇到砰的一声飞来一顆子弹……

苏姍娜　别說了！怪可怕的！

伯爵夫人　多么不吉利呀！

伯爵　馬尔斯琳在哪儿？很奇怪，她不跟你們在一起！

芳舍特　大人，她从农場的小道走上了往鎮里去的大路。

伯爵　她就回来嗎？……

巴斯勒　什么时候老天爷高兴要她回来，她就回来。

費加罗　但愿老天爷永远不高兴才好……

芳舍特　霸尔多洛大夫刚才还用胳臂扶着她呢。

伯爵　（兴奋地）大夫来了嗎？

巴斯勒　大夫一来到，她就抓住他不放……

伯爵　（旁白）他来得正是时候。

芳舍特　馬尔斯琳的样子很生气，一面走，一面大声說話。随后她站住，这样子伸开两只胳臂…… 大夫用他的手对她这样子，叫她安静下来。她好象生气极啦！她提到我的表姐夫費加罗的名字。

伯爵　（摔她的下巴）表姐夫……未来的。

芳舍特　（指着薛侣班）大人，昨天的事儿您饒恕我們了嗎？

伯爵　（打断她）你好，你好，小姑娘。

費加罗　就是她那股子討厌的爱情把她迷惑住了。她也許会来扰乱我們的婚礼。

伯爵　（旁白）我給你保証，她一定会来扰乱的。（高声）走吧，太太，我們回到里面去吧。巴斯勒，你到我屋子来一下。

苏姗娜　（对費加罗）回头你到我这儿来嗎，亲爱的？

費加罗　（低声对苏姗娜）这一下他可認輸了吧？

苏姗娜　（低声）好孩子！（全体下）

第十一場

薛侣班，費加罗，巴斯勒

全体下的时候，費加罗拉住薛侣班和巴斯勒两个人，把他們拉回来。

費加罗　过来，过来，你們俩走过来！結婚仪式已經决定了，跟着来的就是今天的庆祝晚会了。我們得好好地練习練习。我們不要象某些演員一样，在批評家最注意的那一天，反而演得比任何时候都差。我們可不能拿第二天重演作为借口，来原諒自己。我們今天就得把每人担任的角色練习得好好的。

巴斯勒 （恶作剧地）我担任的角色比你所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費加罗 （背着他作要揍他的姿态）你可不知道你担任的角色将要給你多么大的成功。

薛侣班 我的朋友，你忘了我馬上就得离开这儿。

費加罗 可是你，你倒眞想待下来！

薛侣班 啊！我怎么不想呀！

費加罗 那得使个巧計。你动身时候，什么話都別說。把出門的大衣披在肩上。当着大家准备行装，讓人家看見你的馬在鉄栅栏門旁边。騎上馬跑一陣儿，一直跑到农場。然后从后面徒步走回来。大人以为你动身走了。只要你躲着点儿，不讓他看見，等庆祝会完了以后，我負責叫他不生你的气。

薛侣班 但是芳舍特担任的那个角色，她还不会呢！

巴斯勒 你整整一星期沒离开过她一步，你到底教会她什么鬼东西？

費加罗 你今天閑着沒有事干，看我的面子教教她吧。

巴斯勒 小心点儿，年輕人，小心点儿！她的爸爸不滿意呢，她挨了耳刮子，她不会跟你学了。薛侣班，薛侣班！你将給她添煩恼！"老拿瓦罐去打水……"

費加罗 啊！你这个滿口陈詞滥調的傻瓜！喂！書呆子！世界各国的哲理名言到底是怎样說的？"老拿瓦罐去打水，临了……"

巴斯勒 "……打滿了完事。"①

費加罗 （一面走一面說）还好，你倒不那么蠢，不那么蠢！

① 原来的俗語是："老拿瓦罐去打水，临了打碎了完事"，巴斯勒把它改为"……临了打滿了完事。"

第二幕

舞台布景是一間华丽的寝室。墙凹处是一张大床，舞台前面有一个平面台。进出的門开在右面第三道幕上；梳粧室的門在左面第一道幕上。舞台后部有一道門，通女下人的屋子；另一面有一扇窗。

第一場

苏姍娜，伯爵夫人（从右面的門上）

伯爵夫人 （急促地坐在一张有垫子的沙发椅上）苏姍娜，把門关上，把經过情形詳詳細細地講給我听。

苏姍娜 我什么也沒有瞞着太太。

伯爵夫人 什么！苏松，他想引誘你？

苏姍娜 啊，不是的！大人对他的女下人用不着这許多虛礼的。他想收买我。

伯爵夫人 当时小侍从武士也在場嗎？

苏姍娜 就是說，藏在大沙发后头。他来要我求您饒恕他。

伯爵夫人 为什么他不直接来跟我說？难道我会拒絕他嗎，苏松？

苏姍娜 我也是这样說的。的确，他舍不得走，特别是舍不得离

开太太！他对我說："呀，苏松，她多么高貴！多么美丽！可是她架子多么大！"

伯爵夫人　我是这样的嗎，苏松？我一向是庇护着他的呀。

苏姍娜　后来他看見我手里拿着您晚上扎头用的絲带，他就扑上前来要……

伯爵夫人　（微笑）我的絲带……多么孩子气！

苏姍娜　我想把它夺回来。太太，他活象只獅子，眼睛发亮……他提高他那又嫩又甜的嗓子使劲嚷嚷："你搶不回去的，除非連我的性命一起拿去。"

伯爵夫人　（若有所思）后来怎么样，苏松？

苏姍娜　怎么样，太太，跟这小鬼能有个完嗎？东一句我的教母，西一句我很想她。因为他連吻一下太太的袍子都沒有那种胆子，就总想吻我。

伯爵夫人　（若有所思）别談了…… 别談这些傻事了……后来，我的好苏姍娜，我的丈夫临了就对你說……

苏姍娜　我要是不肯依順他呀，他就要保护馬尔斯琳啦。

伯爵夫人　（站起来，一面走一面用力搧扇子）他一点也不再爱我了。

苏姍娜　那么，为什么他的醋劲儿却又那么大呢？

伯爵夫人　做丈夫的全一样，我的亲爱的！还不是为了自以为了不起。啊！我爱他爱得太过分了！我对他处处体貼溫存，他嫌膩了。这是我待他唯一的差錯。可是我决不使你因为講了老实話倒受連累，你一定能够和費加罗結婚的。只有他能够帮助我們。他現在就来嗎？

苏姍娜　他一看見猎队出发就来。

伯爵夫人　（搧扇子）把靠花园那边的窗戶打开一点儿。这儿怪热的……

苏姍娜　那是因为太太說話、走路都有些激动的原故。（她过去打开舞台后部的窗戶）

伯爵夫人　（沉思許久）他要不是經常躲着我……男人們眞是罪过！

苏姍娜　（从窗口大声說）啊！大人在那边，騎着馬，穿过大菜园。貝得利尔跟着他，带着两条、三条、四条猎狗。

伯爵夫人　我們有的是时間。（她坐下）苏松，有人敲門。

苏姍娜　（一面唱，一面跑去开門）啊，是我的費加罗！啊，是我的費加罗！

第二場

費加罗，苏姍娜，伯爵夫人（坐着）

苏姍娜　我的亲爱的，来吧！太太等急啦……

費加罗　你呢，我的亲爱的苏姍娜，你急嗎？——太太沒有什么理由要这样急。說实話，这有什么？一桩鸡毛蒜皮的事。伯爵大人覚得我們的年輕女人可爱，想叫她做他的情妇，本来是很自然的。

苏姍娜　很自然的？

費加罗　再說，他派我当送公文的信差，苏松当大使館的顧問。他并不糊涂！

苏姍娜　你的話有个完沒有？

費加罗　因为我的未婚妻苏姍娜不肯接受这个头銜，他就支持馬尔斯琳的想头。还有比这更簡单的嗎？誰妨害我們的打算，就破坏誰的打算作为报复。人人都这样做，我們自己也

要这样做。好，我説完了。

伯爵夫人　費加罗，他的主意破坏着我們大家的幸福，你説起来，怎么可以象沒有事一样？

費加罗　誰説我是这样的，太太？

苏姍娜　你不但不为我們的痛苦而难受……

費加罗　难道我还沒有为我們的痛苦忙够了嗎？現在，我們也要象他一样，有条不紊地行动起来，我們先叫他担心担心他的事，免得他老是不放松我們的事情。

伯爵夫人　説得很好，但是怎么办呢？

費加罗　已經办过了，太太，我給了他一个假警告，説您……

伯爵夫人　説我！你发昏了！

費加罗　啊！发昏的应該是他。

伯爵夫人　象他那样爱嫉妒的人……

費加罗　最好不过。要想从这种性格的人的身上捞一把，最好是刺激刺激他們一下；女人們很懂得这种办法。等到他們气得冒火的时候，用一个小小的詭計，揪着他們的鼻子，要他們上哪儿就上哪儿，一直揪进瓜达勒儿維河[1]。我叫人交給巴斯勒一张匿名条子，警告大人，説跳舞的时候会有一个情人来会您。

伯爵夫人　你这样歪曲事实，毁謗一个賢德的妇人？

費加罗　太太，女人里面沒有几个能使我放心使用这方法的，怕的是碰个正巧她眞有情人……

伯爵夫人　这样説来，我倒不能不感謝你了！

費加罗　那么，你們説，好玩不好玩？一整天把他的心攪得个七

[1] 西班牙的大河，經过哥勒都和塞維勒两城，然后流入大西洋。

上八下，他本来打算和我的未婚妻一起心滿意足地度过的时候，却要他走来走去，东张西望，咒駡他的太太！他已經走迷了路。他追逐这一个？还是留神那一个？在他头昏脑乱的时候……瞧，瞧，他在那面，跑过平地，追一只走投无路的野兎。結婚时間很快就到了。他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反对，他永远不敢在太太面前公开反对的。

苏姍娜 他不敢。但是馬尔斯琳这位女才子，她可敢呢，她。

費加罗 这呀，說实話，我也担心得很！你让大人知道，說你黄昏时候上花园去吧。

苏姍娜 你依靠这一着嗎？

費加罗 啊，天呀！你听我說。不愿意无中生有的人，什么也得不了，而且也不配得着什么。这就是我的話。

苏姍娜 好漂亮的話！

伯爵夫人 和他的想头一样漂亮。你同意她上那儿去嗎？

費加罗 决不同意。我叫别人穿苏姍娜的衣服去。在約会上让我們抓住，伯爵有办法抵賴嗎？

苏姍娜 叫誰穿我的衣服去？

費加罗 薛侶班。

伯爵夫人 他已經走了。

費加罗 我看沒有。你們愿意听我安排嗎？

苏姍娜 进行一桩詭計，我們可以信得过他。

費加罗 同时进行两桩、三桩、四桩也不在乎，糾纏一起的、錯綜复杂的……全行。我是天生当政客的。

苏姍娜 有人說这是很困难的行当呀！

費加罗 收錢、拿錢、要錢；这三句話就是当政客的秘訣。

伯爵夫人 他这样有信心，临了我也相信他了。

費加罗　这就是我的計划。

苏姗娜　你刚才說什么？

費加罗　我說大人不在的时候，把薛侶班給你們送过来。你們替他梳好头，穿好衣服。我再把他藏起来，給他一些指导。然后嘛，大人，有您的好看的。（下）

第三場

苏姗娜，伯爵夫人（坐着）

伯爵夫人　（拿起人工黑痣盒子）天呀！苏松，我的样子好难看！……那个年輕人快来了……

苏姗娜　太太，您不想让他逃出危险嗎？

伯爵夫人　（对着小鏡子，若有所思）我……你看我怎么样罵他。

苏姗娜　您叫他唱唱他編的小曲子吧。（把曲譜放在伯爵夫人身上）

伯爵夫人　可是，我的头发实在也太乱了……

苏姗娜　（笑）我只要把这两綹发鬈攏上去，太太罵他就罵得更好了。

伯爵夫人　（恢复常态）苏松，你說什么？

第四場

薛侶班（面有愧色），苏姗娜，伯爵夫人（坐着）

苏姗娜　进来吧，軍官少爷。太太可以接見你了。

薛侶班　（哆嗦地向前走）啊！这个称呼，使我多么苦恼呀，太太！

它告訴我非离开这个地方不可……离开教母，那样……好……！

苏姗娜　又那样美！

薛侣班　（叹气）唉！是啊。

苏姗娜　（模倣他）“唉！是啊。”年輕人，眼皮长长的伪君子！得啦，美丽的青鳥儿，唱你的小曲子給太太听吧。

伯爵夫人　（摊开曲譜）究竟是誰編的？

苏姗娜　瞧，做贼心虛，脸都紅了。你脸上抹了胭脂，还是怎么的？

薛侣班　难道不許人家……亲热……？

苏姗娜　（拿拳头威吓他）我要全說出来了，你这个无賴！

伯爵夫人　得啦……他唱嗎？

薛侣班　啊！太太，我直哆嗦！……

苏姗娜　（笑他）咩、咩、咩、咩、咩、咩、咩。一到太太要他唱，瞧他这个謙虛的作家！我来伴奏。

伯爵夫人　用我的吉他吧。（伯爵夫人坐着，看着曲譜听他唱。苏姗娜站在沙发后面，从主妇头上看曲譜，开始試弹。小侍从武士在伯爵夫人面前，两眼下垂。①这个場景就是依照方璐②的画刻成的木刻“西班牙会話”。）

故事曲（用“瑪勒伯路从軍曲”③的調子）。

第一節

我的战馬喘着气，

---

① 薛侣班，伯爵夫人，苏姗娜。——作者注。

② 加尔·方璐（1705—1765），法国画家。

③ “瑪勒伯路从軍曲”是十八世紀很流行的歌曲。瑪勒伯路（1650—1722）是英国将軍，西班牙王位战爭中的英軍指揮官。

(我的心，我的心好苦！)
跑到东来跑到西，
任凭战馬之所之。

第二節

任凭战馬之所之，
无侍从又无馬夫；
在这儿，泉水之旁，
(我的心，我的心好苦！)
想念我的教母，
想得我泪滿襟。

第三節

想得我泪滿襟，
眞果是悲苦万分。
我在榛树上刻字，
(我的心，我的心好苦！)
單刻她的名字；
国王恰巧經过。

第四節

国王恰巧經过，
帶着侍臣和僧侣。
王后說：——侍从武士，
(我的心，我的心好苦！)
誰給你折磨苦惱？

誰使你痛哭流涕？

第五節

誰使你痛哭流涕？
你一定得告訴我們，
——稟王后和陛下，
(我的心，我的心好苦！)
我有过一个教母，
我永远永远敬爱她。①

第六節

我永远永远敬爱她：
我看，我爱她会爱到死。
王后說：——侍从武士，
(我的心，我的心好苦！)
难道教母只有一个？
我来当你的教母。

第七節

我来当你的教母；
我收你做侍从武士，
我把年輕的爱倫娜給你，
(我的心，我的心好苦！)
我的上校的女儿，

---

① 唱到这一行，伯爵夫人叫薛侶班停止唱下去，把紙摺上，其余的不在戏台上唱了。——作者注。

总有一天，我把她嫁給你。

第八節

总有一天，我把她嫁給你。
——不要，請您不要說了；
我宁願拖住我的鉄鏈，
(我的心，我的心好苦！)
为这个痛苦死去，
也不願以此自慰。

伯爵夫人　唱得自然……而且有感情。

苏姍娜　（把吉他放在沙发上）① 哼！讲到感情，他是一个年輕人，他……呃！軍官少爷，是不是有人告訴过你，为了要使得今天晚会热鬧些，我們想先知道一下，把我的衣服穿在你的身上，看看合身不合身。

伯爵夫人　我怕他穿不了。

苏姍娜　（和他比較身量）他和我一样高。我們先脫掉他的外衣。

（脫了他的外衣）

伯爵夫人　有人进来怎么办？

苏姍娜　难道我們在作什么坏事嗎？我去把門关上。（跑过去）不过，我要考虑的倒是戴什么帽子好。

伯爵夫人　拿我的帽子吧，在梳粧台上。

苏姍娜走进紧靠舞台前面的梳粧室。

---

① 薛侣班，苏姍娜，伯爵夫人。——作者注。

第五場

薛侣班，伯爵夫人（坐着）

伯爵夫人 从現在到舞会这段时間內，伯爵是不会知道你在府第里的。我們以后再对他說，他們正赶办你的委任状的时候，我們起了念头……

薛侣班 （拿委任狀給她看）唉，太太，委任状就在这儿啦；他叫巴斯勒交給我的。

伯爵夫人 已經发給你了？他連一分鈡都怕耽誤。（看委任狀）他們办得太匆忙，竟忘了打上他的漆印。（把委任狀还給他）

第六場

薛侣班，伯爵夫人，苏姍娜

苏姍娜 （拿着一項大帽子上）漆印？打在什么上面？

伯爵夫人 他的委任状。

苏姍娜 已經发給他了？

伯爵夫人 誰說不是呢。这是我的帽子嗎？

苏姍娜 （坐在伯爵夫人旁边）① 而且是最漂亮的一頂。（嘴里啣住別針，唱）

向这面轉过来吧，

① 薛侣班，苏姍娜，伯爵夫人。——作者注。

好朋友讓·德·列拉。

（薛侣班跪下，苏姍娜替他把帽子戴上）太太，他真可爱！

伯爵夫人　把他的領子整理一下，看上去可以更象个女的。

苏姍娜　（整理薛侣班的領子）嘿……看你这个娃娃，扮起女人来多么美呀！連我都嫉妬他，我！（撑他的下巴）你別这样好看成不成？

伯爵夫人　她簡直疯啦！把袖口卷得再高一些，阿瑪地①袖子就更……（她卷起薛侣班的袖口）他胳臂上有什么东西？絲带！

苏姍娜　是您的絲带。太太看見，我太高兴啦。我早就对他說过，我要把这件事說出来的！啊！不是大人走进来，我会把絲带夺回来的，我的力气并不比他小。

伯爵夫人　絲带上面有血漬！（她解开絲带）

薛侣班　（羞愧）今天早上，我打算动身，整理馬勒。馬头一揚，馬纓把我的胳臂擦了一下。

伯爵夫人　有誰用过絲带作紗布的！

苏姍娜　尤其是偷来的絲带。——嘿，什么馬纓……什么馬跳……什么騎兵旂子……我可不懂这些名堂。——啊！他的胳臂有多白！象女人的一样！比我的还白！太太，你瞧！（比較他們的胳臂）

伯爵夫人　（冰冷的口气）你还是忙你的，把梳粧台的胶布拿来給我吧。

苏姍娜含笑把薛侣班的头推一下。他往后一倒，手扶着地。她走进紧靠舞台前面的梳粧室。

---

① 这是一种狭狭的袖口，手腕有鈕扣的袖子。在《阿瑪地》歌劇里面的人物都穿这种衣服，所以有这样的名称。

第七場

薛侣班(跪着),伯爵夫人(坐着)

伯爵夫人 (待一会儿不説話,眼睛看着絲带。薛侣班饞涎欲滴地注視她)我的絲带,少爷……那顏色我最喜欢……丢了我非常生气。

第八場

薛侣班(跪着),伯爵夫人(坐着),苏姍娜

苏姍娜 (重上)扎上他的胳臂嗎?(她把胶布和剪刀交給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 你去把你的衣服取来給他穿,把另外一頂帽子的絲带也拿来。

苏姍娜从舞台后面的門走出去,把侍从武士的外衣带走。

第九場

薛侣班(跪着),伯爵夫人(坐着)

薛侣班 (两眼下垂)您給我拿走的那一条,很快就会治好我的伤口的。

伯爵夫人 它有什么功效?(把胶布給他看)这个才有用呢。

薛侣班 (吞吞吐吐地)一根絲带……扎过一个人的头……或者挨过一个人的皮肤……一个……,

伯爵夫人　(打断他的話)一个跟你不相干的人用过的絲带，对伤口会有好处嗎？我还不知道有这种功效。我留下这条綁过你的胳臂的絲带試驗試驗看，一擦破皮……我的女佣人一擦破皮，我就試試它看。

薛侶班　(激动)您把它留下，而我呢，我却要离开这儿了。

伯爵夫人　并不是永远离开。

薛侶班　我多么的不幸呀！

伯爵夫人　(感动)他哭了，現在！都是那个坏家伙費加罗說的不吉利的話把他吓坏了。

薛侶班　(兴奋)啊！我倒愿意象他預言的那样死了的好！我要是拿得稳立刻就死去，我也許就敢吻……

伯爵夫人　(打断他的話，用她的手帕替他擦眼睛)住嘴，住嘴，孩子！你說的話就沒有半点道理。(敲門声音，她提高嗓子說)誰这样敲我的房門？

第十場

薛侶班，伯爵夫人，伯爵(在外面)

伯爵　(在外面)您干嗎把自己鎖在里面？

伯爵夫人　(慌张，站起来)是我的丈夫！天呀……(对薛侶班，他也站起来了)你沒穿外衣，脖子胳臂都光着！就你一个人和我在一起！这种乱糟糟的样子，他收到一张小紙条，他的醋劲……

伯爵　(在外面)您怎么不开門？

伯爵夫人　是因为……就只有我一个人……

伯爵　(在外面)一个人！那么，您跟誰說話？

伯爵夫人　(找話說)……毫无疑問，跟您說話呀。

薛侶班　(旁白)刚出了昨天和今天早上的岔子，他会馬上杀死我的！(向梳粧室跑，走进去，关上門)

第十一場

伯爵夫人(单独一人，拿掉梳粧室的鑰匙，跑去給伯爵打开門)

伯爵夫人　啊！多么糟心！多么糟心呀！

第十二場

伯爵，伯爵夫人

伯爵　(有点声色俱厉地)您一向不是这个样子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的呀！

伯爵夫人　(慌乱)我……我正在忙着打扮……是的，我和苏姗娜正在忙着打扮打扮。她刚到她的屋子去了一会儿。

伯爵　(端詳她)您的脸色、声音全变了。

伯爵夫人　这沒有什么奇怪的……一点都不奇怪……我敢这么說……我們正講起了您……我跟您說，她到她的屋子去了……

伯爵　你們正講起了我！……我心里很不安定，所以赶着回来。我上馬时候，有人交給我一张小紙条。上面的話，虽然我一点也不信，可……可是究竟使我不放心。

伯爵夫人　什么，伯爵……什么小紙条？

伯爵　太太，我們不能不承認，不是您就是我，身边有一些……一些很坏的人！有人給我警告，說在今天这一天里，我以为現在不在这儿的某一个人要来会您。

伯爵夫人　不管那个胆大的人是誰，要会我呀，就得进这屋子来，因为我打算整天不离开我的屋子。

伯爵　今天晚上，苏姗娜的婚礼呢？

伯爵夫人　不管有什么事，我也不出去。我很不舒服呢。

伯爵　幸亏大夫来了。（侍从武士在梳粧室弄翻了一张椅子）什么声音？

伯爵夫人　（更慌乱）声音？

伯爵　有人弄翻了一件家具。

伯爵夫人　我……我什么都沒听見，我。

伯爵　您一定有很大的心事！

伯爵夫人　心事！什么心事？

伯爵　太太，梳粧室里面有人。

伯爵夫人　呃……您想能有誰，伯爵？

伯爵　我正該这么問您，我是刚进来的。

伯爵夫人　呃，不过……很显然的，是苏姗娜，她正在收拾东西。

伯爵　您刚才不是說她到她屋子去了嗎？

伯爵夫人　到她屋子去了……也許进了梳粧室。我不清楚。

伯爵　如果是苏姗娜，为什么您这样慌张？

伯爵夫人　慌张，为了我的使女？

伯爵　是不是为了您的使女，我可不知道。但是慌张，这是千眞万确的。

伯爵夫人　千眞万确，伯爵，那个姑娘教您心慌意乱，您关心她比关心我更厉害。

伯爵　（怒）我是那样关心她，所以我要馬上看看她。

伯爵夫人　是的，我知道您是經常想看她的。但是，您这种最沒有根据的疑心病……

第十三場

伯爵，伯爵夫人，苏姍娜（拿着一些衣服，推开舞台后面的門，上）

伯爵　这种疑心病是很容易消除的。（他对着梳粧室大声說）出来，苏松，我命令你。

苏姍娜在舞台后部墻凹处站住。

伯爵夫人　她差不多光着身体呢，伯爵。您能够这样打扰女人嗎？人家躲起来，您还要来打扰她？她出嫁，我送給她一些衣服，她正在試这些衣服。她听見您的声音，就躲起来了。

伯爵　就算她这样怕見人，至少她会答句話呀。（轉身对着梳粧室的門）回答我一声，苏姍娜，是你在里面嗎？

苏姍娜原在舞台后面，一下跳进墻凹处，藏起来。

伯爵夫人　（激动地，对着梳粧室說）苏松，我不許你回答。（对伯爵）从来沒有人专制到这种地步的！

伯爵　（望着梳粧室走过去）好吧！既然她不言語，不管她穿着衣服沒有，我也要看看她。

伯爵夫人　（挺身向前）在別处，在任何地方，我不能阻拦您。但是，在我的屋子，我可希望……

伯爵　我呢，我希望馬上知道那个神秘的苏姍娜到底是誰。我也看出来了，問您要鑰匙，那算白費事。但是，我有一

个拿得稳稳的办法，就是打破这扇薄薄的門。喂，来一个人！

伯爵夫人　您要把佣人都喊来，把您的疑心病弄成公开的丑事，叫整个府第都拿咱們当笑話談嗎？

伯爵　您說得对，太太。其实，我一个人也办得了事。我現在馬上到我的屋子拿应用的东西去；……（他刚要走出去，又走回来）但是，既然您那么不喜欢我叫佣人来，为了使这儿的一切保持原状，您可以不鬧笑話地、不声不响地陪我走一趟嗎？……这样簡单的事情，您当然不至于拒絕我吧。

伯爵夫人　（慌乱）呃！伯爵，那有人想跟您作对的？

伯爵　啊！我差点儿忘了通到女佣人屋子的那个門。我应該也把它鎖上，好充分証明您有道理。（他走过去鎖上在舞台后部的門，拿掉門上的鑰匙）

伯爵夫人　（旁白）啊，天呀！眞倒楣，我太大意了！

伯爵　（回到她身边）現在，那間屋子鎖上了，請您允許我搀着您。（提高嗓子）至于梳粧室里面的苏姍娜，只好劳她駕，等等我吧。我回来时候，她可能受到的小苦头……

伯爵夫人　老实說，伯爵，这件事实在可耻……（伯爵搀着她下，把門鎖上）

第十四場

苏姍娜，薛侶班

苏姍娜　（从墻凹处走出来，望梳粧室跑，对着門鑰匙眼說話）开門，薛侶班，快点开。我是苏姍娜。开門，出来。

薛侣班　（出）啊，苏松，吓死我啦！①

苏姍娜　出去，你一分鈡都耽搁不得。

薛侣班　（害怕）呃，从哪儿出去？

苏姍娜　我不知道，反正你得出去。

薛侣班　沒有門可出去啊！

苏姍娜　刚才鬧过那一場，現在又来这一場，他一定会把你打得稀烂；太太和我全都完蛋了！——你赶快去告訴費加罗……

薛侣班　花园那面的窗子也許不很高吧。（跑过去看）

苏姍娜　（害怕）有一层楼房那么高！不行，不行！啊，我的可怜的主妇呀！我的婚姻，天呀！

薛侣班　（走回来）窗子下面是一片瓜田，至多不过弄坏一些土块罢了……

苏姍娜　（拉住他，大声叫）你要摔死的！

薛侣班　（兴奋地）就是火坑，苏松，是的，我也跳进去，我不愿意連累她……这一个吻会給我带来好运气的。（吻苏姍娜，跑开，打窗口跳下）

第十五場

苏姍娜

苏姍娜　（惊呼）啊……（她倒在地上，坐一会儿，痛苦地走到窗口，往下看了看，又走回来）——他走得老远了。啊，小淘气鬼！又敏捷又漂亮！他要是沒有女人爱呀……我赶快去藏在他原来藏起来

① 薛侣班，苏姍娜。——作者注。

的地方。(进梳妆室时候)伯爵大人，現在，您覺得好玩的話，您可以砸破門板了。誰答应您，誰不是人！(把自己关在里面)

第十六場

伯爵，伯爵夫人(回到寢室来)

伯爵　(把手里的鉗子扔在沙发上面)这儿一切和刚才离开时候一模一样。太太，您逼我砸破这扇門，您想想后果吧。我再說一遍，您愿意自己把門开开嗎？

伯爵夫人　呃，伯爵，您哪来的这样可怕的坏脾气？它把我們夫妻关系搞得这么糟！假如是爱情把您气成这个样子，虽然您蛮不講理，我也原諒得了。也許，我会因为您的动机，忘却您对我的侮辱。可是，单只虛荣就能够叫一个多情的丈夫这样走上极端嗎？

伯爵　不管是爱情还是虛荣，您得把門开开。不然，我立刻就要……

伯爵夫人　(向前走)等一等，伯爵，我求您等一等。您認为我会不守妇道嗎？

伯爵　随您爱說什么就說什么，太太。但是，我一定要看看在梳妆室里面的到底是誰。

伯爵夫人　(害怕)好吧，伯爵，您看吧。您听我說……平心静气地听我說。

伯爵　那么，不是苏姗娜？

伯爵夫人　(胆怯地)至少也不是一个……您有什么可害怕的人。我們正在布置一桩逗乐的事……实在是清白无罪的，預备

今天晚上热鬧热鬧的……我对您发誓……

伯爵 您对我发誓……

伯爵夫人 我們两个人全沒有損害您的意图，他和我。

伯爵 （快語）他和您？是个男的。

伯爵夫人 是个孩子，伯爵。

伯爵 嘿，是誰？

伯爵夫人 我可不敢說出他的名字！

伯爵 （狂怒）我非杀死他不可。

伯爵夫人 天呀！

伯爵 您說！

伯爵夫人 是年輕的……薛侶班……

伯爵 薛侶班！无法无天的家伙！我的疑心和那张紙条都得到解答了。

伯爵夫人 （合手）啊，伯爵，别以为……

伯爵 （跺脚，旁白）我到处碰上这个該死的侍从武士！（高声）得了，太太，把門打开。現在我什么都明白了。要是这里面沒有什么罪恶的話，今天早上您送他走的时候，不会这样动感情；我命令他走，他不会不走；您不会这样耍花样，說苏姗娜这样那样；他不会这样巧妙地躲起来。

伯爵夫人 他怕您看見他生气。

伯爵 （狂怒，轉身对着梳妆室大声叫）滚出来，倒楣的小鬼！

伯爵夫人 （抱住他的腰，拉开他）啊！伯爵，伯爵，您这样生气，我替他害怕。我請求您别这样不公正，乱疑心人！回头您看見他乱糟糟的，請您别以为……

伯爵 乱糟糟的！

伯爵夫人 唉！是的。他准备扮女装，戴上我的帽子，单穿短

褂，沒穿外衣，敞着領子，光着胳臂，他正要試……

伯爵　所以刚才您要待在屋里！您这不要脸的女人呀！嘿，您将来可以长期地待在一間屋子里的①。但是我必須首先赶掉一个渾眼小子，消灭他，任何地方不再碰見他。

伯爵夫人　（跪下，把手举起）伯爵，饒了一个孩子吧。您要那样，我的心会难过一輩子的，因为是我造成……

伯爵　您越害怕，他的罪过越重。

伯爵夫人　他沒什么罪过，他本来要走的。是我叫他来的。

伯爵　（狂怒）站起来。走开……你这賤人②，好大胆子，敢在我面前替男人說話！

伯爵夫人　好吧！我这就走开，伯爵，我这就站起来，我把梳妆室的鑰匙交給您。可是，看您爱我的份上……

伯爵　看我爱您的份上！淫妇！

伯爵夫人　（站起来，把鑰匙交給他）答应我，放那个孩子走，千万别伤害他。以后，您如果仍然不相信我的話，您就朝我生气好了……

伯爵　（拿鑰匙）我什么話也听不下去了。

伯爵夫人　（倒在一张靠背椅子上，手帕放在眼睛上面）啊，天呀！他活不成了！

伯爵　（打开門，往后退）原来是苏姗娜！

---

① 按照封建制度，丈夫发現妻子对他不忠实，就有权利把她关在修道院里。

② 在貴族家庭，夫妻談話用"您"，不用"你"，表示互相敬重。这里，伯爵忽然改用"你"，表示对伯爵夫人的鄙視。

第十七場

伯爵夫人，伯爵，苏姗娜

苏姗娜 （笑着出来）“我非杀死他不可！我非杀死他不可！”杀死他呀，把可恶的侍从武士給杀死吧！

伯爵 （旁白）啊，多么荒唐呀！（瞧着呆若木鷄的伯爵夫人）怎么您也裝着吃惊的样子？……不过，在里面的也許不只她一个人。（走进梳妆室）

第十八場

伯爵夫人（坐着），苏姗娜

苏姗娜 （跑到她的主妇旁边）您放心吧，太太，他走得远远的了。刚才他一跳就……

伯爵夫人 啊！苏姗娜，吓死我了。

第十九場

伯爵夫人（坐着），苏姗娜，伯爵

伯爵 （惶恐不安地走出梳妆室。短时間的沉默后）沒有人。这一下是我錯了。——太太……这場喜剧您演得眞好。

苏姗娜 （愉快地）我呢，大人？

伯爵夫人将手帕放在嘴上，使自己安定下来，不言語。①

伯爵 （走过来）什么！太太，您这不是开玩笑嗎？

伯爵夫人 （稍微安定点）唔！干嗎不，伯爵？

伯爵 这个玩笑鬧得多么凶！您的动机是什么？我求您告訴我……

伯爵夫人 您这样瞎胡鬧，值得原諒嗎？

伯爵 把名誉攸关的事叫做瞎胡鬧！

伯爵夫人 （声音漸漸鎮定）我跟您結婚，难道是为了永远作遺弃和嫉妬的牺牲品嗎？只有您才敢这样又要遺弃人，又要嫉妬人。

伯爵 啊！太太，我作事太沒分寸啦。

苏姍娜 刚才太太还不如就让您把佣人都叫来才好呢。

伯爵 你說得对。是我自討沒趣……对不起，我非常抱歉……

苏姍娜 大人，您应該承認多少有点活該。

伯爵 你眞坏！刚才我叫你，你干嗎不出来？

苏姍娜 我要赶紧把衣服重新穿上，有許多許多的别針要别上。而且，太太禁止我出来……当然她有她的道理。

伯爵 别再提我的錯誤了，你还是帮着我劝劝她吧。

伯爵夫人 不，伯爵。象这样严重的侮辱是沒法弥补的。我进厄秀蓮修道院去。我看得非常清楚現在正是时候了。

伯爵 您这么办，一点也不会懊悔嗎？

苏姍娜 我敢說她一离开这个家，她立刻就会非常伤心的。

伯爵夫人 啊！就算这样，苏姍娜，我宁可懊悔，也不愿自甘下賤这样就饒恕他。他太侮辱我了。

① 苏姍娜，伯爵夫人（坐着），伯爵。——作者注。

伯爵 罗絲娜……

伯爵夫人 我不再是罗絲娜，不再是您曾經热烈追求过的罗絲娜！我是可怜的阿勒瑪維华伯爵夫人，是您不再爱的悲哀的弃妇。

苏姍娜 太太……

伯爵 (恳求)可怜我……

伯爵夫人 您可沒可怜过我呀。

伯爵 不过，那张紙条……把我气糊涂了！

伯爵夫人 我可沒答应人家写那张紙条。

伯爵 您知道这件事嗎？

伯爵夫人 就是費加罗那个糊涂虫……

伯爵 这里面也有他嗎？

伯爵夫人 ……是他交給巴斯勒的。

伯爵 巴斯勒对我說是一个乡下人交給他的。噢！他这个阴险小人，两头使坏！我們大家非跟他算賬不可。

伯爵夫人 您不肯饒恕人，倒要人家饒恕您。男人就是这个样子！啊，既然您的錯誤是那张紙条惹出来的，我可以答应饒恕您；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要饒恕，大家都饒恕。

伯爵 好吧，伯爵夫人，我完全接受。但是，这样可耻的过錯，我怎么样才消除得了？

伯爵夫人 (站起)这个过錯对我們两个人都是可耻的。

伯爵 啊，您就說对我一个人是可耻的吧——不过，我还不明白女人們怎么会那么快、那么随机应变地改变神色，变化語調。刚才您脸紅，您流泪，您的脸色发白……是的，現在还发白呢。

伯爵夫人 (努力微笑)我脸紅……因为恨您疑心我。但是，誠实

的心灵受到了侮辱而发生的憤怒，究竟不同于給人家揭穿了阴私而引起的慚愧。你們男人的眼睛够不够敏銳，把它們区别出来？

伯爵 (微笑)还有，那个乱糟糟的、穿短褂的、差不多光着身体的侍从武士……

伯爵夫人 (指苏姗娜)他就在您面前。您不是看見她比看見侍从武士更喜欢嗎？总的說来，您不討厌碰見这一位的。

伯爵 (笑得更大声)还有，您的哀求和眼泪装得那么象……

伯爵夫人 您逗我笑，我可一点都不想笑。

伯爵 我們男人自以为在政治上有一手，其实幼稚得很。你們，太太，你們女人，国王应該派你們到伦敦当大使去！你們女性一定用心研究过表情艺术，才有这样大的成功！

伯爵夫人 总是你們把我們逼成这样的。

苏姗娜 只要我們接受諾言的束縛，您就可以認識我們是不是守信的人。

伯爵夫人 别談这个了，伯爵。也許，我刚才做得太过分点。但是，象这样严重的事件，我也寬容过去；那么，至少我也应該得到您的寬容吧。

伯爵 但是，請您再說一遍，您饒恕了我。

伯爵夫人 我說过这話嗎，苏松？

苏姗娜 我沒听見，太太。

伯爵 好吧，这句話就算是您脫口說出来的吧。

伯爵夫人 您配嗎，您这个忘恩負义的人？

伯爵 我那么后悔，当然配了。

苏姗娜 疑心太太梳妆室里面有一个男人！

伯爵 她已經严厉懲罰过我了！

苏姍娜　太太說是她的使女，您还不相信！

伯爵　罗絲娜，您眞就这么狠心嗎？

伯爵夫人　啊！苏松，我多么軟弱！我給你什么样的榜样！（伸出手給伯爵）他們男人再也不相信女人会生气的了。

苏姍娜　好吧，太太，和他們打交道，結果必然是这个样子的。

伯爵热烈地吻他的太太的手。

第二十場

苏姍娜，費加罗，伯爵夫人，伯爵

費加罗　（气喘喘地走进来）听說太太不舒服，我赶快跑来。……我很高兴太太沒有什么。

伯爵　（冷冷地）你倒很周到！

費加罗　这是我应該作的事。但是，大人，旣然沒有什么問題，您的年輕佃农，有男的也有女的，都在下面，带着小提琴和风笛，等候您吩咐我們举行婚礼的时候，替我和我的未婚妻奏乐。

伯爵　那么，誰在府第里看着伯爵夫人？

費加罗　看着太太？她并沒害病。

伯爵　沒害病。不过，那个不在这儿、要和她会面的人呢？

費加罗　哪个不在这儿的人？

伯爵　你交給巴斯勒的那张紙条上面所說的那个人。

費加罗　这是誰告訴您的？

伯爵　就算我不能从别的地方知道，騙子！你的脸色在告发你，給我証明了你在撒謊。

費加罗　假如事情是这样的話，撒謊的不是我，是我的脸色。

苏姗娜　算啦，可怜的費加罗，别在失敗时候强辯了。我們已經全說出来了。

費加罗　說什么？你們把我看成巴斯勒一类的人！

苏姗娜　說你刚才写了那张紙条，欺騙大人，說他进来这儿的时候，侍从武士在梳妆室里面，其实关在里面的是我。

伯爵　你还有什么可說的？

伯爵夫人　費加罗，沒有什么好隐瞞的了，那場玩笑已經告一段落了。

費加罗　（努力揣测她的意思）那个玩笑……已經告一段落了？

伯爵　是的，告一段落了。在这上面，你有什么話說？

費加罗　我！我說……我很希望关于我的婚礼也能說已經告一段落了。如果您馬上吩咐……

伯爵　你到底承認那张紙条嗎？

費加罗　既然太太要我承認，苏姗娜要我承認，您自己也要我承認，那么，我就非承認不可了。不过，老实說，如果我站在您的地位，大人，所有我們对您說的話，我一个字也不会相信的。

伯爵　証据摆在面前，你还要狡賴！总之，你就是要我生气。

伯爵夫人　（笑）呃，这个可怜的孩子！伯爵，干嗎您非要他說一次老实話不可呢？

費加罗　（低声对苏姗娜）我警告他，說他有危险。这是一个誠实的人所能做的事。

苏姗娜　（低声）你看見小侍从武士了嗎？

費加罗　（低声）滿身还都带着伤呢。

苏姗娜　（低声）啊！怪可怜的！

伯爵夫人　得了，伯爵，他們急于要結婚。他們这种急不可待的

心情是很自然的。我們进去参加婚礼吧。

伯爵　(旁白)馬尔斯琳，馬尔斯琳……(高声)我要……至少我要换件衣服呀。

伯爵夫人　对于我們的佣人，用不着的！难道我换过衣服了嗎？

第二十一場

費加罗，苏姗娜，伯爵夫人，伯爵，安东尼奥

安东尼奥　(半醉，手里拿着一盆压坏了的丁香花)大人，大人！

伯爵　你要什么，安东尼奥？

安东尼奥　这回您可派个人把对着我的花池子的窗戶安上鉄柵栏吧。人家从这些窗戶，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下面扔，刚才还扔下一个人来。

伯爵　从这些窗戶？

安东尼奥　您看看把我的丁香花弄成什么样子了！

苏姗娜　(低声对費加罗)注意！費加罗，注意！

費加罗　大人，他一清早就喝醉了。

安东尼奥　你沒說对。是昨天剩下来的一点点儿醉意。你下判断下得多么……糊涂。

伯爵　(怒)那个人！那个人！他在哪儿？

安东尼奥　他在哪儿？

伯爵　在哪儿？

安东尼奥　我也这样說呀。早就应該替我把他找出来。我是您的佣人。只有我照管您的花园。居然会掉下一个人，您体会得出我的名誉可受損害了。

苏姍娜　（低声对費加罗）快打岔，快打岔！

費加罗　你还要喝酒嗎？

安东尼奥　如果不喝，我就会发疯了。

伯爵夫人　但是，不需要的时候也喝……

安东尼奥　口不渴的时候也喝，随时随地寻欢作乐，太太，我們人和畜生之間的差别就是这个。

伯爵　（激动地）回答我的話，否則我攆你走。

安东尼奥　难道我会走嗎？

伯爵　什么？

安东尼奥　（摸他自己的脑袋）要是您的这个东西不够使用，不知道保留一个好佣人的話，我可不会傻到要离开一个这样好的主人。

伯爵　（生气地摇他）你說从这个窗戶扔下一个人？

安东尼奥　对啦，大人，还是刚才不久的事，一个穿白短褂的家伙。他逃跑了，渾賬王八蛋，跑得飞快。

伯爵　（不耐烦）后来呢？

安东尼奥　我要追他，但是我在栏杆上撞了一下，把手撞得好麻喲，这个手指头，我就休想能够动它一动。（举起手指）

伯爵　至少，你認得出那个人吧？

安东尼奥　啊，認得出……我要是刚才看見他就好了！

苏姍娜　（低声对費加罗）他沒看見他。

費加罗　为了一盆花这样大惊小怪！你的丁香花值几个子儿，脓包？用不着找，大人。跳下去的那个人就是我。

伯爵　什么，是你？

安东尼奥　“值几个子儿，脓包？”难道这么一会儿工夫，你就长得这么高？因为，我刚才看見你矮得多，小得多啦。

費加罗 可不是，跳下去当然会縮成一团……

安东尼奥 依我看呀，也許是……怎么說，也許是瘦猴精侍从武士吧。

伯爵 你的意思是說薛侣班？

費加罗 对啦，也許他早就在塞維勒城了，他特意騎馬出城跑回来。

安东尼奥 啊！不！我的意思不是这样說，不是这样說。我沒看見他跳下馬，如果我看見了，也会跟你一样說的。

伯爵 眞急死人！

費加罗 刚才我在女佣人屋子，穿着白短褂，天气怪热的！我在那儿等候苏姗娜，忽然听見大人的声音，接着又听見有人在大吵大鬧。我不知道怎么样想起那张紙条，害怕得不得了。我得承認我未免有点傻，我不加思索地就跳下花池子去，把我的右脚也摔痛了。（搓脚）

安东尼奥 旣然是你，我应当把这张破紙条还給你，是你跌下地的时候打你的短褂飞出来的。

伯爵 （搶上前去）交給我。（他打开那张紙条，把它折上）

費加罗 （旁白）可把我逮住了。

伯爵 （对費加罗）就是害怕，你也不至于忘記这张紙上写的是什么和它怎么会到你的口袋里吧？

費加罗 （窘，翻他的口袋，掏出一些紙张）当然忘不了……但是，我有这么些张，非一张一张点过不成……（他看其中的一张）这一张？啊！是馬尔斯琳的信，整整四頁，眞漂亮！……难道是关在监牢里的违法猎戶①那个可怜东西的請求書嗎……

① 封建时代，貴族的山林禁止老百姓打猎，以打猎为生的人因为生活关系，偷着进去打猎，被捕后往往坐牢受刑，甚至被杀死。

不，它在这儿……小堡子的家具清单一向是放在另外一个口袋里的……(伯爵再打开他手上的紙条)

伯爵夫人　(低声对苏姗娜)啊！天呀！苏松，是軍官委任状。

苏姗娜　(低声对費加罗)糟了，是委任状。

伯爵　(折上那张紙条)好吧！詭計多端的人，你猜不出来？

安东尼奥　(走近費加罗)大人問你是不是猜不出来？①

費加罗　(推开他)呸！你这个农奴，你冲着我的鼻子說話。

伯爵　到底是什么，你想不起来了嗎？

費加罗　啊，啊，啊，啊！怪可怜的！一定是不幸的孩子的委任状，他交給我的，我忘了还給他。啊，啊，啊，啊！我这个糊涂虫！他沒有委任状怎么办呢？我非赶快……

伯爵　他干嗎交給你？

費加罗　(窘)他……他說委任状上面要添点东西。

伯爵　(看他的紙条)什么也不缺呀。

伯爵夫人　(低声对苏姗娜)漆印。

苏姗娜　(低声对費加罗)沒打漆印。

伯爵　(对費加罗)你回答不出来？

費加罗　是……眞的，缺一点小小东西。他說，按习慣……

伯爵　习慣！习慣！什么习慣？

費加罗　应該打上您的紋印。也許，用不着这样費事。

伯爵　(再把紙条打开，很生气地把它揉烂)算了吧，反正我是注定了什么都追問不出来的。(旁白)給他們出主意的就是費加罗这个东西，难道我不能报复他一下嗎？(生气地想走出去)

費加罗　(拦住他)您沒吩咐我們举行婚礼就走了嗎？

---

① 安东尼奥，費加罗，苏姗娜，伯爵夫人，伯爵。——作者注。

第二十二場

巴斯勒，霸尔多洛，馬尔斯琳，費加罗，伯爵，格利普·索莱日，伯爵夫人，苏姗娜，安东尼奥，伯爵的仆从和佃农

馬尔斯琳 （对伯爵）別吩咐他們結婚，大人。在您对他施恩以前，請您替我們裁判裁判。他和我有約在先。

伯爵 （旁白）我的报复机会到了。

費加罗 有約在先？哪一类的約？你說清楚点。

馬尔斯琳 对，我自然会說清楚的，你这个沒有信用的家伙！

伯爵夫人在一张靠背椅上坐下。苏姗娜站在她后面。

伯爵 什么事，馬尔斯琳？

馬尔斯琳 关于一件履行婚約的事。

費加罗 天大事情也不过是一张借款条子。

馬尔斯琳 （对伯爵）借款条件是和我結婚。您是位大貴人，全省的首席法官……

伯爵 你上法庭去吧，我会替大家主持公道的。

巴斯勒 （指着馬尔斯琳）这样的話，我对馬尔斯琳的权利，大人也允許我提出要求嗎？

伯爵 （旁白）啊，这就是和紙条有关系的那个騙子。

費加罗 又来一个同一类型的疯子！

伯爵 （生气，对巴斯勒）你的权利！你的权利！你倒很配跟我說話，你这蠢貨！

安东尼奥 （鼓掌）天知道，他第一下就打中了他的要害：这正是他的名字。

伯爵　馬尔斯琳，在沒有审查你的証件以前，一切暂时停止进行。审查程序在大法厅上公开举行。誠实的巴斯勒，忠心妥当的办事人，你到鎮里找陪审員去。

巴斯勒　就为她的事？

伯爵　你把送紙条的乡下人替我找来。

巴斯勒　我不認識他。

伯爵　你敢违抗？

巴斯勒　我进这个府第，不是来当杂差的。

伯爵　那么，当什么来的？

巴斯勒　我是这个村子演奏大风琴的名手。我指点太太学大鍵琴，教她的女佣人唱歌，教侍从武士弹曼多琳。我的职务特別是在您高兴吩咐我的时候，弹弹吉他，让您的客人开开心。

格利普·索莱日　（上前走）大人，要是您喜欢的話，我去吧。

伯爵　你叫什么名字？你的职务是什么？

格利普·索莱日　我叫格利普·索莱日，我的好大人。我是赶羊的，别人叫我来放烟火。今天是教会节日，我知道在哪儿找到我們这个地方的穷凶极恶、常做打官司买卖的那些穷鬼。

伯爵　我喜欢你热心。去吧。但是你，（对巴斯勒）你陪着这位先生，一路上弹弹吉他，唱唱歌，让他开开心。他是我的客人。

格利普·索莱日　（快乐）啊，我，我是他的……

苏姗娜用手示意叫他安靜，对他指指伯爵夫人。

巴斯勒　（惊愕）要我陪格利普·索莱日弹着……？

伯爵　这是你的职务。去，否則我撵你走。（下）

第二十三場

上一場的人物，只少伯爵一人

巴斯勒 （自語）啊，我可不同鉄罐子碰，我不过是……

費加罗 瓦罐子。①

巴斯勒 （旁白）我不替他們的婚姻帮忙，还是把我和馬尔斯琳的婚事弄得稳稳当当吧。（对費加罗）在我回来以前相信我的話，你千万别作任何决定。（他到舞台后部把沙发上的吉他琴拿在手里）

費加罗 （跟着他）作决定！啊！走吧，不用你担心；即便你永远不回来……你并不象要唱歌的样子。你要我开个头嗎……得了，快乐快乐吧！打开嗓門为我的未婚妻唱个“啦咪啦”吧。（他开始往后退，一面跳舞，一面唱后面的“塞克底尔曲”；巴斯勒伴奏，大家跟他一同下）

“塞克底尔曲”②

我不爱 金万两，
我喜爱苏松
聪明賢惠。
松松松，
松松松，

① 拉封丹的寓言詩（第五部第二篇），叙述瓦罐子和鉄罐子一同旅行，車子搖动使他們互相碰撞，結果走不了多少路，瓦罐子就碰破了，鉄罐子則安然无恙。

② 西班牙歌曲，三拍子的。

松松松，
松松松。

所以，她的柔骊
主宰着呀
我的灵性。
松松松，
松松松，
松松松，
松松松。

歌声渐远，渐渐听不見了。

第二十四場

苏姗娜，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 （坐在她的靠背椅上）你看，苏姗娜，这一場虛惊就是你那位糊涂虫写的紙条鬧出来的好事。

苏姗娜 啊！太太，我从梳妆室出来的时候，您要是看得見您自己的脸色！忽然間阴沉下来，不过这只是一块云，云过去了，慢慢地，您就滿脸通紅，紅呀，紅呀！

伯爵夫人 結果他是从窗口跳下去的么？

苏姗娜 一点不犹疑，可爱的孩子！輕得……象一只蜜蜂。

伯爵夫人 啊，那个要命的园丁！所有这一切把我攪得……昏头昏脑。

苏姗娜 啊！太太，正相反。那时候我倒領会到，上等社会的生

活习惯，使高貴的太太們撒謊撒得多么从容，别人一点都看不出来。

伯爵夫人　你以为伯爵会受騙嗎？他如果在府第里碰見那个孩子，那可不得了！

苏姍娜　我去嘱咐他們好好儿把他藏起来……

伯爵夫人　他非走不可。經过了刚才的事情，你明白，我可不愿意让他代替你上花园去了。

苏姍娜　我也一定不去。那么，我的婚姻又……

伯爵夫人　(站起来)等一等……不用别人代替，你也不用去，假若我自己去呢？

苏姍娜　您，太太？

伯爵夫人　那就不会有人冒险了……那时候，伯爵要抵賴也抵賴不了……懲罰过他的嫉妬以后，再証明他对我不忠实！岂不是……得了，第一次冒险成功壮了我的胆，使我敢于作第二个尝試。你赶快通知他，說你上花园去。但是，特别留意，别让任何人……

苏姍娜　啊，費加罗呢？

伯爵夫人　不，不，他会来插上一手的……把我的天鹅絨面罩和手杖拿来，我要到凉台去好好地想一下。

苏姍娜走进梳妆室。

第二十五場

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　(自語)我这小小的主意够鲁莽的！(轉身)啊，絲帶！我

的可爱的絲带！我把你忘了！（她从她的靠背椅把絲带拿起，卷好它）你永远不再离开我了……你会叫我回忆起那一幕，回忆起那个可怜的孩子……啊，伯爵，您干的是什么事？我呢，我在干什么，現在？

第二十六場

伯爵夫人，苏姍娜

伯爵夫人偷偷地把絲带放在自己怀里。

苏姍娜　这是您的手杖和面罩。

伯爵夫人　記住，我絕对禁止你和費加罗提这件事。

苏姍娜　（快乐地）太太，您的計策太好了！我刚想了一下。它連接一切，結束一切，合攏一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的婚姻是稳稳当当的了。（她吻她的主妇的手。她們下）

休息时間，有一些仆人在布置法庭。他們把两张预备給律师坐的有靠背的长凳搬进来，放在舞台的两边，后面留下空敞的过道。在舞台中間靠近后面，放一个有两个梯級的座台，座台上面放着伯爵的沙发椅。书記員的桌子和板凳斜放在舞台前面。比利多阿生和其他法官的座位放在伯爵的座台的两旁。

第 三 幕

舞台布景是伯爵府第里一間叫作“御殿”的大客厅，准备作法庭使用。旁边有一个华盖，下面挂着国王的象片。

第 一 場

伯爵，貝得利尔（穿着短褂和长靴，手里拿着一个密封的文件袋）

伯爵 （急遽地）我的話你明白了沒有？

貝得利尔 明白了，大人。（下）

第 二 場

伯爵（单独一人，大声叫）

伯爵 貝得利尔！

第 三 場

伯爵，貝得利尔（回来）

貝得利尔　大人？

伯爵　誰也沒看見你吧？

貝得利尔　誰也沒有。

伯爵　您①騎那匹非洲馬去。

貝得利尔　我已經把它带到菜园的鉄栅栏那儿，馬鞍也上好了。

伯爵　咬紧牙，一口气跑到塞維勒去。

貝得利尔　只有三里路，很好走的。

伯爵　您一下馬就打听侍从武士到了沒有。

貝得利尔　到县衙門？

伯爵　对了，特别要打听一下到了多久。

貝得利尔　我明白了。

伯爵　你把委任状交給他，赶快回来。

貝得利尔　要是他沒在那儿呢？

伯爵　那您更得赶快回来报告。走吧。

第四場

伯爵（一面走一面想）

伯爵　（自語）我把巴斯勒調开，眞够愚蠢的！……生气沒什么好处。——他交給我的那张紙条，警告我有人对伯爵夫人企图进行……我赶到的时候，却是使女关在屋里……她的主妇显出很害怕的样子，不知道假装的还是眞的。有个人从窗

① 这一場里，伯爵对貝得利尔有时用"你"，有时用"您"，作者用意想描写伯爵煩乱的心情。

戶跳下去，后来可又有人承認……也許冒充說跳下去的就是他……綫索从我手里失掉了。这里面有不清楚的地方……我的农奴們放肆胡搞，这种材料的人有什么关系？但是，伯爵夫人呢！如果真的有人胆大包天，出坏主意……我在什么地方弄昏了头脑？說眞的，气得脑袋发脹的时候，最有条理的想头也会荒誕得象做梦一样！——她自得其乐；她那种憋住的欢笑，那种抑制不了的快乐！——她尊重自己，而我的名誉……却被放在什么鬼地方去了！另一方面，我进行得怎么样了？苏姗娜那个狡猾女人是否泄露了我的秘密？……趁他还沒知道这个秘密……誰要我这样胡思乱想的？多少次我想放弃这个念头……这都是我犹疑不决所产生的意料不到的后果！假若我想得到她而內心沒有什么斗爭，也許我对她的欲望倒会大大减少——費加罗这个家伙这么半天还不来！我得巧妙地探探他的口气，（費加罗在舞台后面出現，站住）試試看，跟他說話时候，用拐彎抹角的方法探詢一个究竟，看他知道不知道我爱上了苏姗娜。

第五場

伯爵，費加罗

費加罗　（旁白）該挨着我們了。

伯爵　……如果他从苏姗娜那儿知道一点点儿消息……

費加罗　（旁白）我早就想到这个了。

伯爵　……我就叫他娶那个老的。

費加罗　（旁白）巴斯勒先生的情人？

伯爵　……再看我怎么样对付那个年輕的。

費加罗　（旁白）啊！我的老婆，劳您的駕。

伯爵　（轉身）嗯，什么？怎么回事？

費加罗　（向前走）是我，我来听您有什么吩咐。

伯爵　干嗎嘰哩咕嚕的？

費加罗　我沒說什么。

伯爵　（重复他的話）“我的老婆，劳您的駕。”

費加罗　那是……我刚回答别人的最后一句話：“去告訴我的老婆，劳您的駕。”

伯爵　（踱来踱去）“他的老婆！”……我很想知道，我打发人叫你来，到底有什么事絆住了你老先生？

費加罗　（假装整理衣服）我跌在花池子里的时候，滿身都脏了。我正在換衣服。

伯爵　用得了一个鈡头嗎？

費加罗　总得需要时間的。

伯爵　这儿的仆人……穿衣服比主人花費的时間还要长！

費加罗　这是因为他們沒有仆人帮助呀。

伯爵　……我还不太明白，刚才是什么逼得你平白无故地去冒险，要你跳下……

費加罗　冒险！簡直可以說，我活活地掉进火坑里……

伯爵　你不用拿假装上当来欺騙我，你这个阴险的奴才！你明明知道，我不放心的不是你所冒的险，而是你冒险的动机。

費加罗　由于一个假的警告，您怒冲冲地走到，象摩累納山的急流一样，冲倒一切。您找一个男人，您非要找着他不可，不然您就砸門拆壁！我恰巧在那儿。在您大怒的时候，誰知道您会不会……

伯爵 （插口）你可以打楼梯那儿逃走呀。

費加罗 好讓您在过道上抓住我！

伯爵 （生气）在过道？（旁白）我一发火，就会妨害我要知道的事。

費加罗 （旁白）看他来吧，好好地跟他斗一下。

伯爵 （緩和些）这不是我要說的話，算了吧。我本来有意……是的，我本来有意带你到伦敦去，当送公文的信差……但是，經过多方面的考虑……

費加罗 大人改变主意了嗎？

伯爵 头一件，你不懂英文。

費加罗 我懂God-dam①。

伯爵 我不明白。

費加罗 我說，我懂God-dam。

伯爵 什么？

費加罗 鬼东西，英文是美丽的語言。用不着懂多少就吃得开。在英国，凭 God-dam 这一句話，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也缺少不了。——您想尝一只小肥鸡嗎？走进一家酒店，只要向跑堂的这么比划一下就行了，（作翻烤肉叉子的样子）“God-dam！”他就拿給您一块咸牛脚，不給您面包。妙极了！您喜欢喝一口最好的葡萄酒或淡紅酒嗎？只要这么一来，（作开酒瓶的姿势）“God-dam！”他就給您端上一大杯啤酒，杯子是眞锡作的，边上流着酒泡。多么惬意呀！如果您碰見一个漂亮的、小步急行、眼睛朝下、两肘放在后面、屁股有点摇摆的女人，您合攏您的手指，笑嘻嘻地放在嘴上。呀！“God-dam！”她就会重重地賞您一个耳刮子。这証明她听懂了您

① God-dam 是在法国最流行的英国字之一；十五世紀，法国人叫英国人为 God-dam。

的話。英国人，說老实話，談話时候，东一句，西一句，加上一些其他字眼。但是，很容易看出来，God-dam就是英文的基础。大人假若沒有别的理由把我留在西班牙……

伯爵　（旁白）他愿意到伦敦去。苏姍娜沒泄露什么。

費加罗　（旁白）他当我什么都不知道。照他的样子激他一下。

伯爵　伯爵夫人有什么动机，这样捉弄我？

費加罗　天知道，大人，您比我清楚得多了。

伯爵　我什么都替她預先想到，并且还送給她許多許多礼物。

費加罗　您送她东西，可是您对她不忠实。一个人把我們迫切需要的东西剝夺了，給我們送来一些多余的东西，我們会感謝他嗎？

伯爵　……以前你什么事情都告訴我。

費加罗　現在我也不瞞您什么。

伯爵　你和伯爵夫人联合一起，她給了你多少錢？

費加罗　我把她从大夫手里救出来，您給过我多少錢？啊！大人，我們别糟蹋一个替我們卖过力气的人，怕的是把他改变成一个很坏的仆人。

伯爵　为什么你作事总有一点儿曖昧不明的？

費加罗　您尽找岔儿，所以看見什么都覺得可疑。

伯爵　你的名誉坏透了！

費加罗　要是我并不那么坏呢？有多少貴族可以跟我說同样的話？

伯爵　不知多少次我看見你走上幸运的道路，但是你从来沒有一直走下去。

費加罗　那有什么办法？人这么多：誰都想跑，互相拥挤，你推我，我撞你，有的摔倒了，誰有能耐誰就能走到头。剩下的

只好給压碎了。所以，也就完了。我呢，我就只好放弃了。

伯爵　放弃幸运？（旁白）他又有新花样了。

費加罗　（旁白）現在該挨着我了。（高声）大人提拔我，派我当府第的号房。这运气就够好的了。說眞的，如果我不当传送有趣味消息的快递信差，反过来和我的媳妇快快乐乐住在安达卢西的僻靜地方……

伯爵　誰阻拦你把她也带到伦敦去？

費加罗　那么，我非常常离开她不可，結果不多久，我就会把燕尔新婚忘得干干净净了。

伯爵　有决心，有才智，总有一天你可以高陞到部里去的。

費加罗　高陞的才智？大人太瞧不起我的才智了。本事平常，只要会爬，什么地位都爬得上。

伯爵　……你只消跟我学学政治。

費加罗　政治，我懂得。

伯爵　象英文一样：英文的基础！

費加罗　是的，要是有什么可以夸张的話。但是，知道装不知道，不知道装知道，不懂装懂，听見装听不見；尤其是，有一点能干装作很能干；沒有一点秘密，却好象常常有很大秘密要隐瞞似的。閉門不出，說是要写文章，表面上莫測高深，实际上脑子里空空洞洞。不管象不象，装个要人，布置間諜，收容奸細，偷拆漆印，截留書信，明明苦于应付，却用事情的重要性来夸大鋪张。整个政治就是这样，否則我甘認死罪。

伯爵　嘿，你这是給阴謀下定义。

費加罗　政治也好，阴謀也好，我都同意。但是，我認为它們有点象孿生姐妹。誰愿意玩政治就玩吧！我呢，正如帝王之

歌所說："我还是喜爱我的女友，哈哈！"①

伯爵 （旁白）他想待下。我明白了……苏姗娜把我出卖了。

費加罗 （旁白）一报还一报，我也騙他一下。

伯爵 那么說，你和馬尔斯琳打的官司，你还是希望打赢？

費加罗 难道大人您可以随意夺我們的年輕少女，而我拒絕一个老姑娘就算犯罪了嗎？

伯爵 （嘲笑）在法庭上，法官忘了自己，只看見法律。

費加罗 对大人物寬容，对小人物严厉的法律……

伯爵 你当我开玩笑嗎？

費加罗 嘿！誰知道，大人？有句意大利成語說得好："时間是君子人。时間永远說老实話。"时間会告訴我：誰对我坏，誰对我好。

伯爵 （旁白）我看他什么都知道了。他非娶管家婆不可。

費加罗 （旁白）他跟我耍这半天花样，他发現了什么？

第六場

伯爵，仆人一人，費加罗

---

① 莫里哀的《恨世者》第一幕第二場的歌：

倘若国王賜給我
他的大城——巴黎，
叫我离开
我女友的爱情，

我就启奏国王亨利：
"收回您的巴黎！
我还是喜爱我的女友，哈哈！
我还是喜爱我的女友。"

仆人 (报告)唐居斯曼·比利多阿生到。

伯爵 比利多阿生?

費加罗 嘿,毫无疑問,准是那位常任法官,法院的代理首席,您的陪审員①。

伯爵 請他等一等。(仆人下)

第七場

伯爵.費加罗

費加罗 (注视了一会儿若有所思的伯爵)……大人没什么别的吩咐了嗎?

伯爵 (恢复常态)我?……我吩咐的是把这間大厅收拾收拾,好开庭审判。

費加罗 嘿!有什么缺少的?您坐的沙发椅,陪审員坐的椅子,書記員的板凳,律师的两张长凳,上等社会的人們站在地板上面,賤民站在他們后面。我这就去把擦地板的打发走。(下)

第八場

伯爵

① 比利多阿生的身分是安达卢西省司法区的常任法官,通常以代理首席名义替伯爵行使司法职权。伯爵亲自审案时,比利多阿生出席陪审,备伯爵諮詢。

伯爵　(自語)这个光棍刚才使我窘极了！跟他斗嘴的时候，他占了上风；他逼迫你，他拿話堵你……啊！你們这两个女騙子男騙子！你們商量好了来捉弄我！你們作朋友，作情人，随你們喜欢作什么，我都同意。但是，天知道，要想作夫妻……

第九場

苏姍娜，伯爵

苏姍娜　(喘着气上)大人……請您原諒，大人。

伯爵　(不高兴地)有什么事，姑娘？

苏姍娜　您正在生气？

伯爵　看起来，你想要点什么东西嗎？

苏姍娜　(胆怯地)太太气閉症又发作了。我赶来，請您把您那瓶以太葯水借給太太用一用。我立刻就送还給您。

伯爵　(給她葯水)不用还了，留給你自己用吧。不久你也会用得着的。

苏姍娜　难道象我这种地位的女人也会得气閉症嗎？这是在深閨里的貴妇人才会得的毛病。

伯爵　一个鍾情的未婚妻失掉了她的未婚……

苏姍娜　把您答应給我的結婚費拿来还清馬尔斯琳的賬……

伯爵　我答应給你結婚費，我？

苏姍娜　(眼睛朝下)大人，我想我是听您說过这話的。

伯爵　是的，如果你答应听我的話……

苏姍娜　(眼睛朝下)难道听大人的話，不是我的責任嗎？

伯爵 狠心的姑娘，为什么你不早点跟我說呢？

苏姍娜 說老实話，难道会嫌太晚嗎？

伯爵 你黃昏时候上不上花园去？

苏姍娜 我不是每天晚上都在那儿散步的嗎？

伯爵 今天早上你对待我多么厉害呀！

苏姍娜 今天早上？……侍从武士不是在沙发后面嗎？

伯爵 她有理，我把他忘了。但是，为什么你坚决拒絕，当巴斯勒替我……

苏姍娜 有什么必要，要一个巴斯勒……

伯爵 她总是有理的。可是，有一位費加罗，我很怕你把一切事情都告訴了他。

苏姍娜 什么！对了，我把一切都告訴他，除了不应該对他說的。

伯爵 （笑）哈，可爱的！那么，你答应我了？如果你失約的話，我們說定了吧，我的心肝：沒有約会，就沒有結婚費，也就别打算結婚。

苏姍娜 （行礼）但是，大人，不結婚也就談不上什么貴族权利。

伯爵 她这句話是打哪儿学来的？老实說，我爱她爱瘋了！但是，你的主妇还等着这瓶……

苏姍娜 （笑，把瓶子还給他）我不找个借口能跟您說这半天話嗎？

伯爵 （想要拥抱她）妙人儿！

苏姍娜 （逃开）有人来了。

伯爵 （旁白）她是我的了。（急下）

苏姍娜 我赶快报告太太去。

第 十 場

苏姗娜，費加罗

費加罗　苏姗娜，苏姗娜！你离开大人，跑得这么快，到哪儿去？

苏姗娜　現在你爱打官司就打你的吧。告訴你，你的官司已經打赢了。（急下）

費加罗　（跟她下）啊！但是，你說……

第 十 一 場

伯爵

伯爵　（自語）“你的官司已經打赢了。”——我上圈套了！嘿，你們这两个坏蛋！我一定要懲罰你們，……我一定得給他們一个适当的、公正的裁判！……但是，如果他还清管家婆的錢呢……他用什么还？……如果他还……哼！我不是还有那个自命不凡的安东尼奥嗎？他的高傲劲儿，瞧不起費加罗，不愿意把他的外甥女儿嫁給一个沒有名气的人。我順着他这种怪脾气……干嗎不？在阴謀的广大园地里，什么都得会加以培养，甚至一个傻瓜的虛荣心也要培养培养。（叫）安东……（看見馬尔斯琳等进来，下）

第十二場

霸尔多洛，馬尔斯琳，比利多阿生

馬尔斯琳　(对比利多阿生)老爷，听听我的案由。

比利多阿生　(穿着法官袍子，有点口吃)好吧，你口——口头陈述一下吧。

霸尔多洛　問題是一个婚約。

馬尔斯琳　附带还有債务問題。

比利多阿生　我懂——懂得，等由据此。

馬尔斯琳　不，老爷，沒什么"等由据此"的。

比利多阿生　我懂——懂得。你是欠債的人嗎？

馬尔斯琳　不，老爷，我是債主。

比利多阿生　我懂——懂得。你——你想要回那笔錢？

馬尔斯琳　不，老爷，我要他娶我。

比利多阿生　哼，我懂——懂得很清楚。他呢，他肯——肯娶你嗎？

馬尔斯琳　他不肯，老爷。所以就要打官司了！

比利多阿生　你当我不懂——懂得什么是打官司嗎？

馬尔斯琳　哪里，老爷。(对霸尔多洛)我們这是在哪儿呢！(对比利多阿生)什么！审問我們的案子的就是您嗎？

比利多阿生　难道我拿錢买——买这个缺是为了干别的事儿嗎？

馬尔斯琳　(叹气)卖缺的流弊可大啦！

比利多阿生　对了，最——最好把缺白送給我們。你告——告

誰？

第十三場

霸尔多洛，馬尔斯琳，比利多阿生，費加罗（搓着手上）

馬尔斯琳　（指着費加罗）老爷，我告的就是这个沒有信用的小子。

費加罗　（輕松愉快地对馬尔斯琳）也許我有点碍你的事吧。——顧問老爷，大人立刻就来。

比利多阿生　这个孩——孩子，我在什么地方見过的。

費加罗　在您的太太家里，在塞維勒，我伺候过她的，顧問老爷。

比利多阿生　哪——哪一年？

費加罗　大約在您的小少爷沒出世前一年光景。他是一个很漂亮的孩子，我到現在还引以为荣呢。

比利多阿生　是的，他是最漂——漂亮的一个。听說你——你在这儿使——使坏招？

費加罗　老爷眞是位大好人。这不过是件鸡毛蒜皮的事儿。

霸尔多洛　一个婚約呀。啊——啊，可怜的傻瓜！

費加罗　老爷……

比利多阿生　你看見我——我的秘書，那个好小伙子嗎？

費加罗　是不是叫做两只手的那个書記？

比利多阿生　是的。他叫这个名字，因——因为他两头吃①。

費加罗　吃！我敢說，他在吞呢，哼！对了，我看見过他要什么副本費，补充副本費，而其实这已成慣例，样样都要收費。

---

① 两头吃，就是两面討好从中取利的意思。

比利多阿生 形——形式总不能不执行呀！

費加罗 当然啦，老爷。倘若說案子的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的事儿，誰都看得很清楚，形式就是审判衙門的产业。

比利多阿生 这个孩——孩子不——不象我起初所想象的那么傻。好吧，既——既然你懂得这么多东西，我——我們就照顧照顧你的案子吧。

費加罗 老爷，虽然您是我們的司法官，我还是相信您会公正无私的。

比利多阿生 唵？……对了，我——我是司法官。但是，如果你該人家錢，而你——你又不肯还？

費加罗 那么，老爷一定很明白，这就等于我原来不該人家錢。

比利多阿生 自——自然啦——呃，他到底說的什么？

第十四場

霸尔多洛，馬尔斯琳，伯爵，比利多阿生，費加罗，庭丁一人

庭丁 （走在伯爵之前，大声叫）先生們，大人駕到！

伯爵 比利多阿生老爷，在这儿，您居然也穿袍子！这不过是一件家务事情，穿常服就已經够好的了。

比利多阿生 您——您这样倒成，伯爵大人，可是我，不——不穿这身袍子，可永远不行。因为形——形式，您明白嗎，形——形式！有的人嘲笑一个穿常服的法官，但是，看——看見了穿袍子的检察官就会发抖。形——形式，形——形式呀！

伯爵 （对庭丁）宣布开庭。

庭丁 （走过去把門打开，用尖銳声音喊）开庭！

第十五場

上一場的人物，安东尼奥，府第的仆人，男女乡下人（穿节日的衣服），伯爵（坐在大沙发椅上），比利多阿生（坐在伯爵旁边的一张椅子上），書記員（坐在他的桌子后面的板凳上），法官們，律师們（坐在长凳上），馬尔斯琳（坐在霸尔多洛旁边），費加罗（坐在另一张长凳上），乡下人和仆人（在后面站着）

比利多阿生 （对两只手）两只手，宣——宣讀案由。

两只手 （宣讀）"显貴、非常显貴、无限显貴的唐彼得·乔治，当地貴族，高山、傲山和其他山岭的男爵，控告年輕戏剧作家阿隆左·卡勒得隆。"案情是为一部失敗的喜剧，原被告都否認这个作品出之于自己的手笔。

伯爵 他們俩都有理。原案撤銷。今后他們一起写作另一部作品的时候，最好是貴族出名，詩人动笔，那么，这部作品一定能在上流社会受到欢迎了。

两只手 （讀另一张紙）"农民安得累·培特卢契奥控告省里的收税員。"案情是非法征收租税。

伯爵 这个案子不在我的管轄范围之內。我在国王面前保护我的臣民，就算我尽心替他們办事了。就这样吧。

两只手 （拿起第三张紙。霸尔多洛和費加罗站起来）"巴尔伯·阿加尔·拉阿伯·馬得伦娜·尼哥尔·馬尔斯琳·德·維尔达昌尔，成年女子，（馬尔斯琳站起来，行礼）控告費加罗……"，費加罗的洗礼名字沒有塡。

費加罗　佚名。

比利多阿生　佚——佚名！这——这是什么神的名字？

費加罗　就是我的神的名字。

两只手　（写）"控告佚名·費加罗"。身份？

費加罗　貴族。

伯爵　你是貴族？（两只手写上）

費加罗　只要老天爷愿意，我可能是一位王爷的儿子。

伯爵　（对书記）讀下去。

庭丁　（用尖銳声音喊）先生們，肃靜！

两只手　（讀）"……案由是德·維尔达呂尔对費加罗結婚提出抗議。霸尔多洛大夫替原告辯护。費加罗要自己辯护，如果法庭特别允許的話，因为这是和本管轄区的习慣例規发生抵触的。"

費加罗　两只手师爷，习慣常常是錯誤的。稍微有点教育程度的当事人，对自己的案子总比某些律师清楚得多。这些律师表面上大卖其力气，实际上絲毫无动于衷，拚命大嚷大叫，什么都懂，就是眞正的事实倒不懂，他們把当事人害得傾家蕩产，叫旁听的人厌煩，叫老爷們打瞌睡，自己可滿不在乎。写过一篇《繆累拿辯护書》①就更驕傲自滿。我呢，我用很少几句話就把事实說得清清楚楚。法官老爷……

两只手　你的废話可眞不少。你不是原告，你只有答辯的权利。大夫，到前面来，把字据念一下。

費加罗　对啦，字据！

霸尔多洛　（戴上眼鏡）字据写得很明确。

① 《繆累拿辯护书》（Oratio pro Murena）是罗馬著名雄辯家西塞罗写的一篇辯护詞。

比利多阿生　那——那也得看看。

两只手　先生們，肃靜！

庭丁　（用尖銳声音喊）肃靜！

霸尔多洛　（念）"立字据人在淸泉府第收到馬尔斯琳·德·維尔达呂尔女士二千个花紋精細的比亚斯特①。她一提出要求，就在府第里把款如数还給她，并娶她为妻，以示感謝。"签字人費加罗。我的訴訟要旨是：偿还債款，履行諾言，担負訴訟費。（开始辯論）法官老爷……从来提到法庭、要法庭审理的案子沒有比这一案更有兴趣的了。从亚历山大大帝答应和美人达雷斯特利結婚……

伯爵　（插口）你沒說下去以前，律师，我們要問一下：被告方面是否同意字据有效？

比利多阿生　（对費加罗）你对他所念的东西，有——有什么异——异議嗎？

費加罗　法官老爷，我要提出的是：他在念証件的方法上有狡詐、錯誤或疏忽大意的地方，因为字据上沒說："把款如数还給她并娶她为妻"；而是說："把款如数还給她或娶她为妻。"这差别可大了。

伯爵　字据上是"并"字还是"或"字？

霸尔多洛　是"并"字。

費加罗　是"或"字。

比利多阿生　两——两只手，你自——自己念念看。

两只手　（拿起証件）这最妥当不过，因为双方在念的时候往往会故意隐瞞眞相的。（念）"呃，呃，呃，德·維尔达呂尔女士，呃，

---

① 比亚斯特是西班牙币制名称。花紋精細意在說明不是伪币。

呃，呃。啊！一提出要求，就在府第里把款如数还給她……并……或……并……或……”这个字写得真不清楚……上面有块墨迹……

比利多阿生 墨——墨迹？我知道墨迹是什么东西。

霸尔多洛 （辯論）我呢，我堅持是联合連詞“并”字，用它来連接一个句子里面互有关系的部分。“把款如数还給她并娶她为妻。”

費加罗 （辯論）我呢，我堅持是更替連詞“或”字，用来区分那些部分。“把款如数还給她或娶她为妻。”对付腐儒，只有用双料腐儒的办法。他要用拉丁文說話，就讓他說吧。我是个希腊人①，我把他消灭得干干淨淨。

伯爵 怎么判断这样的問題？

霸尔多洛 法官老爷！为解决这个問題，不再为一个字爭訟不休，我們就算上面写的是“或”字吧。

費加罗 我請求法庭把这点肯定下来。

霸尔多洛 原告也同意。即使是“或”字也解除不了被告的責任的：我們就按这个字义把字据研究一下吧。这个或字上面有一撇②，是有“在那儿”的意义的；因此原文就可以这样解释：（他念）“……在府第里把款如数还給她，就在那儿娶她为妻。”法官老爷！这就好比說：“你在床上叫人給你放血，就在那儿你煖煖呼呼地躺着”，也就是說“就在床上”。“他吞服两粒大黄丸，在里面掺上点烏梅”，也就是說“掺在大黄丸里面”。以此类推，法官老爷，“就在那儿娶她为妻”，也就是說

① 意謂：說希腊文的人比說拉丁文的人更强。

② 按法文的“或”（ou）字如加上一撇变成 où 时，就可以解释作“在那儿”；霸尔多洛借此强辯，費加罗則始終堅持 ou（或）字的本义。

“就在府第里……”。

費加罗　完全不对！字据上的那个句子应当这样解释：“病将要送你的命，或者大夫将要送你的命”；或者大夫，这是无可爭論的。另外一个例：“你不要写任何令人喜爱的作品，否則一般傻瓜将要毁謗你”；否則一般傻瓜，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这个例子里，“傻瓜或者坏蛋”是起主动作用的名詞。霸尔多洛老先生，难道你以为我把法文句法都忘了嗎？照同样的解释：“在府第里把款如数还給她”，这句話后面有个逗点，或者“娶她为妻……”。

霸尔多洛　（快語）沒有逗点。

費加罗　（快語）上面有逗点。法官老爷！如何如何后面一个逗点，否則我娶她为妻。

霸尔多洛　（看了看那张字据，快語）法官老爷！沒有逗点。

費加罗　（快語）法官老爷，上面原先是有逗点的。再說，男的娶女的做老婆，难道还要还她的錢嗎？

霸尔多洛　（快語）要还的，我們結婚，夫妻財产是各自分开的。

費加罗　（快語）我們呢，結婚还抵不了債的时候，夫妻是各自分居的。

法官們站起来，低声交換意見。

霸尔多洛　可笑的还債方法！

两只手　先生們，肃靜！

庭丁　（用尖銳声音喊）肃靜！

霸尔多洛　象他这样的騙子把結婚叫做抵債。

費加罗　律师，你辯护的是你自己的案子嗎？

霸尔多洛　我是这位女士的辯护人。

費加罗　你可以継續胡說八道，但是，别再出口伤人。怕当事人

意气用事，法庭才允許把第三者請来。法庭可沒答应这些心气平和的辯护人变成傲慢放肆的特权人物，而不受懲罰。这就損害最高貴的机构的尊严。

法官們繼續低声交換意見。

安东尼奥 （对馬尔斯琳，指着法官們）他們有什么要嘀咕的？

馬尔斯琳 有人賄賂了大法官，大法官又賄賂了别人。我的官司要輸了。

霸尔多洛 （低声，沈郁口气）我怕要輸。

費加罗 （愉快地）拿出勇气来呀！馬尔斯琳！

两只手 （站起来，对馬尔斯琳）啊，这太岂有此理了！我检举你。为了法庭的荣誉，我要求先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再审問其他的案子。

伯爵 （坐下）不，書記，关于对我个人的侮辱，我不作任何处理。一个西班牙法官用不着因为受人毁謗而面紅耳赤，这种毁謗最多只能对于亚洲法庭才可以使用！法官所犯的錯誤有的是，我們不去提了。現在，还有一种錯誤，我要糾正一下：我要跟你們說明我判案的理由。凡是拒絕說明理由的法官都是法律的大敌人！原告有权利要求什么？不还錢就結婚。两种要求同时提出，是有矛盾的。

两只手 先生們，肃靜！

庭丁 （用尖銳声音喊）肃靜！

伯爵 被告怎么样答复？他如果愿意要她作妻子，我們准許他。

費加罗 （快乐地）我贏了。

伯爵 但是，字据上写的是："她一提出要求，就把款如数还給她，或娶她为妻等等"，法庭判决被告还給原告两千块比亚斯特，否則，就在今天娶她为妻。（站起来）

費加罗　（吃惊）我輸了。

安东尼奥　（快乐地）判得好！

費加罗　好什么？

安东尼奥　因为你不能够作我的外甥女婿了。非常感謝，大人！

庭丁　（用尖銳声音喊）先生們，退庭。（民众下）

安东尼奥　我去把一切經过告訴我的外甥女去。（下）

第十六場

伯爵（走来走去），馬尔斯琳，霸尔多洛，費加罗，比利多阿生

馬尔斯琳　（坐下）啊！我这才喘出一口气。

費加罗　我呢，可把我憋死了。

伯爵　（旁白）至少，我报复了，这叫我松了一口气。

費加罗　（旁白）巴斯勒这东西原說是要反对馬尔斯琳結婚的。看他回来怎么办！——（对正在往外走的伯爵）大人，您要离开我們了嗎？

伯爵　該审理的都审理了。

費加罗　（对比利多阿生）就是这位自命不凡的胖子顧問……

比利多阿生　我，自命不凡的胖——胖子！

費加罗　当然就是您罗。我决不娶她。我从前还是个貴族呢。

伯爵站住。

霸尔多洛　你非娶她不可。

費加罗　沒有我的显貴的爹娘的同意？

霸尔多洛　把他們的名字說出来，告訴我們他們是誰。

費加罗　得給我时間呀。我快要和他們会面了。我找了他們整

整十五年了。

霸尔多洛 吹牛皮！你是个撿来的孩子！

費加罗 丢失的孩子，大夫，也許不如說被人偷走的孩子。

伯爵 （走回来）丢失的，偷走的，有什么証据？他会乱嚷，說我們在侮辱他。

費加罗 大人，强盜們在我身上所发現的带花边的小衣裳、綉花的小毯子、金制的妝飾品，即使不能說明我的高貴的出身，但是我爹娘的仔細小心，在我身体上所作的特殊印記，很够証明我是一个多么宝貝的儿子。我胳膊上面的象形文字……（他想解开右臂）

馬尔斯琳 （激动地站起来）你的右臂上繪着一把瓦刀。

費加罗 你怎么知道的？

馬尔斯琳 天呀！就是他！

費加罗 对啦，就是我。

霸尔多洛 （对馬尔斯琳）是誰？他！

馬尔斯琳 （激动地）就是爱瑪汝爱勒。

霸尔多洛 （对費加罗）你是給江湖浪人拐走的嗎？

費加罗 （激动地）就在一个府第附近。好大夫，要是你把我送回我的高貴的家庭，随你要什么报酬都可以。即使要成堆的金子也不会使我的鼎鼎大名的爹娘为难。

霸尔多洛 （指馬尔斯琳）这就是你的娘。

費加罗 ……奶娘？

霸尔多洛 你的亲娘。

伯爵 他的娘！

費加罗 請你說明白点。

馬尔斯琳 （指霸尔多洛）这就是你的爹。

費加罗　（苦恼）哎喲，哎喲！苦死我了！

馬尔斯琳　你的天性不是經常告訴你，說他就是你的爹嗎？

費加罗　从来沒有。

伯爵　（旁白）他的娘！

比利多阿生　这就很明白了，他——他不能娶她。

〔霸尔多洛[1]　我也不娶她。

馬尔斯琳　你也不！那么，你的儿子怎么办？你对我发过誓……

霸尔多洛　那时候我发疯了。如果象这样多少年以前的旧事还能約束得了人，我們只好把所有的人都娶上了。

比利多阿生　要——要是大家把事情看得这么認眞，誰——誰也不会娶誰了。

霸尔多洛　尽人皆知的过錯！可悲的青春！

馬尔斯琳　（愈說愈激动）是的，可悲的，而且比你所想象的更可悲！我不打算否認我的过錯，今天更加清楚地使它得到了証明！但是，过了三十年規規矩矩的生活，贖罪还是这么困难！我，我生来是要做个賢淑閨女的。我一开始运用理智的时候，我就算得是个賢淑的女子。但是，这个年龄有很多幻想，毫无經驗，生活上有种种需要，受着穷困的致命打击，給勾引我們的人紧紧包围着，一个女孩子抵抗得了这么一帮一帮的敌人嗎？在这儿严厉审判我們的男人，他一生里不知葬送了多少不幸的女人！

費加罗　愈是自己有罪的人愈不肯寬恕別人，这是个規律。

馬尔斯琳　（激动地）你們男人岂只是忘恩負义，你們以蔑視的态

① 从这里起，在括弧里面的这几段对白，巴黎公演时候，給演員删去，后来博馬舍把剧本付印时候，仍旧添上，因为他素来关心妇女問題。

度来侮辱那些你們用来滿足情欲的玩物，你們的牺牲品！我們女人年輕时代的种种过錯，应該受懲罰的正是你們，你們和你們那些法官。你們那些法官神气活現，因为有权利审判我們。由于你們的可恶的疏忽大意，我們所有的正当謀生的道路都給剝夺了。有沒有一种职业留給不幸的女人？她們原有一种天然的权利，从事制造妇女粧飾品的一切工作；而在这个行业里，現在却訓練了成千上万的男工。

費加罗 （怒）他們甚至教兵士也刺綉！

馬尔斯琳 （兴奋）就是在較高的阶层里，妇女也只受到你們嘲笑式的重視：拿表面上的尊敬来哄騙我們，实际上却把我們放在奴隶的地位。在財产上，拿我們当未成年人看待；在过錯上，拿我們按成年人懲罰！啊！从各方面看起来。你們对待我們的行为不是叫我們感覺可怕就是可怜！

費加罗 她有理！

伯爵 （旁白）太有理了！

比利多阿生 老——老天爷，她有理。

馬尔斯琳 但是，我的儿，遭受一个不公正的人的拒絕，对我們有什么关系？别考虑你的出身，看清你的前途。只有这一点对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过几个月，你的未婚妻就可以独立自主了。我保証她会要你的。你生活在娇妻和慈母之間，她們会爭先恐后地疼爱你的。待她們要寬恕，自己要快乐，我的儿。对一切人要愉快、直爽、善良。你的娘就心滿意足了。

費加罗 媽媽，你說的是金石良言，我完全听你的話。是的，我多么傻！地球轉了几万万年。在这个无边无际的岁月里，我偶然获得了这微不足道的、一去不复返的三十个年头，我

却自寻苦恼，想知道是誰生我的！誰担忧，誰活該。这样在争吵中过日子，簡直是等于不停地加重自己的苦役，象拉上水船的可怜的馬，就是站住，也得不着休息，虽然停止前进，也还要用力拖着。我們等着吧。〕

伯爵　扰乱我的計划的討厌事情！

比利多阿生　（对費加罗）你的貴族出身，你的府第呢？你欺——欺騙法庭。

費加罗　法庭！为了那一百块該死的銀币，我曾經差点儿要打死这位先生，他原来是我的父亲！在这以后，法庭几乎叫我作了一件极其荒謬的事情！可是，既然上天保全了我的名誉，把我从这些危险里救了出来，我的爹，請你原諒我……还有你，我的娘，你拥抱我……尽你可能地以慈母的爱拥抱我。（馬尔斯琳跑过去，摟住他的脖子）

第十七場

霸尔多洛，費加罗，馬尔斯琳，比利多阿生，苏姍娜，安东尼奥，伯爵

苏姍娜　（手里拿着一个錢袋跑上）大人，停一下。别叫他們結婚。我来用我主妇給我的結婚費还清这位太太的錢。

伯爵　（旁白）她的主妇給鬼迷住了！好象她們都串通一起……

（下）

第十八場

霸尔多洛，安东尼奥，苏姗娜，費加罗，馬尔斯琳，比利多阿生

安东尼奥　（看見費加罗拥抱他的母亲，对苏姗娜說）嘿，对了，替他还賬吧！你瞧瞧。

苏姗娜　（轉身）我瞧够了。走，舅舅。

費加罗　（拉住她）不，請你們别走。你看見什么？

苏姗娜　看見我的糊涂、你的卑鄙。

費加罗　你說的沒有一样是对的。

苏姗娜　（生气）还看見你心甘情愿地要和她結婚，因为你跟她这样要好。

費加罗　（愉快地）我跟她要好，但是我不和她結婚。（苏姗娜打算走出去，費加罗拉住她）

苏姗娜　（給他一个耳刮子）渾賬，你敢拉住我！

費加罗　（对在場的人說）这就是爱情嗎？（对苏姗娜）我求你，在沒离开我們以前，好好地看一看这位亲爱的女人。

苏姗娜　我正瞅着她。

費加罗　你覺得她……？

苏姗娜　丑得可怕。

費加罗　嫉妬万岁！嫉妬可不和你討价还价的。

馬尔斯琳　（双臂伸开）拥抱你的娘吧，我的亲爱的苏姗娜。这个捉弄你的坏东西是我的儿子。

苏姗娜　（跑向她）你，他的娘？（她們互相拥抱）

安东尼奥　这是刚才发生的事嗎？

費加罗　……我刚知道的。

馬尔斯琳　（兴奋）不，我的心老想着他，只是主意打錯了。我的血一直在呼喚着我。

費加罗　而我呢，我以前所以拒絕你，我的娘，是理智要我这样作，理智对我起着本能的作用；因为我并不是嫌恶你的，这些錢可以証明……

馬尔斯琳　（交給他一张字据）給你这个。收回你的借条，这是給你的結婚費。

苏姍娜　（把錢袋抛給他）把这个也拿去吧。

費加罗　謝謝，謝謝。

馬尔斯琳　（兴奋）我以前是个相当苦命的姑娘，几乎要成为最悲惨的妇人。現在，我是最幸福的母亲！拥抱我，我的两个孩子。我把我的全部感情都放在你們身上。我能够怎么样快乐就怎么样快乐。啊！孩子們，我多么爱你們呀！

費加罗　（受着感动，激动地）别說了，亲爱的娘，别說了！你愿意看我有生以来还沒流过的泪，象泉涌一样，从眼圈里流下来嗎？至少这是快乐的泪呀。但是，我多么糊涂，我差点因此而感覚羞愧。我已經有眼泪从我的手指縫里流下来了，你瞧。（他张开他的手指給她看）我多么傻！刚才还极力把眼泪忍住呢！羞愧呀，去你的吧！我又想笑又想哭。我这样的感覚，一輩子不能有第二次的。（一面拥抱他的母亲，另一面拥抱苏姍娜）①

馬尔斯琳　啊，我的儿！

苏姍娜　我的亲爱的人！

比利多阿生　（用手帕擦眼睛）那么，我呢，难道我也是个傻——傻

① 霸尔多洛，苏姍娜，費加罗，馬尔斯琳，比利多阿生。——作者注。

瓜？

費加罗　（兴奋）悲伤呀，現在我可以跟你挑战了！你有胆子，就在这两位亲爱的女人当中来打击打击我看。

安东尼奥　（对費加罗）請你别来这么些甜言蜜語。在家庭里論到婚姻，总得長輩先結婚，孩子才能結婚，你懂得嗎？那么，你的爹娘巳經手牵手作夫妻了嗎？

霸尔多洛　我的手？我宁可愿意我这只手干枯得掉下来，也不和这个怪物的母亲手牽手作夫妻！

安东尼奥　（对霸尔多洛）那么，你是个和一般后娘一样残忍的父亲嗎？（对費加罗）如果眞是这样的話，我們的风流才子，你可沒有什么可說的了。

苏珊娜　啊，舅舅……

安东尼奥　我难道把我姐姐的孩子嫁給一个不知道是誰的儿子的人嗎？

比利多阿生　这是可——可能的嗎，糊涂虫？一个人总——总是某一个人的孩子呀。

安东尼奥　哈哈……他永远娶不了苏姗娜。（下）

第十九場

霸尔多洛，苏姗娜，費加罗，馬尔斯琳，比利多阿生

霸尔多洛　（对費加罗）現在，你找一个人收养你作儿子吧。（想下）

馬尔斯琳　（跑过去抱住霸尔多洛的腰，拉他回来）站住，大夫，别走。

費加罗　（旁白）唉，我看安达卢西所有的傻瓜都起来反对我这一段可怜的婚姻了。

苏姍娜 （对霸尔多洛）亲爱的好爸爸，他是你的儿子呀。

馬尔斯琳 （对霸尔多洛）聪明、能干、漂亮。①

費加罗 （对霸尔多洛）沒要你花过一分錢。

霸尔多洛 他騙走我那一百块銀币呢？

馬尔斯琳 （哄他）我們会很好地照顧你的，爸爸！

苏姍娜 （哄他）我們会很爱你的，亲爱的爸爸！

霸尔多洛 （感动）爸爸，好爸爸，亲爱的爸爸！这么一来，我比这位先生还糊涂，我。（指比利多阿生）我象个孩子，随人家摆布。（馬尔斯琳和苏姍娜拥抱他）啊！不，我可沒答应呀。（轉身）大人在哪儿啦？

費加罗 我們快找他去。逼他說出最后的一句話。如果他要别的新花样，我們又得从头来了。

全体 快，快。（他們把霸尔多洛拉出去）

第二十場

比利多阿生

比利多阿生 （自語）比——比这位先生还糊涂！一个人跟自己倒可以說这——这样的話，但是……在——在这个地方，他——他們一点規矩都沒有。（下）

---

① 苏姍娜，霸尔多洛，馬尔斯琳，費加罗，比利多阿生。——作者注。

第 四 幕

舞台布景是一間廂房，用点着的烛台、挂灯、鮮花、花叶彩縄装飾着，总之，全部是为举行婚礼而布置的。台前右面有一张桌子，桌上放着文具，桌后放着一张沙发椅。

第 一 場

费加罗，苏姗娜

费加罗 （用手挽着苏姗娜的腰）那么，亲爱的，你满意了嗎？凭她三寸不烂之舌，我的媽說服了她的大夫。他虽然很不乐意，总算答应和她結婚了。你那位乖戾的舅舅也服貼了。只有大人还在大生其气，因为我們的婚姻将成为我們二老的婚姻的代价。結果这么好，你該乐了吧。

苏姗娜 你見过比这更新奇的事情嗎？

费加罗 不如說这样愉快的事情。我們本来只想从大人那儿弄到一份結婚費，現在倒有两份到手了，而且不是从他手里挤出来的。一个頑强的情敌一直糾纏着你，一个泼辣的女人折磨着我！这一切对我們全变样了，她变成了一个最好的母亲。昨天我在世界上好象是孤苦零仃的，而現在我又有

爹又有娘了，我的爹娘不如我夸耀的那么显貴，这是眞的，可是对我們已經是够好的了。我們沒有闊人的虛荣心。

苏姍娜　可是，我的爱人，你以前所安排的和我們所期待着的事情，竟一件也沒发生！

費加罗　我的亲爱的，命运支配的事情比我們大家所做的好得多。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一方面，我們在忙碌、在筹划、在安排；另一方面，命运却在完成。从企图吞并全世界的貪得无厌的侵略者，一直到由着他的狗給他領路的与世无爭的瞎子，都是那变化莫测的命运的玩物。而且，靠狗領路的瞎子和有很多人侍候的瞎子比起来，往往路走得更好，他的見解也比較少犯錯誤。——至于大家叫做爱神的那个瞎子……（他重新用手亲切地挽着她的腰）

苏姍娜　啊！这是唯一叫我发生兴趣的东西。

費加罗　那么，允許我，用我的一片癡心，当一条好狗，把爱神領到你的美丽的可爱的門，我們就这样一輩子住下去。

苏姍娜　（笑）爱神和你？

費加罗　我和爱神。

苏姍娜　你不会找别的窩嗎？

費加罗　你要是在别处抓住我，我愿意让千千万万的风流才子……

苏姍娜　你要夸大其詞了。說你的眞正的实話吧。

費加罗　我的最眞实的实話！

苏姍娜　呸，坏东西！难道一个人有好几样实話嗎？

費加罗　噢，有的。随着时間的变化，我們注意到，从前的瘋瘋癲癲的話因为时間一久就变成哲理名言，往日撒得并不怎么高明的小小的謊言，也因为时間一久便产生出很大很大

的眞理;因此就有上千种的实話了。有些实話,我們明明知道,却不敢滿处說,因为不是所有的实話都是可以說出来的。有些实話,我們极力宣揚,却对它并沒有信心,因为不是所有的实話都是可以相信的。还有,热烈的誓言,母亲对孩子的恫吓,醉鬼的詛咒,要人的諾言,商人的最后价錢;我說不淸那么多了。只有我对苏松的爱情才是不折不扣的一句实話。

苏姍娜　我喜欢你的快活,因为我看出你快活到发狂了,这表明你是幸福的。我們談談伯爵的約会吧。

費加罗　不如說,我們永远別談它吧。它差点要我把苏姍娜賠掉了。

苏姍娜　你不愿意有这个約会了嗎?

費加罗　要是你爱我,苏松,請你保証作到这一点:让他等个空。这是他应得的懲罰。

苏姍娜　我以前答应他这个約会,实在苦得很,現在把約会取消了,我可沒有什么困难。这問題以后不用再談了。

費加罗　这是你的眞正的实話?

苏姍娜　我,我可不象你們有学問的人。我只有一种实話。

費加罗　那么,你多少有点爱我吧?

苏姍娜　爱得很。

費加罗　很不够。

苏姍娜　怎么?

費加罗　說到爱情,你明白嗎,即使爱过了头也还是不够的。

苏姍娜　我不懂得这种微妙的話。我只知道爱我的丈夫。

費加罗　你要是不失信,你就是一般女人里面很特殊的例外了。(想拥抱她)

第二場

費加罗，苏姍娜，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　啊！还是我說得对。不管他們在哪儿，相信他們走在一块儿，那是錯不了的。得了，費加罗，現在就搶先地和她偷偷会面，岂不是損害你的未来、你的婚姻和你自己么？他們在等你，都等急了。

費加罗　眞的，太太，我連我自己的事都忘了。我要給他們看看我迟到的理由。（想把苏姍娜带走）

伯爵夫人　（留住她）她回头再去找你。

第三場

苏姍娜，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　你准备好我們两个人換穿的衣服了嗎？

苏姍娜　用不着了，太太。約会作罢了。

伯爵夫人　啊！你改变主意了嗎？

苏姍娜　改变主意的是費加罗。

伯爵夫人　你欺騙我。

苏姍娜　仁慈的上帝！

伯爵夫人　費加罗不是一个輕易放弃一份結婚費的人。

苏姍娜　那么，太太，您認为是怎么回事？

伯爵夫人　我認为你到底答应了伯爵，現在你后悔把他的計划

告訴了我。我可看透你这个人。你給我走开。(想下)

苏姗娜　(跪下)我可以指天为誓！太太，您不知道您給苏姗娜多么大的痛苦！您一向对待我总是那么仁慈，您賞給我一份結婚費……

伯爵夫人　(拉她起来)唉……我不知道我該說什么！你让我代替你到花园去，并不要你去，亲爱的。你对你的丈夫既不失信，同时又帮助我挽回我的丈夫的心。

苏姗娜　刚才您多么让我伤心呀！

伯爵夫人　因为我这个人說話太不留神了。(吻苏姗娜的前額)你的約会訂在什么地方？

苏姗娜　(吻她的手)我只听見花园两个字。

伯爵夫人　(指指桌子)拿这枝笔，我們給他指定一个地点。

苏姗娜　給他写信！

伯爵夫人　得这么办。

苏姗娜　太太！至少是您……

伯爵夫人　我对一切負責。(苏姗娜坐下，伯爵夫人口授)"新歌曲……今天晚上，良辰美景，大栗树下……今天晚上，良辰美景……"

苏姗娜　(写)"大栗树下……"底下呢？

伯爵夫人　你怕他看不懂嗎？

苏姗娜　(再念一遍)沒錯。(她把信折上)用什么封口？

伯爵夫人　用一个别針，赶快　叫他用别針作答复。在信背后写上："把封口的漆印退……"

苏姗娜　(笑着写)啊！漆印……太太，这个漆印可比委任状的那个漆印有意思多了。

伯爵夫人　(痛苦地回忆)啊！

苏姍娜　(在身上找)我身上沒有別針！

伯爵夫人　(解开自己的袍子)拿这一个。(侍从武士的絲带从她的怀里掉在地下)啊，我的絲带！

苏姍娜　(撿起絲带)是那个小流氓的！您这么狠心……

伯爵夫人　难道就让他把絲带扎在他的胳臂上？那可就好看了！給我吧！

苏姍娜　太太别用这条絲带了，它給那个年輕人的血弄脏了。

伯爵夫人　(收回絲带)对芳舍特最好不过……回头她献給我的第一束花……

第四場

年輕牧女一人，薛侶班(女孩子打扮)，芳舍特和很多跟她一样穿戴的女孩子(每人手里拿着一束花)，伯爵夫人，苏姍娜

芳舍特　太太，她們是鎮里的小姑娘，給您献鮮花来了。

伯爵夫人　(赶快塞好她的絲带)她們眞可爱！美丽的孩子們，我很抱歉，你們这些人我不是全都認識的。(指薛侶班)这个看样子多少有点害羞的可爱的孩子是誰？

牧女　是我的表妹，太太，她是为了参加婚礼才到这儿来的。

伯爵夫人　她长得眞美。我拿不了这許多花，我們优待外来的客人吧，(她接过薛侶班的花，吻他的前額)她脸紅了！(对苏姍娜)你不覚得，苏松……她象某一个人嗎？

苏姍娜　象得簡直分不出来。

薛侶班　(旁白，把手放在心上)啊！这一个吻呀，一直吻到我心里去了。

第五場

女孩子們，薛侣班（在她們当中），芳舍特，安东尼奥，伯爵，伯爵夫人，苏姗娜

安东尼奥　大人，我呢，我跟您說，他一定和她們在一起。她們在我女儿的屋里打扮他。他的衣服还在那儿呢。您瞧，这就是他的軍帽，是我从他的包袱里面抽出来的。（向前走，把所有的女孩子都看了看，認出了薛侣班，摘掉他的女帽，使他两边梳的长发随着落下来，把軍帽放在他头上，說）老天爷喲！这不就是我們那位軍官！

伯爵夫人　（退后）啊！天呀！

苏姗娜　这个小无賴！

安东尼奥　刚才在楼上我就說过是他……

伯爵　（怒）还有什么可說的，太太？

伯爵夫人　有什么可說的，伯爵！您看得出来，我比您更吃惊，至少，我跟您一样生气。

伯爵　您說得对；但是不久以前，今天早上的事？

伯爵夫人　是的，如果我再隐瞞，我就有罪了。今天早上他到我屋里来了。我們开始准备这些孩子現在才作完的这場游戏。我們正在替他打扮，您忽然来到。您一来就那么激动！他躲了起来，我也慌张得很。以后的事儿都是恐怖造成的。

伯爵　（憤怒，对薛侣班）你为什么还沒走？

薛侣班　（猛然脫下帽子）大人……

伯爵　你不服从命令，我要懲罰你。

芳舍特　(不加思索地)啊，大人，您听我說。您知道得很清楚，每次您来拥抱我的时候，您总是說："要是你爱我，亲爱的芳舍特，你要什么，我就給你什么。"

伯爵　(脸紅)我！我說过这話？

芳舍特　是的，大人。您别懲罰薛侣班啦。把他給我，叫他跟我結婚，我就会瘋狂地爱您啦！

伯爵　(旁白)这个东西竟給侍从武士迷上了！

伯爵夫人　那么，伯爵，現在該輪到您了！这个小姑娘說出来的話，和我的話一样坦率天真，最后証明了两种事实：要是我害您担心，我可不是故意的；至于您呢，您却尽您所能，增加我的忧虑；現在証明我的忧虑是有根据的。

安东尼奥　您也是这样的一种人嗎，大人？(向伯爵夫人)是的，我一定替您懲罰她，象懲罰她那已經去世的娘一样，她的娘是死于……不是因为事情本身的結果，而是，太太知道得很清楚，是因为小姑娘們长大以后……

伯爵　(狠狈，旁白)这儿准是有一个魔鬼，发动一切跟我作对！

第六場

小姑娘們，薛侣班，安东尼奥，費加罗，伯爵，伯爵夫人，苏姍娜

費加罗　大人，如果您不放小姑娘們走，婚礼和跳舞都沒法开始了。

伯爵　你，跳舞！你也不想想。你今天早上从楼上摔下去，不是把右脚摔痛了嗎！

費加罗　(搖搖腿)現在还有点儿痛。沒关系。(对小姑娘們)走吧，小

姑娘們，走吧！

伯爵　(拉他回来)你很幸运，花池子里的土倒是挺松的！

費加罗　实在很幸运，不然可就……

安东尼奥　(拉他回来)再說，你是縮成一团摔下去的，所以……

費加罗　稍微再灵巧一点，是不是就会悬在半空了！(对小姑娘們)小姑娘們，你們来不来？

安东尼奥　(拉他回来)就在那时候，小侍从武士騎着馬跑到塞維勒去了，是么？

費加罗　騎着馬跑，也許一步一步走……

伯爵　(拉他回来)而你的口袋里还有他的委任状？

費加罗　(有点吃惊)当然啦；但是，干嗎这么追問我？(对小姑娘們)走吧，走吧，小姑娘們！

安东尼奥　(拉住薛侶班的胳臂)这儿有一个小姑娘，据她說我的未来的外甥女婿是一个說謊的人。

費加罗　(吃惊)薛侶班……(旁白)这个小鬼眞該死！

安东尼奥　你眞的明白了沒有？

費加罗　(支吾)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嘿！他在胡說些什么？

伯爵　(干脆地)他不胡說。他說跳在丁香花上面的是他。

費加罗　(若有所思地)啊！要是他这样說……也許可能！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不爭辯。

伯爵　那么，你和他……

費加罗　有什么理由不能这样？往下跳的疯劲儿是会传染的：巴汝奇的羊①的故事，您是知道的。您大生其气的时候，沒

① 拉伯雷的《巨人传》第四部第六、七、八章，巴汝奇向一个羊商买了一只羊，把它赶下海去，羊商的其余的羊跟着第一只羊跳下去，全淹死了。

有一个人不宁愿冒一下险……

伯爵　什么？同时跳下两个人……

費加罗　同时跳下二三十人也成呀。有什么关系，大人，既然誰都沒受伤？(对小姑娘們)喂，你們究竟来不来呀？

伯爵　(生气)我們这是鬧着玩嗎？(軍乐队开始奏乐)

費加罗　你們听，开始奏进行曲了。站好，小姑娘們，站好！来吧，苏姍娜，讓我搀着你。(全体跑下，只剩薛侶班一个人，垂着头)

第七場

薛侶班，伯爵，伯爵夫人

伯爵　(看着費加罗下)还有比他更胆大嚣张的嗎？(对侍从武士)至于你，阴险的小少爷，你裝着害羞的样子。赶快給我換衣服去。今天晚上，不管什么地方，可別讓我碰着你。

伯爵夫人　那他就会感覚非常无聊了。

薛侶班　(不加思索地)无聊！我額上有幸福的东西，就是坐一百多年监獄也受得了。(戴上帽子，急跑下)

第八場

伯爵，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用力搧扇子，不言語。

伯爵　他額上有什么东西，叫他这样快乐？

伯爵夫人　(窘)他的……第一頂軍官帽子吧，一定是的。对于孩

子，什么都是有意思的好玩艺儿。（想下）

伯爵　您不多待一会儿嗎，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　您知道我的身体不怎么好。

伯爵　为了受您保护的使女多待一会儿吧，不然，我会当您生气了。

伯爵夫人　您看，两对新郎新娘的婚礼开始了，我們坐下来接待他們吧。

伯爵　（旁白）婚礼！阻拦不了的事情，只好忍受忍受。

伯爵和伯爵夫人坐在厢房的一头。

第九場

伯爵、伯爵夫人（坐着）

交响乐奏"西班牙的狂欢"，进行曲的节奏。

猎場巡邏队（荷着枪）。

西班牙警察官，陪审員，比利多阿生。

男乡下人，女乡下人（穿着节日的服装）。

两个小姑娘（捧着有白色羽毛的、象征貞洁的女冠）。

另外两个小姑娘（捧着白色头紗）。

又是两个小姑娘（拿着手套，一只手拿着一束花）。

安东尼奥（搀着苏姗娜，做她的主婚人）。

另外一些小姑娘（拿着另外一项女冠，一面头紗，一束白花，和上面的相同，那是給馬尔斯琳的）。

费加罗（搀着馬尔斯琳，准备把她交給大夫。大夫在行列的最后面，一大束花放在一边。小姑娘們在伯爵面前經过的时候，把一切預备給苏姗娜和馬尔斯琳的服飾交給他的仆人）。

男乡下人和女乡下人在大厅两旁排成两行，然后敲着响板跳西班牙

"泛但果舞"①。随后，乐队奏重调乐谱，安东尼奥把苏姗娜領到伯爵面前。她在伯爵面前跪下。

伯爵替她戴上女冠，披上头紗，把那束花交給她的时候，两个小姑娘合唱下面的曲子：

新娘呀，歌唱主子的恩典和光荣呀，
你的主子放棄了对你原有的特权。
他珍爱高貴的光荣更甚于欢娛，
他把一个貞洁清白的你交給你的丈夫。

苏姗娜跪下。合唱唱到最后两行时候，她拉一拉伯爵的袍子，把手里拿着的信指給他看。于是，她举起向着观众那一面的手，放在头上。伯爵假装替她整冠，她把信遞給他。

伯爵偷偷地把信放在怀里。合唱唱完了。新娘站起来，对伯爵深深敬礼。

費加罗走过来，从伯爵手里接受苏姗娜，和她一起退到大厅的另外一头，靠近馬尔斯琳。

在这时候，跳西班牙"泛但果舞"的另外一节。

伯爵急于要看他收到的信，走到舞台边上，从怀里把信拿出来。拿出来的时候，做出手指給别針狠狠地扎了一下的样子。他摇摇手指，用手挤它，用口吮它。看見信是用别針封着口的，說。

伯爵 （当他和費加罗两人說話的时候，乐队輕輕地奏着音乐）女人眞該死，什么地方都别着别針！（把别針扔在地下，然后看那封信，吻它）

費加罗 （全看見了，对他的母亲和苏姗娜）是一封情書，可能是一个小姑娘走过的时候偷偷遞給他的。封口上别着别針，狠狠地扎了他一下。

跳舞又开始。伯爵看完了信，把背面翻过来，看見請他退还别針作为答复的話。他在地上找，終于找着了别針，把它别在袖口上面。

費加罗 （对苏姗娜和馬尔斯琳）爱人手里得来的东西全是宝貝。你

① 二人对舞，三拍子，用吉他琴伴奏。

瞧，連个别針他都撿起来。嘿！眞是个傻瓜！

在这时候，苏姍娜和伯爵夫人彼此会心一笑。跳舞完毕了，再奏合唱的重調乐譜。

費加罗領馬尔斯琳到伯爵面前，和刚才安东尼奥領苏姍娜一样。在伯爵刚拿起女冠和合唱将要开始的时候，大家因下面的喊声而中断了一切。

門役　（在門上大喊）先生們，站住，你們可不能全进来呀！……到这儿来，巡邏队！巡邏队！（巡邏队赶快走到門口）

伯爵　（站起来）什么事？

門役　大人，是巴斯勒先生，他給全村子的人围住了，因为他一边走一边唱。

伯爵　只註他一个人进来。

伯爵夫人　請您允許我退席吧。

伯爵　我忘不了您对我的好意。

伯爵夫人　苏姍娜……她一会儿再回来。（旁白，对苏姍娜）我們換衣服去。（和苏姍娜一起下）

馬尔斯琳　他要就不来，一来就是破坏。

費加罗　噢！我来替你打消他的胡思乱想。

第十場

上一場的人物，除了伯爵夫人和苏姍娜。巴斯勒（手里拿着吉他琴），格利普·索莱日

巴斯勒　（一面上場一面唱，用本剧終場的流行小調的曲子）

敏感的心，忠实的心，

你譴責朝三暮四的爱情，

停止你的苛刻的怨訴吧。

难道变心就是犯罪？
爱神背上带着翅膀，
岂不是要飞来飞去？
岂不是要飞来飞去？
岂不是要飞来飞去？

費加罗　（向他跟前走过去）对了，正是为这个，爱神背上才带着翅膀。我的朋友，你对这个歌是怎样理解的？

巴斯勒　（指指格利普·索莱日）这位先生是大人的客人，我一路上唱歌給他开开心，証明了我服从大人。現在，該挨着我，要求大人主持公道了。

格利普·索莱日　哪儿的話！大人！他一点都沒給我开心，他唱来唱去，尽是一些无聊的曲子……

伯爵　好吧，巴斯勒，你要求什么？

巴斯勒　大人，我要求我应有的权利：就是和馬尔斯琳結婚。我反对……

費加罗　（走过去）先生，你好久沒看見疯子的面孔了吧？

巴斯勒　先生，我眼前不就看見了嗎？

費加罗　既然我的眼睛可以給你当作鏡子用，你照照看，看我給你的警告会有什么效果。只要你作出想靠近这位太太的样子……

霸尔多洛　（笑）哎！干嗎这样？让他說吧。

比利多阿生　（走到他們两人中間）难——难道两个朋友……

費加罗　我們，朋友？

巴斯勒　多么荒謬！

費加罗　（快語）因为他編过一些小教堂用的坏曲子？

巴斯勒　（快語）因为他写过一些报屁股上的詩歌？

費加罗　(快語)他是在小酒館拉提琴的！

巴斯勒　(快語)他是在小报館里打杂的！

費加罗　(快語)教堂里的臭歌手！

巴斯勒　(快語)外交界的跑腿儿！

伯爵　(坐下)你們倆都太荒唐了！

巴斯勒　在任何場合，他对我都不大恭敬。

費加罗　說得很对，假若有这种可能的話！

巴斯勒　到处說我只不过是个傻瓜。

費加罗　难道你当我是个应声虫？

巴斯勒　至于我，經过我的天才指导的歌唱家，沒有一个不大大出名的。

費加罗　大大出丑的。

巴斯勒　他还这么說！

費加罗　既然这是实話，为什么不能这么說？难道你是位王爷，非叫人家奉承你不成？你这个流氓地痞，你沒有法子买通别人替你說謊，你就只好忍受眞理了。你如果怕听我們所說的实話，干嗎你来攪乱我們的婚礼？

巴斯勒　(对馬尔斯琳)你答应过我，說过了四年嫁不着人就和我結婚，你到底說过这句話沒有？

馬尔斯琳　我答应你，有沒有什么附带条件的？

巴斯勒　条件是：如果你找回你那个丢失的孩子，我就順从你，收养他作我的儿子。

全体　已經找着了。

巴斯勒　这有什么关系！

全体　(指費加罗)就是他。

巴斯勒　(恐怖地往后退)我見鬼了！

比利多阿生　(对巴斯勒)这样，你——你就不要他的娘了嗎？

巴斯勒　让人家把我看作一个无賴的父亲，还有比这更倒楣的事儿嗎？

費加罗　让人家把我看作一个无賴的儿子，才倒楣呢。你拿我开玩笑！

巴斯勒　(指費加罗)旣然这位先生在这儿当个什么的，我就宣布我什么都不要当了。(下)

第十一場

上一場的人物，除了巴斯勒

覇尔多洛　(笑)哈，哈，哈，哈！

費加罗　(快乐得跳起来)这一下，我可有老婆了！

伯爵　(旁白)我呢，我可有情妇了。(站起来)

比利多阿生　(对馬尔斯琳)这样，大——大家都滿意了！

伯爵　把两份結婚証書准备好，給我签字。

全体　万岁！(全下)

伯爵　我需要有一小时的休息。(想和别的人一起下)

第十二場

格利普·索萊日，費加罗，馬尔斯琳，伯爵

格利普·索萊日　(对費加罗)我呢，有人吩咐我，要我帮忙在大栗树底下布置烟火。

伯爵　(跑回来)哪个傻瓜这样吩咐你来着？

費加罗　有什么不好的？

伯爵　(激动地)太太不舒服，叫她在哪儿看烟火？在凉台上放，对着她的屋子。

費加罗　你听見了沒有，格利普·索萊日？在凉台上放。

伯爵　大栗树底下！好主意！(下場时旁白)他們想放一把大火，把我的約会地点照得亮亮的！

第十三場

費加罗，馬尔斯琳

費加罗　他对他的太太眞够体貼的！(想下)

馬尔斯琳　(拦住他)我有两句話要跟你說，我的儿。我应当跟你把話說清楚：由于感情的不正常，我寃枉了你的可爱的媳妇。我一向以为她早已答应了伯爵，尽管我听巴斯勒說过，她总是严厉拒絕他的。

費加罗　你不了解你的儿子，以为这种女性的冲动会动摇我的心。我敢向最狡猾的女人挑战，看她能不能欺騙我。

馬尔斯琳　你这个想头是很好的，我的儿。但是嫉妬这东西……

費加罗　……不过是驕傲产生出来的糊涂孩子，或者是疯子的病态。啊！我的娘，关于这个問題，我有一种哲学……不可动搖的哲学。要是苏姍娜有一天欺騙我，我会預先就饒恕她；她要长时間地使用心机，才能……(他轉过来，看見芳舍特东张西望)

第十四場

費加罗，芳舍特，馬尔斯琳

費加罗　呃，呃，呃……我的小表妹偷听我們說話来着！

芳舍特　啊！那可沒有。人們說偷听是不道德的。

費加罗　說得很对。但是偷听有它的好处，所以有人常常派人去偷听別人說話。

芳舍特　我是来看看有一个人在不在这儿。

費加罗　你已經在說瞎話了，騙人的小姑娘！你明明知道那个人不会在这儿的。

芳舍特　你說的是誰？

費加罗　薛侶班。

芳舍特　我要找的不是他，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在什么地方。我找的是苏姍娜表姐。

費加罗　那么，我的小表妹，你找她做什么？

芳舍特　对你，表姐夫，我不妨說給你听。——是……我要把一个別針还給她。

費加罗　（激动地）別針！別針……誰交給你的，小滑头？你小小的年紀就干这种勾……（他改口，用溫和的口气說）凡是你办的事情，你已經作得非常之好，芳舍特。我的漂亮的表妹对人这么热心……

芳舍特　你生誰的气？我走了。

費加罗　（拉住她）別走，別走，我鬧着玩的。呃，你的小別針是大人叫你还給苏姍娜的，他手里拿着的一封信就是用这个別

針封上的。你看，我都知道了。

芳舍特　你既然知道得这么清楚，干嗎还要問我？

費加罗　（想了想）因为我想知道知道大人怎么会想起把这个差事交給你，这倒挺有意思的。

芳舍特　（天眞地）沒別的，就跟你說的一样："喂，小芳舍特，把这根別針交給你的漂亮的表姐，只要对她說这是大栗树的漆印。"

費加罗　大……

芳舍特　"……栗树。"对了，他还說："当心，別让人家看見你。"

費加罗　你一定要听他的話，表妹。幸亏誰也沒看見你。好好地完成你的差使，除了大人吩咐你的話，別对苏姗娜說什么。

芳舍特　干嗎对她說什么？我的表姐夫当我是个小娃娃。（跳着下）

第 十 五 場

費加罗，馬尔斯琳

費加罗　你瞧，我的娘！

馬尔斯琳　你瞧，我的儿！

費加罗　（好象透不过气来）这一着……实在有点……

馬尔斯琳　有点！呃！有点什么？

費加罗　（把手放在胸口上面）我的娘，我刚才听着的話象一块石头压在我这里。

馬尔斯琳　（笑）这个滿有把握的心，难道只是一个打足了气的气

球？一个别針就把气都扎跑了！

費加罗 （大怒）但是，我的娘，那个别針就是他撿起来的那一个呀……

馬尔斯琳 （提起他說过的話）"嫉妬！啊，关于这个問題，我的娘，我有一种哲学……不可动搖的哲学。要是苏姗娜有一天逮住我，我会預先就饒恕她……"

費加罗 （激动地）啊，我的娘！一个人感覺什么就說什么。叫头脑最冷靜的法官辯护他自己的案子，看他怎么样来解释法律！——他对放烟火的事情发那么大的脾气，我現在不覺得奇怪了！——至于用小小的别針耍花样的可爱的姑娘，不管她什么大栗树，我的娘，她可不能想到哪儿就是哪儿；如果我跟她結了婚，就能名正言順地生她的气，同时我可也就不能随便抛弃她，另娶别的女人……

馬尔斯琳 好漂亮的結論！难道因为某种怀疑，我們就可以断送一切嗎？你說吧，誰給你証明了她要欺騙的是你，而不是伯爵？你是否已經仔細考虑过，所以不容她分辯就判她的罪？你知道她会到那树底下去嗎？你知道她上那儿去是打的什么主意嗎？知道她上那儿要說什么話，要作什么事嗎？我一向还以为你的判断力比較强呢！

費加罗 （兴奋地吻她的手）我的娘有理；她有理，她永远是有理的！但是，媽媽，对于一个人的天性，首先加以原諒，那总是会好一点。的确，我們应該先調查調查，然后再控告她，再行动起来。我知道約会的地点了。再見，我的娘！（下）

第十六場

馬尔斯琳

馬尔斯琳　（自語）再見。我，我也知道了。阻止了他以后，我得留意苏姗娜的行动。不，还是告訴她吧。她是个多么美丽的姑娘呀！啊，沒有个人利益叫我們互相残害的时候，我們都是傾向于支持被压迫的、可怜的女性，反抗那驕傲的、可怕的……（笑）可是有点儿愚蠢的男性的。（下）

第五幕

舞台布景是花园中四面围着栗树的一个小广場。广場左右两边各有一間亭子。舞台后面是一块有一些点綴的树林空地，前面有一块草坪。这时舞台光綫黑暗。

第一場

芳舍特（单独一人，一只手拿着两块餅干一个桔子，另一只手提着一盏点着的紙灯籠）

芳舍特 （自語）他說在左面的亭子。就是这个了。——如果他現在还不来，那么，我要扮演的小角色……掌管府里事务的那些坏家伙連一个桔子两块餅干都不肯給我！——“替誰要的，小姑娘？”——“呃，先生，是替某一个人要的。”——“噢！我們知道了……”——“就是你們知道又怎么样？因为大人不愿意看見他，难道就应該叫他餓死嗎？”——为了这点东西，还得让他們在我脸上狠狠地亲了一下！……誰知道怎么样？他也許会还回我一个吻的。（看見費加罗走过来注視她，她大叫一声）啊……（她逃走，走进左面的亭子）

第 二 場

費加罗（肩上披着一件寬大的外衣，戴一頂軟边的大帽子），巴斯勒，安东尼奥，霸尔多洛，比利多阿生，格利普·索萊日，一群仆人和作工的人

費加罗　（先是单独一人）是芳舍特！（其余的人走过来时候，他用眼睛打量着他們，恶声恶气地說）你們好，諸位先生，晚上好。你們到齐了嗎？

巴斯勒　被你强迫来的都到了。

費加罗　現在大約是什么时候了？

安东尼奥　（望望天空）月亮快上来了。

霸尔多洛　喂，你在准备干什么見不得人的事？看神气，你活象个阴謀家！

費加罗　（激动）請你們告訴我，你們是不是为了結婚典礼而在府第聚会的？

比利多阿生　当——当然啦！

安东尼奥　我們本来要到那面，在花园里，等候信号，庆祝你的婚礼的。

費加罗　你們用不着走多远，諸位先生。就在这儿，在这些栗树底下，我們大家共同庆祝我娶着的賢惠的未婚妻，和把她留給自己享用的忠实的貴族老爷。

巴斯勒　（想起白天的事）啊，真的，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如果你們相信我的話，我們还是走开吧。是件幽会的事儿。我在这儿附近和你們談談吧。

比利多阿生　(对費加罗)我——我們回头再来。

費加罗　一听見我喊你們，大家全都跑过来。如果看不着好看的热鬧，你們尽管駡我費加罗。

霸尔多洛　記住这句話：聪明人不跟貴族打交道。

費加罗　我記住。

霸尔多洛　凭他們的身份，他們騎在我們的头上。

費加罗　还用不着他們那点儿聪明，这点你倒忘了。但是，你也該記得：一个託人家知道是胆小如鼠的人，必然要受一切流氓无賴的捉弄的。

霸尔多洛　我記得很清楚。

費加罗　而且要記得，我的名字叫做維尔达吕尔，这是我的娘传給我的光荣的称号。

霸尔多洛　有鬼附在他身上。

比利多阿生　有——有鬼。

巴斯勒　(旁白)伯爵和他的苏姍娜不用我就把一切安排好了！他埋伏起来，捉他們的奸，我倒沒有什么不称心的。

費加罗　(对仆人們)至于你們这些小子，我是吩咐过你們的，給我把这儿四周围点得亮亮的。要不然，我可是个凶神恶煞，你們里面誰的胳臂給我抓住……(他搖晃格利普·索萊日的胳臂)

格利普·索萊日　(一面走一面哭哭叫叫)哎喲！哎喲！这个該死的野蛮家伙！

巴斯勒　(一面走一面說)新郎先生，祝你永远快乐！(他們下)

第三場

費加罗(在黑暗中踱来踱去，用最忧郁的声調說話)

費加罗 (自語)啊！女人！女人！女人！意志薄弱而又能哄善騙的女人！……世界上所有的被創造出来的动物都善于利用自己的本性。你的本性难道就是欺騙嗎？……当初我在她的主妇面前那么恳求她，她却固执地拒絕了我；現在，就在給我保証的一刹那，就在举行婚礼的当中！……他一面讀信一面笑，那个狡猾东西！而我呢，我倒象个大傻瓜……不，伯爵大人，您得不了她……您一定得不了她……因为您是个大貴族，您就自以为是伟大的天才！……門第、財产、爵位、高官，这一切使您这么揚揚得意！您干过什么，配有这么多的享受？您只是在走出娘胎时候，使过些力气，此外您还有什么了不起的。而且，您这个人也够庸俗的！至于我呢，天呀！湮沒在无声无臭的广大人群中，单为了生活而不得不施展的学問和手腕，比一百年来用来統治全部西班牙的还要多。而您想跟我爭夺果实……有人来了……是她吧……沒有人。——在这黑得可怕的夜里，我在这儿干做丈夫的愚蠢勾当，虽然我只当上一半丈夫！(他坐在一张凳子上面)有什么比我的命运更离奇古怪的！不認識爹娘，給强盜拐去，在他們的习惯环境里成長，我感覚厌煩，想走誠实的道路。但是，不管什么地方，我都碰釘子！我学化学，学制药，学外科。靠一个貴族的势力，我才勉强拿上一把兽医用的小尖刀。——因为不乐意再折磨害病的畜生，才想找个与此相反的职业，我不顧一切，投身戏剧界。就是把脖子伸到絞索里去，我也干！我匆忙地編了一出喜剧，描写回教国家的后宫习俗。我以为我是西班牙作家，就可以毫无顧忌地批評穆罕默德。立刻，一个……不知道哪个国家派来的公

使告我一状，說我的詩句汚蔑了土耳其政府、波斯、一部分印度半島、整个埃及、巴尔卡、的黎波里、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王国。为了討好我認为都是一些不識字的穆罕默德王爷，我的喜剧这就被焚毁了。这些王爷把我們弄得遍体鱗伤，还把我們叫作“基督教狗教徒！”——沒法貶低天才的价值，就以摧残天才作为报复。——我的两頰消瘦了。我的債务到期了。我远远看見假发里插着羽毛的、可怕的法警就要来了。我一面发抖，一面想办法找出路。財富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想研究一下这一个問題；因为不一定手里有什么才可以議論什么，所以我尽管沒有一个子儿，我却写了一篇論貨币的价值及其收益的文章。立刻，我就坐上了囚車，看見一所坚固的堡垒①放下吊桥，让我过去。在堡垒的进口，我抛弃了希望和自由②。（他站起来）我眞想抓住那些只有五日京兆的所謂要人之一，那么随随便便地命令人家受罪的要人之一，在他一失势就驕傲不起来的时候，我准备对他說……玩世不恭的作品只有在被人禁止出版的地方才显得那么重要；沒有譴責的自由就沒有諂諛的頌揚；只有小人物才害怕这样的小作品。（他重新坐下）他們因为不再乐意养活一个无名的食客，所以有一天終于把我放在街头。虽然不再住监獄，可是不能不吃飯，于是我重新整理笔杆，向每一个人請教，問有什么东西可写的。他們告訴我，在我过那最省錢的隐居生活的时候③，在馬德里，新制

① 指巴黎的巴士底监獄。

② 但丁的《神曲》描写地獄进口有这一句話：“你們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抛弃了罢。”見《地獄篇》第三出。

③ 坐监时候。

訂了一种关于出版自由的制度，連报紙也包括在內。只要我的写作不談当局，不談宗教，不談政治，不談道德，不談当权人物，不談有声望的团体，不談歌剧院，不談别的戏院子，不談任何一个有点小小地位的人，經过两三位检查員的审查，我可以自由付印一切作品。我因为想利用这个可爱的自由，所以宣布，要出版一种定期刊物。我給这个刊物起的名字是“废报”，以为这样就可以不和任何报紙引起竞爭了。哎呀！不得了！我看見无数靠报紙为生的可怜虫起来反对我。我的刊物被取消了，这一下，我又失了业！——我失望重重。可巧又有人想到我，想介紹我一个工作，而我也正适合担任这个工作。可是，很不幸，别人需要的是一个計算員，得着这个位置的却是一个跳舞家，我什么也沒得到。后来我只有騙窃这一条路。我当上賭場老板。那时候，好家伙！我也天天上館子吃飯。那些所謂“有体面的人”很有礼貌地把他們的房子打开让我使用，可把贏利扣下四分之三入了他們的腰包。不过，我的經济情况到底因此多少有点好轉。我甚至开始明白，要掙錢，人情世故比学問更有用。但是，旣然在我周围每一个人都你搶我夺，偏要我做个正人君子，这岂不是逼我去寻死？这一来，我想离开人間苦海。我正要跳下水去，与世长辞的时候，慈悲的神召喚我回到我的第一个职业。我重新拿起我的工具和英国皮带①。把一切虛无縹緲的幻想留給靠它为生的傻子，把对步行的人好象太沉重的耻辱扔在大路当中。我給人理发，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我終于无忧无慮地活下去。一个大貴族

① 理发师用的磨刮脸刀的皮带。

經过塞維勒城，他認出我来，我成全了他的亲事。靠我的帮助，他才娶着老婆，他却想以先偷一下我的老婆作为給我的酬謝！明爭暗斗都是由此而起。几乎墮入深渊，正要和我的娘結婚的一刹那，我的爹和我的娘都先后来到我的面前。(他激动地站起来)大家乱哄哄地吵起来，是你們吵嗎，是他吵嗎，是我吵嗎，是你吵嗎；不，不是我們吵。那么，是誰吵呢？(重新坐下)啊！一連串稀奇古怪的事情！这些事儿怎么偏偏会叫我遇上呢？我为什么偏偏遭遇这些事，而不遭遇别的事？是誰把这些事情硬派在我头上的？既然不得不走完这一段我不知不覺走上的路，将来又是在不知不覺中离开这条路。我的愉快心情于是尽可能地在这条路上撒下了許多的花朵。我尽管說起我的愉快心情，其实我并不知道这愉快心情乃至其他的东西是不是屬于我的，甚至連我最关心的这个“我”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我”大約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成份拼凑起来的、沒有定形的东西，一个脆弱的小笨虫，乱蹦乱跳的小动物，热烈追求欢乐的少年，他对什么玩乐都感兴趣，为了生活他干过种种职业：一会儿当主人，一会儿作仆人，任凭命运的支配。虛荣使我有野心，穷困使我勤劳，但是，懶惰却是……我的无上的快乐！利害当前就逞逞口才，閑来无事就写儿行詩，偶尔也弄弄音乐，疯劲儿上来就講講恋爱。我什么都見过，什么都干过，什么都消受过。于是，我的幻覺消灭了，我什么都明白了……太明白了！……苏松，苏松，苏松！你給我多么大的痛苦呀！——我听見有人走路的声音……有人来了。紧要关头到了。(他退到他右面第一道幕的旁边)

第四場

費加罗，伯爵夫人（穿上苏姗娜的衣服），苏姗娜（穿上伯爵夫人的衣服），馬尔斯琳

苏姗娜 （低声对伯爵夫人）是的，馬尔斯琳告訴我，費加罗也会到这儿来。

馬尔斯琳 他已經来了。說話輕点。

苏姗娜 那么，一个偷听我們，一个要来会我。我們开始吧。

馬尔斯琳 我到亭子里去躲起来，好听个一字不漏。（她走进芳舍特进去了的亭子）

第五場

費加罗，伯爵夫人，苏姗娜

苏姗娜 （高声）太太直打哆嗦！您有点冷吧？

伯爵夫人 （高声）晚上有点潮，我要回屋子去了。

苏姗娜 （高声）太太如果用不着我，我到树底下去吸点新鲜空气。

伯爵夫人 （高声）你是要吸点夜凉吧。

苏姗娜 （高声）我早就习惯了的。

費加罗 （旁白）啊！对了，夜凉！

苏姗娜退到舞台旁边，費加罗的对面。

第六場

費加罗，薛侶班，伯爵，伯爵夫人，苏姍娜

費加罗和苏姍娜在每人的那一边靠前一点藏起来。

薛侶班　（作軍官打扮，愉快地唱小曲子的迭句）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有过一个教母，

我永远永远敬爱她。

伯爵夫人　（旁白）小侍从武士！

薛侶班　（站住）有人在这儿散步。快到我隐藏的地方去吧，那儿小芳舍特也……这是一个女的！

伯爵夫人　（听）啊！天呀！

薛侶班　（弯身，远远望过去）我看錯了嗎？在薄暮的夜色里，远远地显出那頂带白羽毛的帽子，好象是苏松。

伯爵夫人　（旁白）要是伯爵来到！……

伯爵在舞台后部出現。

薛侶班　（走过去，拿住伯爵夫人的手，她抵抗）对了，这就是叫做苏姍娜的可爱的姑娘。啊！我还能看錯了嗎！这只柔潤的手，她这哆嗦的样子，尤其是我的心跳得这么利害！（想把伯爵夫人的手背放在他的心口上，她把手拉回去）

伯爵夫人　（低声）走开。

薛侶班　我刚躲藏在花园这个地方，才一会儿，你是不是因为可怜我，特地到这儿来……

伯爵夫人　費加罗要来了。

伯爵　（向前走，旁白）我看見的不就是苏姗娜嗎？

薛侣班　（对伯爵夫人）我才不怕費加罗，因为你等候的不是他。

伯爵夫人　我等誰？

伯爵　（旁白）有人和她在一起。

薛侣班　你等候大人，騙人的东西。今天早上，我躲在沙发后面的时候，他就向你要求这个約会来的。

伯爵　（旁白，狂怒）又是侍从武士这个死东西！

費加罗　（旁白）怪不得人家說：不要偷听别人說話。

苏姗娜　（旁白）小油嘴！

伯爵夫人　（对侍从武士）对不起，請你走开吧。

薛侣班　沒得到代价就听你的話，乖乖地走开，那我可不干。

伯爵夫人　（害怕）怎么，你想？……

薛侣班　（热烈地）先吻二十下，是給你的。随后，再吻一百下，是給你那位美丽的太太的。

伯爵夫人　难道你竟敢？……

薛侣班　噢！对啦，我敢的！你在大人身边代替太太；我呢，我在你身边代替伯爵。最倒楣的是費加罗。

費加罗　（旁白）这个小土匪！

苏姗娜　（旁白）好个胆大包天的侍从武士。

薛侣班想吻伯爵夫人。伯爵走到他們当中，給薛侣班吻了一下。

伯爵夫人　（走开）啊！天哪！

費加罗　（听見接吻的声音，旁白）我可娶着一个可爱的小女人！（他听下去）

薛侣班　（摸摸伯爵的衣服，旁白）是大人！（他一溜烟地逃进芳舍特和馬尔斯琳已經藏在里面的亭子）

第七場

費加罗，伯爵，伯爵夫人，苏姗娜

費加罗　（走过去）我去……

伯爵　（以为对薛侣班說話）既然你不再吻下去……（以为給薛侣班一下耳刮子）

費加罗　（正好迎上，挨了耳刮子）啊！

伯爵　……第一个得到酬报的总是你。

費加罗　（旁白，揉着脸走开）偷听总是沒有什么好处的。

苏姗娜　（在她那面高声大笑）哈哈哈哈！

伯爵　（对伯爵夫人，当她是苏姗娜）我实在不能理解这个侍从武士！他挨了最厉害不过的一下耳刮子，逃走时候还哈哈大笑。

費加罗　（旁白）他要是挨着这一下！……

伯爵　什么！我不能走一步路而不……（对伯爵夫人）但是，我們别談这种奇怪的事儿吧。这会大杀风景，破坏我在这儿和你会面的快乐。

伯爵夫人　（模仿苏姗娜的声調）您希望这个快乐嗎？

伯爵　收到了你那封巧妙的信以后，哪能不希望的！（拿住她的手）你哆嗦？

伯爵夫人　我害怕。

伯爵　刚才我把那个吻接了过来，并不是为了叫你尝不着接吻的。（吻她的前額）

伯爵夫人　放肆！

費加罗　（旁白）渾賬！

苏姗娜 (旁白)可爱!

伯爵 (拿住他妻子的手)多么細嫩多么柔潤的皮肤，伯爵夫人的缺点就是沒有这样美丽的手!

伯爵夫人 (旁白)啊！成見!

伯爵 她有这样健美这样丰潤的胳膊，这样秀丽这样灵巧的手指嗎?

伯爵夫人 (模仿苏姗娜的声調)那么，爱情……

伯爵 爱情……不过是幻想，快乐才是实际的东西。快乐把我領到你的裙下。

伯爵夫人 您不再爱她了嗎?

伯爵 我很爱她。但是，三年的結合把婚姻关系弄得彼此只是相敬如宾了!

伯爵夫人 您以前喜欢她什么?

伯爵 (撫摸她) 就是現在我在你身上所发現的东西，我的美人……

伯爵夫人 您說說看。

伯爵 ……我也說不清楚：也許不那么老是一个样子，态度上多少带点刺激性，一种我不知道什么东西造成的魅力，有时候来一个拒絕，我也說不准！我們的太太們，以为只要她們爱我們就什么都作完了。說过一次爱我們，她們从此就爱我們，爱我們……当她們爱我們的时候，她們那么和藹，那么經常不变地体貼殷勤，她們永远如此，毫不松懈，因此，总有这么一天，我們会感覚奇怪，过去追求的幸福已經滿足……

伯爵夫人 (旁白)啊！好教訓!

伯爵 說实話，苏松，我已經想过不知多少次了。我們到別的地方去追求在她們身上消逝了的快乐，这是因为她們不仔細

研究方法，維持我們的喜爱，使爱情去而复返，也就是說，用多种的花样来重新引起我們占有她們的乐趣。

伯爵夫人　(憤懑地)那么，一切都是她們的錯儿嗎？……

伯爵　(笑)男人什么錯儿也沒有嗎？难道我們要改变人类天性的发展嗎？我們男人的責任是获得她們，她們女人的責任……

伯爵夫人　她們的責任……

伯爵　……是把我們拴住。这一点倒給人忘了。

伯爵夫人　我可忘不了。

伯爵　我也忘不了。

費加罗　(旁白)我也忘不了。

苏姍娜　(旁白)我也忘不了。

伯爵　(拿住他的妻子的手)这儿有回声，我們說話得輕些。在这上面，你用不着去想。你，爱神使你长得又活泼又美丽！只要稍微再来点任性的小脾气，你就是最富有刺激性的情妇了！(他吻她的前额)我的苏姍娜，一个卡斯提尔人說一句是一句。我本来已經丧失了权利，不該享受你現在給我的美妙的时光，这些金子是为了贖回这个权利而带来給你的。但是，你对这件事的盛情美意是无价的，因此我再加上这一顆鉆石。为了我的爱，你把它带上吧。

伯爵夫人　(行礼)苏姍娜全都接受。

費加罗　(旁白)还有比这个更不要脸的嗎？

苏姍娜　(旁白)这一下我們可发了財啦。

伯爵　(旁白)她是有貪图的，这更好办了。

伯爵夫人　(望着舞台后部)我看見一些火把。

伯爵　是为准备庆祝你的婚礼的。我們先到亭子里面待一会儿，让他們过去，好不好？

伯爵夫人　一点光亮都沒有？

伯爵　（輕輕地拉她）要光亮干什么？我們又不要唸什么文章。

費加罗　（旁白）她跟他进去了，天哪！我早就猜着这一手。（向前走）

伯爵　（轉过来，放大声音說）是誰打这儿走过？

費加罗　（憤怒）打这儿走过！是特意来的。

伯爵　（低声对伯爵夫人）是費加罗……（逃走）

伯爵夫人　我跟您去。（走进在她右面的亭子。伯爵在舞台后部的树林里迷失了路）

第八場

費加罗，苏姍娜（在黑暗里）

費加罗　（想弄明白伯爵和他当作苏姍娜的伯爵夫人到什么地方去）我什么都听不見了，他們已經进去了。这一下我可弄清楚了。（声調有点不自然）笨拙的丈夫們，你們花錢雇間諜，好几个月围着疑团轉来轉去，下不了断語，你們干嗎不跟我学习？結婚的第一天，我就釘上我的老婆，我偷听她。一下子把事情弄得清清楚楚。太妙啦，沒有什么疑問了，我知道該怎么办了。（兴奋地走来走去）好在，我毫不在乎，她的不忠实对我并不起作用，我終于抓住他們了！

苏姍娜　（在黑暗中輕輕地向前走。旁白）你疑心得好，你要付出你的代价的。（装作伯爵夫人的声調）誰在这儿走路？

費加罗　（不知所云）“誰在这儿走路？”是誠心愿意一生出来就託瘟病給憋死的

苏姗娜　(用伯爵夫人的声調)啊！你不是費加罗嗎！

費加罗　(瞅她一下，激动地說)伯爵夫人！

苏姗娜　說話輕点。

費加罗　(快語)啊！太太，老天爷把您带到这儿来，眞太巧了！您猜大人在哪儿？

苏姗娜　一个忘恩負义的人对我有什么关系？你告訴我……

費加罗　(說得更快)还有我的新娘子苏姗娜，您猜她在哪儿？

苏姗娜　你小声点呀！

費加罗　(很快地)这个苏松，我們一向以为她多么正經，原来只是装模作样的。他們关在这里面了！我把人叫来。

苏姗娜　(用手掩住他的嘴，忘了改变声調)别叫。

費加罗　(旁白)呃！她是苏松！

苏姗娜　(用伯爵夫人的声調)你好象有点心神不安的样子。

費加罗　(旁白)好奸猾的女人！她想捉住我！

苏姗娜　費加罗，我們非报复不可。

費加罗　您眞覺得有这种迫切的愿望嗎？

苏姗娜　除非我不是女人！但是你們男人报复手段多得很。

費加罗　(推心置腹地)太太，这儿只有您和我。女人的方法……足比得上男人的一切手段。

苏姗娜　(旁白)看我得怎么打他耳刮子！

費加罗　(旁白)这倒是十分愉快的事，如果眞的在洞房花烛以前……

苏姗娜　但是，报复而不加上点儿爱情的成份在里面，这样的报复算什么报复呢？

費加罗　在任何地方，您一点也看不出我的爱情，請您相信，那是被尊敬掩盖住了。

苏姗娜　（憤懣地）我不知道你的心是不是眞的这样想，但是，你的話說得可有点儿勉强。

費加罗　（带点滑稽式的热烈，跪下）啊！太太，我爱您。請您想想这个时間，这个地点，这个环境。我的請求方式是不够漂亮的，就拿您心里的恼恨把这个缺点补上吧。

苏姗娜　（旁白）我眞想揍他！

費加罗　（旁白）我的心在跳。

苏姗娜　但是，先生，你有沒有想过……

費加罗　想过，太太，想过，我想过的。

苏姗娜　……生气和爱情……

費加罗　……只要一耽擱就算完了。您的手，太太。

苏姗娜　（用她的自然的声調，同时打他一下耳刮子）在这儿。

費加罗　呀！鬼东西！好一下耳刮子！

苏姗娜　（再打一下）好一下耳刮子！这一下呢？

費加罗　这是啥呀？見鬼了！难道今天是打耳刮子的日子嗎？

苏姗娜　（說一句，打一下）啊！"这是啥呀？"是苏姗娜。这一下是給你的疑心的；这几下是給你的报复，給你的不忠实，給你的詭計，給你的辱駡，給你的坏主意。这就是爱情嗎？你象今天早上那样給我說說看。

費加罗　（站起）圣巴巴拉！是的，这就是爱情。啊，幸福呀！啊，快乐呀！啊，最幸福不过的費加罗！打吧，我最疼爱的人，别停手。等你把我渾身都打烂了的时候，苏松，你仁慈地瞧一瞧挨老婆打的最有福气的人。

苏姗娜　"最有福气的人！"你这騙子，拿你这样的甜言蜜語，就是伯爵夫人你也勾引得了。眞的，我把我自己都忘了，我是站在她的地位而随你擺弄的。

費加罗　听見你的娇滴滴的声音，我还能弄错嗎？

苏姍娜　(笑)你早就把我認出来？啊！看我怎么样报这个仇！

費加罗　把人家痛揍一頓，还要記仇，这太是女人的特色了！但是，告訴我，我原先以为你是和他在一起的，是哪儿来的好运气使我在这儿看見你？还有，这身衣服，刚才把我弄糊涂了，現在終于証明了你是清白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姍娜　啊，你多么天眞，自己跑来掉在为别人而設的陷阱里：我們想逮一只狐狸，結果逮了两只，难道这是我們的錯儿嗎？

費加罗　誰逮了那一只？

苏姍娜　他的太太。

費加罗　他的太太？

苏姍娜　他的太太。

費加罗　(狂欢地)啊！費加罗，你眞該死！你竟沒猜到这一着！——他的太太？啊，眞机灵的、最最机灵的女性，——那么，在这个园亭的那儿下吻……

苏姍娜　都給了太太。

費加罗　侍从武士的那个吻呢？

苏姍娜　(笑)給了大人。

費加罗　还有，刚才，在沙发后面的那个吻呢？

苏姍娜　沒給誰。

費加罗　你敢保証？

苏姍娜　(笑)你又要吃耳刮子了，費加罗。

費加罗　(吻她的手)你的耳刮子和珠宝一样，伯爵的可不是玩的。

苏姍娜　得了，高傲的人！謙虛点吧。

費加罗　(說一件，作一件)你說得对：跪下，弯腰，叩头，五体投地。

苏姗娜　(笑)哈！可怜的伯爵！費了多大劲儿……

費加罗　(抬头，仍旧跪着)……为了征服他自己的老婆！

第九場

伯爵(从舞台后面上，一直走到他右面的亭子)，費加罗，苏姗娜

伯爵　(自語)在树林里找不着她。她也許进了这儿吧。

苏姗娜　(对費加罗，低声)他来了。

伯爵　(打开亭子的門)苏松，你在里面嗎？

費加罗　(低声)他在找她呢，我还以为……

苏姗娜　(低声)他还沒把她認出来。

費加罗　我們索性把他气死，你看好不好？(吻她的手)

伯爵　(轉过来)一个男人跪在伯爵夫人的脚下……啊，我手无寸鉄。(他向前走)

費加罗　(整个站起来，裝别人的声調)原諒我，太太，早上我眞沒有想到这个普通約会原来就是为了欢聚一番的。

伯爵　(旁白)就是今天早上梳粧室里的那个人。(拍前額)

費加罗　(繼續)我們不能因为早上遭遇了那种討厌的障碍，就以为命里注定要把我們的欢乐往后延期。

伯爵　(旁白)宰他！要他死！叫他到地獄去！

費加罗　(領苏姗娜到园亭，低声)他在咒駡。(高声)我們赶快点，太太，补償刚才我跳下窗戶时候，他使我們遭受的損失。

伯爵　(旁白)啊！这一下什么都揭破了。

苏姗娜　(在她左面的亭子附近)我們慢点进去，先看清楚有沒有人跟在我們后面。(費加罗吻她的前額)

伯爵　（大声叫）我要报仇！

苏姗娜逃进芳舍特、馬尔斯琳和薛侣班已經藏在里面的亭子。

第十場

伯爵，費加罗

伯爵抓住費加罗的胳膊。

費加罗　（装成非常害怕的样子）是我的主人！

伯爵　（認出是他）啊！恶棍，原来是你！喂，来个人呀，来个人呀！

第十一場

貝得利尔，伯爵，費加罗

貝得利尔　（穿着皮靴）大人，我到底找着您了。

伯爵　好！是貝得利尔。就你一个人嗎？

貝得利尔　从塞維勒騎馬飞跑回来的。

伯爵　走过来，放大嗓子喊。

貝得利尔　（拚命叫）侍从武士連个影子都找不着。文件袋还在我这儿。

伯爵　（推开他）呸！你这畜生！

貝得利尔　大人，是您叫我喊的。

伯爵　（紧紧抓住費加罗）叫你喊人。——喂，来个人呀！你們听見我喊嗎！大家赶快跑过来。

貝得利尔　費加罗和我，有我們两个人在这儿；难道会有什么事

情出在您身上？

第十二場

上一場的人物，比利多阿生，霸尔多洛，巴斯勒，安东尼奥，格利普·索莱日以及所有参加婚礼的人都拿着火把跑过来

霸尔多洛 （对費加罗）你瞧，你一发出信号……

伯爵 （指指在他左面的亭子）貝得利尔，給我把住这个門。（貝得利尔走过去）

巴斯勒 （低声对費加罗）你捉住他和苏姗娜在一起了嗎？

伯爵 （指着費加罗）我的佃农們，你們大家把这个人給我围住，拿你們的生命作保，不許他跑掉。

巴斯勒 哈哈！

伯爵 （狂怒）不許你作声。（用冰冷的口气对費加罗）我的騎士，你肯回答我的問題嗎？

費加罗 （冷靜地）呃！大人，誰能免除我，叫我不回答您？这儿的一切，除您自己以外，都是归您支配的。

伯爵 （抑制自己）除我自己以外！

安东尼奥 說得对。

伯爵 （火又上来）不，他装成非常鎮靜的样子，叫我火上加油！

費加罗 难道我們是那些不明白为了什么利益去杀人和被人杀死的丘八嗎？我呀，我想知道干嗎我要生气？

伯爵 （大怒）啊，气死我了！（抑制自己）假装糊涂的正人君子！至少你能不能作个好事，告訴我們，給你带进这个亭子里面的那个女的是什么样的人嗎？

費加罗　（恶意地指另一个亭子）在那个里面？

伯爵　（快語）在这个里面。

費加罗　（冷淡地）这就不一样了。是一个把我另眼相看的年輕女人。

巴斯勒　（吃惊）啊！啊！

伯爵　（快語）先生們，你們都听見了嗎？

覇尔多洛　（吃惊）我們都听見了。

伯爵　（对費加罗）你不是明明知道这个年輕女人已經和一个男子有关系了么？

費加罗　（冷淡地）我知道有一位大貴族曾經照顧过她一个时期。但是，也許因为已經把她忘在一边，也許因为我比別人更討她喜欢，所以她今天特別垂青于我。

伯爵　（激动）特別垂青于……（抑制自己）至少，他是天眞的！因为他所承認的話，我对你們发誓，我已經从他的女同謀犯的嘴里听見了。

比利多阿生　（惊呆）他——他的女同謀犯！

伯爵　（狂怒）現在，耻辱已經公开，报复也非公开不可。（走进亭子）

第十三場

所有上一場的人物，除了伯爵

安东尼奥　这是公道的。

比利多阿生　（对費加罗）誰——誰偷了誰的太太？

費加罗　（笑）誰都沒有这个福气。

第十四場

所有上一場的人物，伯爵，薛侶班

伯爵　（在亭子里面說話，拉住一个大家还看不見的人）您的一切掙扎都是徒然的。您算完了，太太，您的末日到了！（看也不看就走出来）多么幸福，我那样痛恨的婚姻不再約束……

費加罗　（大叫）薛侶班！

伯爵　我的侍从武士！

巴斯勒　哈哈！

伯爵　（怒，旁白）又碰上侍从武士这个鬼东西！（对薛侶班）你在这个亭子里面干什么？

薛侶班　（胆怯地）我依照您的命令躲着呢。

貝得利尔　白麻煩半天，把馬都快累死了！

伯爵　进去，你，安东尼奥。把敗坏我名誉的下賤女人領出来，見她的法官。

比利多阿生　您要在里面找——找出来的就是太太嗎？

安东尼奥　天呀，冥冥中自有主宰！您在这块地方造过不少孽！……

伯爵　（狂怒）进去。（安东尼奥走进去）

第十五場

上一場的人物，除了安东尼奥

伯爵　你們看吧，諸位先生，不单只侍从武士一个人在里面。

薛侣班　（胆怯地）如果不是有一个有感情的人，安慰过我的痛苦，我的命运未免太残酷了。

第十六場

上一場的人物，安东尼奥，芳舍特

安东尼奥　（拉住一个大家还看不见的人的胳臂）得了，太太，别要人家求您才肯出来呀，既然大家都知道了您在这儿。

費加罗　（大叫）小表妹！

巴斯勒　哈哈！

伯爵　芳舍特！

安东尼奥　（轉过身，大叫）啊，天呀！大人，眞开心，单单挑选我，要我指給大家看，这場天翻地复的热鬧都是我的女儿惹出来的！

伯爵　（怒）誰知道她也在里面的？（想再进去）

霸尔多洛　（向前走）让我来吧，伯爵大人，这个事情还沒弄清楚。我倒沉得住气，我。（走进去）

比利多阿生　又——又是一桩糾纏不清的案子。

第十七場

上一場的人物，馬尔斯琳

霸尔多洛　（在里面說話，走出来）不用害怕，太太，不会叫您吃苦头

的 我給您保証。(轉过身来,大叫)馬尔斯琳……

巴斯勒 哈哈!

費加罗 (笑)哈哈,发疯了!这里面也有我的娘的一份?

安东尼奥 看誰最倒楣。

伯爵 (怒)我还在乎嗎,我?伯爵夫人……

第十八場

上一場的人物,苏姗娜(用扇子挡着脸)

伯爵 ……啊!她出来了。(粗暴地抓住她的胳臂)——你們認为,諸位先生,应該怎样懲罰一个下賤的……

苏姗娜垂着头跪下。

伯爵 不,不!

費加罗在对面跪下。

伯爵 (更大声)不,不!

馬尔斯琳在他面前跪下。

伯爵 (更大声)不,不!

全体跪下,除了比利多阿生。

伯爵 (狂怒)你們就是跪下一百个也不成!

第十九場

所有上一場的人物,伯爵夫人(从另一个亭子走出来)

伯爵夫人 (跪下)至少,我也凑个数。

伯爵 （看看伯爵夫人和苏姗娜）啊！我看見什么！

比利多阿生 （笑）呃！天呀！是——是太太呀！

伯爵 （想扶起伯爵夫人）什么！刚才原来是您，伯爵夫人？（恳求口气）只有請求您寬宏大量，饒恕……

伯爵夫人 （笑）您要是站在我的地位，您就会說“不，不”了。我呢，我今天第三次沒有条件地答应您。（站起）

苏姗娜 （站起）我也答应。

馬尔斯琳 （站起）我也答应。

費加罗 （站起）我也答应。这儿有回声。（大家都站起来）

伯爵 有回声！——我本想对他們使点詭計，他們倒把我当个小孩子似的耍了半天。

伯爵夫人 （笑）用不着懊悔，伯爵。

費加罗 （用帽子抹抹膝盖）象今天这样的短短一天倒很能訓練出一个大使来！

伯爵 （对苏姗娜）用別針封口的那封信……

苏姗娜 ……是太太口授的。

伯爵 眞应該給她一个答复。（吻伯爵夫人的手）

伯爵夫人 是誰的就应該給誰。（把錢袋給費加罗，把鉆石給苏姗娜）

苏姗娜 （对費加罗）又是一份結婚費。

費加罗 （拍拍他手里的錢袋）三份里面，这一份得来可眞不容易！

苏姗娜 象我們的結婚一样不容易。

格利普·索莱日 新娘子的袜带①給不給我們？

伯爵夫人 （从怀里拿出她仔細保存的絲带，把它扔在地下）袜带？在她的衣服里面，就在这儿。

---

① 西班牙的风俗，新娘子的袜带是吉利物，結婚后要給别人的。

参加婚礼的孩子們都想撿它。

薛侶班 （比他們更敏捷，跑过去，撿了它，說）誰想要，誰跟我搶搶看！

伯爵 （笑着对侍从武士說）你这位容易发怒的少爷，刚才給你的那下耳刮子，你覚得有点意思嗎？

薛侶班 （往后退，把他的剑抽出一半）給我，长官？

費加罗 （滑稽式的生气）那一下耳刮子是打在我的嘴巴上的……大人物就是这样主持公道！

伯爵 （笑）在他的嘴巴上？哈，哈，哈！您怎么个想法，我的亲爱的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 （沉湎在一段回忆中，醒过来，动情地說）啊！是的，亲爱的伯爵。我一輩子，不再疏神了，我給您保証。

伯爵 （拍拍比利多阿生的肩膀）您呢，比利多阿生，現在請您說說您的看法。

比利多阿生 关——关于我所看見的一切，伯爵大人？說——說眞的，我呢，我——我不知道該对您說什么：这就是我的想法。

全体 判断得好！

費加罗 以前我穷，人家都瞧不起我。我表現出一点才气，人家又都恨我。現在，有了一个漂亮的老婆和这么些財产……

霸尔多洛 （笑）大家的心又都会回到你这儿。

費加罗 这是可能的嗎？

霸尔多洛 人情世故，我都明白。

費加罗 （向观众行礼）我的老婆和財产不算在內，你們大家将使我感到荣幸，叫我快乐。

奏“流行小调”的前奏曲。

第一節

巴斯勒　三份嫁妆，一个漂亮的媳妇：
这給新郎多么大的財富！
一个貴族，一个乳臭未干的侍从武士，
只有傻瓜才会跟他們吃醋。
有一句拉丁文的老成語，
机灵的人可以利用利用……

費加罗　我知道了，那成語是：（他唱）Gaudeant bene nati①。

巴斯勒　不对，那成語是：（他唱）Gaudeant bene nanti②。

第二節

苏姗娜　一个欺騙了妻子的丈夫，
他自己揚揚得意，人人都笑；
他的妻子只要有点任性，
他控告她　她就会受到懲罰。
这种荒謬的不公平事情，
需要說出它的道理来嗎？
法律是強有力的人制訂的。（重唱）

第三節

費加罗　讓·雅諾，可笑的吃醋專家，

---

① 生在好人家的人快乐。——拉丁文的成語。

② 落在好人家的人快乐。——巴斯勒把拉丁文的nati（生）改为nanti（落），只加上一个 n字。費加罗所背的成語指阿勒瑪維华伯爵，巴斯勒改的成語指費加罗。

他既要老婆又要安靜；
他买回一只很可怕的狗，
把它放在自己的围墙里。
夜里，啊，鬧得翻天复地！
狗乱蹦乱跑，逢人便咬，
就是不咬卖狗的姘头。（重唱）

第四節

伯爵夫人　这一个，不再爱她的丈夫，
却很高傲，敢保証自己。
另一个，对丈夫相当不忠实，
但赌咒説她只爱她的丈夫。
比較有理智的呀，唉！还是
和情人来往，却小心謹慎，
什么咒也不敢賭的女人。（重唱）

第五節

伯爵　我們追求的如果是一个
遵守妇道的乡下妇女，
就算成功也沒什么希奇；
幽雅高貴的女人万岁！
她好象一块国王的錢币，
只要鑄上一个丈夫的戳記，
就可以为一切男人謀福利。（重唱）

第六節

馬尔斯琳　没有一个人不認識
生之育之的慈母；
其他一切都是个神秘，
这就是呀，爱的秘密。

費加罗　（續下去）
这个秘密給我們說明
一个干粗活的人的孩子
具有多么优秀的品質。（重唱）

第七節

由于每人出身的不同，
一个当国王，一个当牧童，
命运使他們有这么大的距离；
只有思想能改变一切。
許多受人焚香礼拜的国王，
一断气，他們的祭坛也就完事；
惟有伏尔泰却长生不死！（重唱）

第八節

薛侣班　可爱的女性，易变的女性，
你們折磨我們的青春，
每一个人都生过你們的气，
每一个人可都回到你們那里。
戏院里池座的观众就是你們的形象：

誰都好象瞧不起他們，
誰可都努力爭取这些观众。（重唱）

第九節

苏姗娜 这一部快乐狂欢的作品①，
里面包藏着某些教訓；
你們欣賞这个剧本的噱头，
那就請你們接受它的道理。
就是这样，明智的大自然，
在我們的情欲中引导我們
通过欢乐，达到它的目的。（重唱）

第十節

比利多阿生 諸位先生，你們現——現在
要批評的这部喜——喜剧，
除非我說错了，它描——描写的是
懂得生活的善良人民的生活。
受着压迫，他詛咒，他怒吼，
他用种种方——方式行动起来：
所有一切都在歌声中結——結束。（重唱）
全体跳巴蕾舞。

① 《費加罗的婚姻》又名《狂欢的一日》。